

丑 詔令 冊文 制誥 策問 表 奏疏

金 史 寶

金文最卷八

附張邦昌劉豫偽詔

詔令

議南遷詔

貞祐二年

國有大事謀貴僉同我太祖效文王之興岐居龍朔

以有天下忠獻繼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諸侯頃

歲多虞兵端未已臣隣思久遠之圖國人懷固本之

思蓋各進言以圖長策

大金國志

○罪已詔

貞祐二年

一人元良萬方何罪興言及此流涕奚從朕方圖大

合

軌
爾

二字改作小字側注

以宅中期與更新而沐化劉伯林李斌楊安兒王燕
 張耀等或嘗經任使或曾經征行偶此失圖遂迷故
 道朕念先王之興起尚令南北於一家胡為今日之
 紛張遂化仇讎于同軌倘使翻然順命必將加以厚
 恩朕不食言尔當敬聽大金國志

○ ○ 敕有司選士詔貞祐二年

我太祖武元起于龍朔所用多宗族之英暨太宗并
 有汴京其謀 南北之士不惟擇能任事而亦立賢
 无方朕属茲艱難多憑忠義云云逮茲三十年之間

二字改作小字側注

科舉一遵于彛制胡為四百州之廣任使屢病于元
 人云云已敕攸司精于選士凡在見聞咸思奮起大

金國志

南遷諭李英詔貞祐二年

扈從軍馬朕自總之事有利害可因近侍局以聞金
 史

○ 諭與屯襄蒲鮮萬奴蒲察五布希 努審 烏錫協力詔貞祐二

上京遼東國家重地以卿等累效忠勤故委腹心意

金史

其協力盡公以徇國家之急及詳來奏乃大不然朕將何賴自今每事同心并力備禦機會一失悔之何及且師克在和善鈞從政尚懲前過以圖後功

金史
以楊沃衍為岢嵐節度使詔 貞祐二年

卿於國盡忠累有勞績今特升三品恩亦厚矣其益勵忠勤與宣撫司輯睦以安軍民

金史
報中都留守承暉求援詔 貞祐三年

中都重地廟社在焉朕豈一日亡也已趣諸路兵與糧俱往卿會知之

金史

○諭中都官吏軍民詔 貞祐三年

朕欲紓民力遂幸陪都天未悔禍時尚多寔道路以梗音問難通汝等朝暮矢石暴露風霜思惟報國靡有二心俟兵事之稍息當不憊於旌賞今已會合諸路兵馬救援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金史
諭尚書省詔 貞祐三年

北兵將及河南由是盡起諸路軍戶共圖保守今既至矣糧食所當必與然未有以處之可分遣官聚耆老問之其將益賦或與之田二者孰便

金史

○獎諭河東南路宣撫使胥鼎詔貞祐三年

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鎮方面式固邊防坐

釋朕憂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節以收綏靜之功仰

副予心嗣有後寵金史

諭侯摯詔貞祐三年

卿朕素知豈容問耶其一意於職無以猜嫌自沮也

金史

諭尚書省招撫賊黨詔貞祐三年

山東東西路賊黨猶嘯聚作過者詔書到日並與免

罪各令復業在處官司盡心招撫優加存恤無令失

所金史

立守禮為皇太子詔貞祐四年

子以母貴遂王守禮地隣冢嫡慶集元妃立為皇太

子其典禮有司條具以聞金史

和鮮伯嘉幹勒合打詔貞祐四年

太原兵衝若以私忿廢國事國家何賴焉卿等同心

戮力以分北顧之憂無執前非誤大計也金史

報完顏仲元請詣闕詔貞祐四年

金史

卿兄弟鳩集義旅所在立功忠義之誠皎然可見朕
以參政侯摯與卿素厚命於彼中行省應悉朕心卿
求入見其意固嘉東平方危正賴卿等相為聲援俟
兵勢稍緩即徙軍附河屯駐此時卿來蓋未晚也尚
思戮力朕不汝忘

金史

諭陳規詔

貞祐四年

朕始以規有放歸山林之語故令詰之乃辭以不識
忌諱意謂朕惡其言而怒也朕初無意加罪其令御
史臺諭之

金史

却完顏承立進馬馳詔

貞祐四年

此皆軍士所得即此與之可也朕安用哉後勿復進

金史

諭古里甲石倫詔

興定元年

朕初謂汝勇果為國盡力故倚以濟事尋聞汝嗜酒
不法而太原知府烏古論德升亦屢嘗為朕言之然
皆瑣屑乃若不救汾州豈細事哉有司議罪如此汝
其恣之益當戮力以掩前過

金史

諭完顏仲元詔

興定元年

卿處置機務撫存將士出兵使李辛可也 金史

真諭僕散安貞詔 興定元年

河防卒多老幼疲弱不勝執役之人其令速易之 金

史 命樞密院諭李琛詔 興定二年

行省在彼自當俱聽節制何待帥府土兵本以義團

結且耕且戰今乃聚之城寨遂相併吞百姓不安皆

由官長無所忌憚使之然也嚴為約束依時樹藝無

致生事 金史

致生事

大賞獎諭蒙古綱詔 興定二年

卿以忠貞為國捍難保完城邑朕甚嘉之可進官二

階賜金帶一重幣十端 金史

烏古論長壽弟世顯降夏賜長壽詔 興定二年

汝不在戎行盡忠國事世顯之降必不得已汝永念

國恩益思自效 金史

蒲鮮萬奴叛遣完顏素蘭與訛可同赴遼東詔

興定二年

萬奴事竟不知果何如卿等到彼當得其詳然宜止

居鐵山若復遠去則朕難得其耗也朕以訊可性頗率易故特命卿偕行每事當詳議之 金史

遣近侍諭胥鼎詔

興定二年

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舊人也姑宜勉力以終之 金史

遣諭侯摯詔

興定二年

卿勤勞王家不避患難身居相職而往來山堦水寨之間保庇農民收穫二麥忠恪之意朕所具知雖然大臣也防秋之際亦須擇安地而處不可墮其計中

麥

金史

諭御史臺詔

興定三年

朕處分尚書事或至數日不奉行及再問則巧飾次第以對大臣容有遺忘左右司玩弛臺臣當糾令後復尔并罪卿等 金史

諭胥鼎便宜行事詔

興定三年

卿專制方面凡事得以從宜規畫又何必一一中覆徒為逗留也 金史

報諭古里石甲倫劾合納萬家等詔

興定三年

卿嘗行院于歸德衛州防備之事非不素知乃屢以步騎為請何耶比授卿三品且數免罪謹卿當自誓以死報國今所為如此豈報國之道哉意謂河南之衆必不可分但圖他日得以藉口耳卿果赤心為圖盡力經畫亦足自効萬家等若必懲誠彼中誰復可使者姑為容忍可也

金史

胥鼎致仕諭居京師詔

興定四年

卿屢求退朕初不許者俟其安好復為朕用爾今從卿請仍可來居京師或有大事得就詔決也

金史

○賜滄海公王福等詔

興定四年

乃者邊防不守河朔失寧卿等自總戎昭備殫忠力若能自效朕復何憂宜膺茅土之封復賜忠臣之號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隣近州縣者亦聽管屬

金史

○諭胥鼎賈益謙詔

興定五年

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軍用或闕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當何以處之欲召赴尚書省會議恐與時相不合難於面折故令就第延問其悉

意以陳母有所隱

金史

○誅僕散阿海詔

興定五年

銀青榮祿大夫左副元帥兼樞密副使駙馬都尉僕散阿海早藉世姻寢馳仕規屬當軍旅之事益厚朝廷之恩爰自帥藩擢居樞府頃者南伐時乃奏言是俾行鱗介之誅而盡露梟獍之狀二城雖得多罪稔彰念勝負之靡常肯刑章之輕用始自畫因糧之計乃更嚴橫斂之期督促計司彫弊民力信其私意或失防秋顧利害之實深尚優容而弗問頃因近侍恣

於

露姦謀蓋虞前後罪之上聞迺以金玉帶而夜獻審事情之詭秘命信臣而鞠推迨致款詞乃詳實狀自以積愆之著必非公憲所容欲結近臣之歡心俾伺內庭之指意如豐端之少露得先事而易圖因其方握兵權得以謀危廟祏事或不濟計即外奔前日之俘隨時誅戮獨於宋族曲活全門示其悖德敵讎豫計全身而納用

金史

以女奚烈資祿為金安軍節度使詔

興定五年

陝西行省奏軍官闕負卿以在行陣御下有法舊隸

士卒多在京兆今正防秋關河要衝悉心備禦金史

獎諭完顏合達大敗夏人詔興定五年

卿等克成大功朕聞之良喜經畫如此彼當知畏期
之數年卿等可以休息矣金史

諭近侍局官詔元光元年

奉御奉職皆年少不知書朕憶曩時置說書人日為
講論自古君臣父子之教使知所以事上者其復置

金史

諭宰臣詔元光元年

前平章胥鼎左丞賈益謙工部尚書札里吉翰林學
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經鍊國事當邀赴省與議利害
仍遣侍官分詣四人者諭意焉金史

諭訛可起復古里甲石倫詔元光元年

石倫今以罪廢欲再起之恐生物議汝軍前得無用
之乎此人頗善戰果可用便當遣去古亦有白衣領
職者渠雖除名何害也金史

戒諭把胡魯詔元光元年

卿昔行省陝西擅出繫囚此自人主當行非臣下可

專人苟有言其罪豈特除名朕為卿地因而肆赦以
弭衆口卿知之乎今九斤有職守且握兵柄而縱至
門下法當責降朕重卿素有直氣故復曲留公家事
但當履正而行要取人情何必爾也卿其戒之金史
命時全與完顏訛可伐宋詔元光元年
卿等重任毋致不和以貽喪敗其資糧可取規取失
宜不能得之罪在訛可既已得之不能運致以為戒
用罪在全金史

招集潰軍詔

元光元年

大軍渡淮每立功效諸將謬誤部曲散亡流離憂苦
朕甚閔焉各歸舊營勉圖自効金史

優恤陣亡詔

元光元年

陣亡把軍品官子孫十五以上者依品官子孫例隨
局承應十五以下十歲以上者依品從隨局給俸至
成人本局差使無子孫官依例給俸應贈官賻錢軍
人家口當養贍者並如舊例金史

軍官犯罪量才復用詔

元光二年

軍官犯罪舊制更不任用今多故之秋人才難得朕

欲除大罪外徒刑追配有武藝善掌兵者量才復用
其令尚書省議以聞金史

諭諸御史詔元光二年

瑣細事非人主所宜詰然凡涉姦弊靡不有關國政
者比聞朝官及承應人月給俸糧多雜糠土有司所
收曷嘗有是物哉至于出納斗斛亦大小不一此皆
理所不容者而臺臣初不問事事須朕言之安用汝
曹也金史

諭宰臣詔元光二年

樞密副使賽不本皇族先世偶然脫遺朕重其舊人
且久勞王家已命睦親府附于屬籍矣卿等宜知之
金史

拜赤蓋尉忻參知政事諭近臣詔元光二年

尉忻資稟純質事可倚任且其性孝朕今相之國家
必有望汝輩當效之也金史

諭陝西東西兩路行省詔宣宗時

比以北境稱兵西都為重肆遣將帥以衛封陞仍申
命于大臣以分領于行省其責不為不重其任不為

體

不優如聞彼軍深入夏境倘邊方之少警將內地之
可憂雖九廟扶持素為神明祚也而一時利害不為
社稷慮乎若非協力以早圖恐或噬臍之不及其體
此意以究爾圖嗚呼進退軍之密謀朕不從中制也
安危國之大計卿其以身任之可守可攻各度其勢
或犄或角一從所長其毋失事機以勉圖成効

集

○哀宗即位大赦詔

哀宗元光二年

朕述先帝之遺意有便於時欲行而未及者悉奉而

行之國家已有定制有司往往以情破法使人罔遭
刑憲今後有本條而不遵者以故入人罪罪之草澤
士庶許令直言軍國利害雖涉譏諷無可采取者並
不坐罪

金史

○却貢白兔詔

正大元年

得賢臣輔佐年穀豐登此上瑞也焉事此為令有司
給道里費縱之本土禮部其徧諭四方使知朕意

史

○擬立東宮詔

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備稱

惟王建國篤為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本
位號定而莫不以為悅典禮崇而莫敢以為私眷予
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畧內則視膳問安之禮倣外
則尊道讓齒之義隆藹然仁孝之稱粹矣温文之表
朕自紹休于大統猶虛位于東朝乃考著龜之占乃
稽方冊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歸周家尚親廟
社之尊斯在載洎穀旦爰闢青宮下以副四海之心
上以對兩宮之訓某可立為皇太子於戲文昭武穆
夙詒燕翼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尚因主鬯

之重嗣啟迂衡之期

遺山集

○

諭止胥鼎請老詔

正大三年

卿往在河東殘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
移鎮敵不復侵何乃過為歎避且君臣均為一體朕
待下亦豈自殊自外之語殆為過計况餘人才力孰
可副卿者卿年老久勞于外朕豈不知但國家百年
積累之基河朔億萬生靈之命卿當勉出壯圖同濟

大事

金史

諭行省從宜規畫詔

正大三年

儻邊方有警內地可憂若不早圖恐成噬臍旦夕事
勢不同隨機應變若逐旋申奏恐失事機並從行省
從宜規畫

金史

赦完顏彞詔

正大三年

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汝兄死失吾一名將今以汝
兄故曲法赦汝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
名國家得汝力始以戒為不妄赦矣

金史

却貢黃鸚鵡詔

正大六年

外方獻珍禽異獸違物性損人力令勿復進

金史

却元帥顏盪蝦蟆進馬詔

正大六年

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
入進即尚廐物也今以賜卿其悉朕意

金史

遣近侍諭白華詔

正大七年

朕用汝為院官非責汝將兵對壘第欲汝立軍中綱
紀發遣文移和睦將帥究察非違至於軍伍之閱習
器仗之修整皆汝所職其悉力國家以稱朕意

金史

遣白華諭蒲阿合達詔

正大八年

鳳翔圍久恐守者力不能支行省當領軍出關宿華

陰界次日及華陰次日及華州畧與渭北軍交手計
大兵聞之必當奔赴且以少紓鳳翔之急我亦得為
掣肘計耳金史

戒諭古里甲石倫詔正大八年

卿先朝宿將甚有威望故起拜是職元帥蘓椿武監
軍皆曉兵事今在昌武宜與同議勿復不睦失計也

金史

諭武仙詔天興元年

思烈不知兵向使從卿阻澗之策豈有敗哉軍務一

以付卿日夕以待戮力一心以圖後舉金史

以姬汝作為同知汝州防禦使詔天興元年

此州無險固可恃汝乃能為國用命令授以同知汝

州防禦使便宜從事金史

諭成兵詔天興元年

社稷宗廟在此汝等壯士也毋以不預進發之數便
謂無功若保守無虞將來功賞顧豈在戰士下金史

暴完顏承裔罪詔天興二年

惟汝將士明聽朕言戒初提大軍次黃陵岡得擅白

撤即奏宜渡河取衛州可得糧十萬石乘勝恢復河
北我從其計令率諸軍攻衛去蒲城二百餘里白撒
遷延八日方至又不預備次具以致敗衄白撒棄軍
竄還蒲城便言諸軍已潰北兵勢大不可當信從登
舟幾死于水若當時知諸軍未嘗潰只河北戰死亦
可垂名于後今白撒已下獄不復錄用籍其家產以
賜汝衆其盡力國家無效此人金史
諭赤蓋合喜反正詔天興二年
卿朕老臣中間雖廢出未嘗忘卿今崔立已變卿處

舊人尚多若能反正與卿世襲公相金史

〇〇曲赦蔡州詔天興二年

天方悔禍少寬北顧之憂人亦告勞爰啟南巡之議
惟今蔡郡實古豫州干戈以來市井如故介孤墉而
抗敵出于衆力之輸勤及聞臨幸之初逾謹奉迎之
礼人以至于垂淚朕亦為之動懷宣沛恩私曲加慰
浣自天興二年七月一日昧爽以前據蔡州管内支
郡屬縣雜犯死罪以下並行釋免官吏軍民各覃恩
兩重歸德以南經過去處皆應辦者此一官百姓逃

禍

久以

禮已

曾經

遷

拖欠

埋爾 毫

遷爾 體

亡戶絕者拋下地土聽人恣耕並免差稅自來拋火
官房地基軍需等錢俱免追徵連年兵飢多有暴露
骸骨仰所在官司如法理瘞嗚呼奉畜爾眾敢辞毫
邑之迂時邁其邦尚獲周家之助咨尔有眾体予至
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大金國志參汝南遺事

責武仙不急赴難詔 天興二年

朕平日未嘗負卿國家危難至此忍擁兵自恃坐待

滅亡耶 金史

答完顏仲德諫選室女詔 天興二年

朕六宮散失左右無人或以蔡郡獨完故冷採擇承
規誨敢不敬從止留識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釋卿
宜諒知止 汝南遺事

答武仙請誅魏璠詔 天興二年

得卿奏章以魏璠專擅間諜君臣請誅之以厲其餘
朕非曲宥此人但以罪在赦前不可失信然朕遷蔡
時棄之睢陽無復錄用矣 汝南遺事

給養武仙幼男遺諭仙詔 天興二年

喪亂以來聞卿家屬散失俱盡今有子遠來朕甚喜

焉即欲馳送使父子相見以路梗未通兼卿男飢病
羸瘠殊甚俟稍安好續當遣人由便道護送以往汝
南遺事

○使完顏阿虎帶使宋借糧詔天興二年

宋人負朕深矣朕自即位教戒邊臣無擾邊界邊臣
有請討伐者朕未嘗不切責之向得州民隨即見
付近日淮陰來歸彼欲多輸錢帛為贖朕若受財是
貨之也秋毫不犯付以全城清口臨陣生獲數千人
悉以資糧遣之今乘我困弊據我壽泗既誘我鄧州

又攻我唐州雖然彼所以為謀亦淺矣敵人滅國四
十以及於夏夏亡則及於我我亡則及於宋唇亡齒
寒自然之理身為彼之計不若與我連和同體大敵
所以為我者亦為彼也卿至其以此意曉之汝南遺
事參金史

責完顏神德杖忠孝軍李德詔天興二年

此軍得方欲用之卿何不委曲容忍而責罰乃爾

汝南遺事

○答胡土以奴降乞解軍職詔天興二年

卿父子兄弟皆為帥臣榮被國恩不為不厚顧卿豈
有求降理耶卿在洛陽不即投降而千里遠來降於
蔡亦豈人情也哉聞卿遇奴太察且其衣食不甚豐
腴此自奴輩往求飽煖計耳卿何慊為哉

汝南遺事

傳位承麟詔

天興三年

朕所以付卿者豈得已哉以肌體肥重不便鞍馬馳
突卿平日趨捷有將畧萬一得免祿眷不絕此朕志

也金史

○ ○ 張邦昌僭位偽手書

予以寡陋近迫大國之威俾救斯民於兵火而諸公
橫見推逼不容自裁忍死以理國事豈其心哉顧德
弗類實難稱塞出令之初有司乃以聖旨行下載循
昧陋殊震危衷夫聖孔子不居則予豈敢自今與三
省樞密院議定處分及內外官司面陳得旨事稱面

靖

旨內降及批出文字稱中旨遣官傳諭所司稱宣旨
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于斯時尚冀有永之圖訖救
寧於區夏庶幾多士共識此懷北盟會編參請康要

錄

○張邦昌赦京城偽手書洪惟非常之變適遭會于斯時尚冀有永之圖訖救
嗣位之初理宜廣推恩沛今四方道路未通赦宥未
能宣布緣京城圍閉日以下項事可以先次施行應
在京罪人所犯無輕重不論已未發覺常赦所不原
者並與釋放應文臣承務郎武臣承信郎以上并內

臣及致仕官並與轉官在職選人循資校尉比類施
行合磨勘者仍並不隔磨勘應文武陞朝官并禁軍
都虞候以上父母妻未有官封者並與封叙已有官
封者更與封叙止沒未封贈者並與封贈已封贈者
更與封贈祖父母在願回授者聽應禁軍正副指揮
使以上各特與兒男下班祇應一名應承務郎以上
服綠緋及十五年不以贓私罪並與改轉服色開封
府國學及別試所去年秋試得解舉首特與推恩餘
並以今年八月鎖院省試應合特奏名人並與免試

內曾經六舉人以上到省人與補登仕郎五舉人與補京府助教四舉上州文學三舉下州文學兩舉諸州助教錫慶院試中在學不係在學生免廷試推恩人諸路解到武藝合格人等並照原降指揮分等參酌推恩應命官除名追降官負及勒停終身不齒放歸田里人等及永不收叙人並與叙元官落職人與復舊職令刑部檢舉奏聞應停降諸色人等未曾叙用者並與特叙元職名其永不收叙人依此以次遞補候有闕收補應配軍回團閉未出京人候開門日

已

配沙門島並配隣州見分配在京重役處者仰刑部疾速具元犯取旨放令逐便應逃亡軍人及潰散人兵除依累降指揮招集出首外尚慮有未及首人可特展一月首身其存恤等事並依以降指揮應係官私欠負不以名色貫伯並行蠲免其私債無利息者限一年外許理索諸軍緣借請之類見克請受者並特與除放耆老並賜粟帛令戶部支給價錢官私房錢不以貫伯並放三月出糶米麥雜豆以濟貧民雖已降指揮減價尚慮民間不易可令更與減價出糶

賣

仍約束逐場人民擁併仰戶部踏逐應有係官木植及空閉屋舍添置買場以濟細民無致沮滯掩骼王政所先當草昧圍城之中不忍視其橫逆應亡沒貧民仰開封府量給官錢充葬送之費應細民疾病貧乏無藥者令開封府疾速措置差官分定坊巷就門俵散官藥諸軍疾病合給官藥緣多事之際給散不時馬軍司體度速支官錢廣行合藥俵散其諸軍差發到軍兵保甲等若有疾病者令所轄官司依在京軍營法醫治應伎術人等并家屬趨赴軍前者所拋下

仰

財產其有分人許經開封府自陳驗實給付應寺院宮觀有隔下發放等恩澤各令自陳所屬保明申禮部限三日給降度牒應特旨還俗僧道特與依舊為僧道令開封府出給公據應禁宮觀寺尼女冠令所屬取問願歸俗者聽從便應見行法令典章百司事務職任一切並依舊內有于民不便者臺省寺監條具以聞仍許諸色人經鼓院奏陳當議參詳更定以

從民欲

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參北盟會編

○張邦昌偽赦手書

靖

海內承平垂二百載生民樂業豈復知兵乃者奸臣
輕構邊難大金再舉奄及都畿城守不堅二帝遠北
中原之大踰月無君予適以還歸橫見推逼既自殘
而弗獲乃忍死以救民言念生靈係心宸極道路阻
音郵之達吏民無詔令之承想其憔悴之憂同此危
亾之急倘不深求于民瘼豈能宏濟于時艱宜示撫
循用舒陘阨庶亟臻于寧謐以終究于遠圖可依下
項應手書到日昧爽以前罪無輕重常赦所不原者
並特釋放請康要錄參北盟會編

靖

金吾案北盟會編引中興遺史請康遺錄載張
邦昌偽赦文二俱與此異附錄于後

天下承平幾二百載百姓樂業豈復知兵奸臣首結
邊難招致禍變城守不堅致嗣君皇帝越在郊野予
以還歸橫見推逼有堯舜之揖讓無湯武之干戈四
方之廣弗通者半年京城之大無君者三月從宜康
濟庶拯危難應手書到日罪無輕重並與釋放
一差官省視園陵
二諸州天慶天寧依舊行香
三諸州軍守臣各令兵至近甸保守無虞義同有功

起發勤王兵仰却於元來處分屯
四存恤諸處宗室餘並依前赦

中興遺史

宋家遭陽九之厄二帝北遷蒙塵萬里予適以使還
強見推立既自裁而弗獲乃忍死而救民言念生靈
係心宸極道路阻郵傳之問遠近乖向往之誠宜敷
德音用罄寰宇可大赦天下云云諸道勤王人兵當
國家危急不能進援京師失守乃欲偷安雖無誠節
亦已勤勞宜各歸本貫別候中旨

豫

○劉豫僭位肆赦偽詔

靖康遺錄

門下自前朝失御率土無依內離民心致盜起弄兵
之盜外開邊隙來鷹揚問罪之師山川靡寧干戈互
動耕桑廢業壠畝彌望而荆榛老幼逃生廬舍多為
之灰燼原野厭于流血溝壑填于殘骸兵火連年不
休亂離自古所少言之流涕念及痛心嗟赤子之無
辜冀皇天之悔禍宣命亟班于上國郡制特設于東
州顧朕何人誤承此任自念風猷寡陋家世側微昔
也壯年久林泉之是樂今焉晚節豈軒冕之為心屢
乞退閑竟無允命提綱五路空殫夙夜之勞歷試晷

九

爾

年獲著錙銖之效雖近地稍形于康乂而遠民未免
 于飢荒方圖自効而歸敢有懷宅之望顯冊之既申
 命要在必從避辭者四章無所不至使命愈加乎敦
 迫軍民不容于遁逃至于屬部之州列奏樂推之牘
 此豈人事致爾寔有天數存焉知便安難遂於已私
 則吉凶宜同于民患當天造之草昧念王業之艱難
 恭授冊儀尚循墻而欲避勉應位號若負刺之不遑
 雖非虞舜之明揚幸無成湯之慙德已於天會八年
 九月九日即皇帝位國號大齊布告中外咸知朕意

救

尚念世道交喪國俗益訛貪頑未變於餘風誑誤多
 罹於憲網力期化洽深軫哀矜宜布湛恩與之更始
 可大赦天下云云於戲臨深履薄何以當副不之隆拯
 溺焚可以慰來蘇之望尚賴公卿宣力士庶協心共
 贊眇冲以臻康泰北盟會編參偽齊錄

○○ 劉豫求言偽詔

辭避無術竟當重任蒙遠近官吏士庶耆老湊集稱
 慶顧無以能副衆誠勤惟極愧惕念時當草昧事極
 艱難臨政之初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更冀官吏軍民

者老凡有所見直言無隱庶補昧陋共圖永濟北盟會編參偽齊錄

○劉豫改元阜昌偽詔

王者受命必建元以正始近古以來仍紀嘉號以與天下更新乃者即位之始有司請遵舊制朕以大國之故遜避未遑而使命遠臨促立別號以昭受命之元運新我齊民之耳目嘉與諸夏共承天休其以十一月二十三日建元為阜昌之元年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北盟會編參偽齊錄

○劉豫遷都汴京偽詔

汴京寔四方之上游名區輿壤為天下最今所宜都無以易此而朕以遷都重事未嘗輕議既而寇盜衰息強梗懷歸關輔混同人漸寧謚宅中而據會要因舊以建新都乃其時也朕志以定朝議僉協將戒嚴而順動宜先事以示期誕布詔音亶敷羣聽已定明年春末遷都于汴凡爾遐邇咸知朕意北盟會編參偽齊錄

○劉豫約民偽詔

○

已

自今不肆赦不用宦官不度僧道文武雜用不限資
格惟其人

宋史參偽齊錄

○劉豫寇宋偽詔

朕膺受天命既作民主遂竭其憂勤撫治中原數年
而來治頗有緒永惟吳越巴蜀江湖鎮海皆定議一
統之地含齒戴髮莫非臣民閱其陷于僭逆之邦豈
不欲速便混一重念大亂之餘生民困極深加惻隱
不思用兵且冀趙構久自悔悟稍能革其不道故為
之請于大金割江表之地而封之使永保趙氏之祀

忍

之

大金以元議絕滅但欲終其攻伐力請逾堅方獲聽
許朕所以施德于江南者顧不厚哉蓋朕以救生靈
為心勉即大位彼倘能善保一隅不肆殘暴雖分裂
土地樹之國都使海內偃兵息民朕之志也豈圖怙
惡不悛蔑棄大德乃敢偽通使聘密圖吞噬先乘不
備之隙攻劫汝潁後舉烏合之眾侵掠襄鄧至妄肆
蜂蠆之毒有收燕雲三謀若尚加含忍則南北億兆
生靈無休息安泰之期是用特遣皇太子為諸路兵
馬大總管尚書左丞相梁國公麟領東南道行臺合

墾

大金元帥大軍直搗僭壘俘其罪人布宣德音弔彼
黎庶務使六合混一永無兵革之虞生民共遂有生
之樂播告天下明體至懷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偽齊

錄

○劉豫戒守令勸農偽詔

朕撫有海內五年于茲賤末而貴本欲使元元之民
皆趨南畝豐衣足食水旱有儲比至于今田野未盡
闢閭閻之間儲蓄尚寡抑亦長民之吏訓督之未至
且古者循吏或出入阡陌躬勸耕桑課民樹藝悉有

程品用是戶口蕃滋獄訟漸息今郡守縣令所以助
朕致理何獨不能及茲適今播種之始亦各勉盡率
土之力使地無遺利農民亦宜深念再免兵火之厄
泰然更生無事情游竭力田畝務遂生生之業以養
父母以育妻子臻于福壽不亦善乎布告天下咸使
聞知稱朕敦本務農之意毋忽朕命故茲詔示想宜
知悉北盟會編參偽齊錄

○劉豫獎諭羅誘偽詔

朕乘時創業實賴英又當宁求賢孰為賢者皇天助

又

美

順錫我忠良卿克堅北面之心首建南征之策顧奇
謀遠畧灼見敵情凡吾師徒皆所毗倚賜卿絹一百
疋日下乘傳赴闕以俟登庸朕當親勒六軍式圖厥
事果獲戢定樂與卿共之安享太平豈不大哉秋涼
比來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北盟會編參偽齊錄

○○劉豫除李成鎮海軍節度使偽詔

門下授鉞建旄式重兵權之寄折衝禦侮先分閭外
之憂思付戎麾喜獲虎將宜敷渙號顯告明廷中侍
大夫安化軍承宣使鄭州守李成智識精明性資果

毅戰遇強敵槩貫軍鋒弓縮二鈞矢穿鐵騎增摧鋒
陷陣之勇立斬將寨旗之功仰察天時俯觀人事拯
民之塗炭提士衆以來歸允懷心膂之良增重爪牙
之士嗚呼賈復提衆以歸漢終成定亂之功尉遲捨
偽以存唐屢著擒賊之績擬予大將思配前人可特
授鎮海軍節度使輔國上將軍充山東路留守東平
府住坐賜馬五十疋黃金三十斤

北盟會編

遠知

以輕體漢高之約法加以神襟豁達聖器英雄乘覆
昏取亂之機奮濟世安民之業周文已出如殷滅之
有期唐祖既生見隋亡之不速頃者有遼訖運昏主
承家狎侮太平荒迷多罪先絕鄰好曲造兵端既誘
納我叛亡又侵圖我邊鄙天實厭棄民曰怨咨咸既
自貽禍將孰免繫天下起旱霓之望我聖人行時雨
之征親御六師用申九伐人病大江之阻自得通達
兵臨臣敵之來口占瑞火故能一舉取遼霄再舉下
雲燕何銳敢前無堅不破方當秦野肆追亡鹿之蹤

俄

奉

尊

我值軒湖長往飛龍之駕大命有屬微躬_勿違_弗呂康
寧勉思述繼百神假手果跋_拔怨叛之根四海驩心遂
定神明之器蓋憑成算獲畢前功敢忘歸報之誠嚴
奉追崇之號_拓格地開封之謂武體乾啟祚之謂元合
以為名庶其稱德謹奉玉冊玉寶恭上尊號曰武元
皇帝廟號太祖伏願耿光不泯與日月以俱垂休烈
無窮將山河而共久格思神馭膺此縟儀尚期顧歆
永有蒙賴 大金集禮

增上太祖諡號冊文 皇統五年

奉

謂

割

孝孫嗣皇帝臣名謹拜手稽首言曰臣聞自昔繼體
 守文之君嗣服重熙累洽之運念續國之綿邈由祖
 考之艱勤則必茂揚耿光祇薦大號豈惟盡臣子奉
 先之孝亦以答神祇申命之休故文王肇造周室既
 以文為諡而又為之丕顯考又謂之寧王武王克定
 殷邦既以武為稱而又謂之光烈考又謂之正父載
 于大訓是曰王彝粵自遼人不綱上帝降謂占烏止
 于誰屋逐鹿競于中原塗炭之危玉石無辨我太祖
 武元皇帝遵養時晦顧誕天明以德行仁勢靡憑于

奉

推

踰

力假奉辭伐罪攻不自于我先方秉鉞以誓師洎臨
 津而飲馬神光赫然四燭輝甚朝暾天整為之伏流
 坦如平地故得讎民褫魄鄰壤歸心牧野前途俄倒
 戈而自潰霍邑固守望舉鞭而已催自是歲冒風霜
 躬操甲冑其至有如時雨其攻無復堅城未諭數載
 之間盡取五京之地北連六鎮南界九河西攝崆峒
 東漸溟渤若遠若近悉主悉臣至于圖任親賢倚如
 手足懷服歸附推以腹心有典有則以垂裕于子孫
 無黨無偏以示公于好惡惡衣服卑宮室夏禹之無

上字及作小注

奉

間然也不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之又日新也治監
太清簡易為政義昊之淳風也德崇克讓推授靡私
唐虞之高躅也若乃仁恩光被于有截智慮預圖于
未形禮義所維威信所接卜世之久與天無窮臣嗣
守丕圖恪繩遺矩念欲報之懷曷已而追崇之禮未
加想如在之音容慄勿寧于朝夕率籲眾志參稽格
言咸謂道合于天至謂之元與諡議同雖地溥天崇
固不容于測度而涓流塵集冀少益于高深臣不勝
大願謹奉玉冊玉寶恭上尊諡曰應乾興運昭德定

尊

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恭惟神用無方天
監在下察冲人之永慕歆兆姓之樂推風馬雲車俯
故宮而暫憩金文玉篆揚景鑠于無窮大金集禮

上太宗諡號冊文天會十三年

維天會十三年歲次乙卯三月甲戌朔七日庚辰哀
孫嗣皇帝臣諱謹再拜頓首言曰伏以乾坤覆載之
功非俄可度而俄可測耳目見聞之外或名曰夷而
名曰希乃知妙出于器形尚有强加其稱謂故帝皇
以降號諡攸存生以表其殊功沒則節其大惠率由

錫命于上帝將用式孚于後人非臣子之所得專在
典章而不敢闕宜迹所行之大用光不朽之傳伏惟
大行皇帝廣淵清明篤實純粹渾然德性而無所矜
域發乎事業則休有烈光始乎太祖之濯征常以介
弟而居守推恩撫衆而內益固本務穡節力而外無
匱供好經遠猷克斷大事共能定天下之業豈特寬
關中之憂兆姓與能百靈眷德位肆定于主器心常
戢于在淵將嗣丕圖猶云菲德推戴之始躬三讓而
克誠臨御以來明兩作而善繼每念前人之圖事欲

奉

奉

奉

終下武之代功于時民望尚殊邦統奉一遼主之竄
越也收合餘燼宋人之背誕也包藏禍心爰命進師
密授成算奉天致討惟日奏功故纂服之後不數年
其係組而來凡三帝萬里兵貫六合一家曾無專享
之私遂定久安之勢畫封守以正域選賢能而為邦
物肅德威人服義舉處衽席無為之逸鳩方冊不載
之功必也聖乎其可知已若乃茂昭孝德夤奉先猷
殆將一動而順稽非止三年而不改議有俯迫政或
當更泣祖訓于手澤之餘下莫仰視畏神威于屋隅

奉

通

之近躬若無容繼述之間慎重如此其知人則哲乃
任官惟賢慎簡親勲共位將相有大用之材使各盡
于不賞之功無所疑實駕馭以知方故優游而成治
至于敬宗立愛齒族居尊內外敦序而無間言飲食
洽比而有餘惠禮貴情稱實嫌名浮不疑而物亦誠
好靜而民自正無玉食自奉禹儉不過以茅茨是居
唐風載郁好善言惡旨酒遠佞人放鄭聲道交萬物
而用必以時法約三章而刑不留獄燕殿道窮民之
告上都禁末利之游疾苦周知澆競自息謂七德戢

兵也切戒黷武謂八政先食也每親督農第知安民
之難未嘗以位為樂謙抑不德而德逾有淵默不言
而言乃謹以故協氣橫流大田屢稔瑞靡不至史無
絕書殆莫得以殫論可際言其所覩金僊効像有素
鵲之為先國犬觸邪豈神羊之待嗾乃德之致非人
所能孰賦丕昭幽明胥悅巍乎蕩乎能事之斯畢猗
歟那歟聖躬之無加天下大安王位孔固是宜平格
以得壽遠告彌留而勿興爰屬眇躬嗣膺大寶舍子
不立莫窮為度之私于祖丕承方懼貽謀之忝勞疲

奉

尊

奉

茹歎克窮靡違會同軌以來僭侯遣車之即遠而有
 宗工元老儒學禮官討論墳典之中斷自義軒而下
 揚權大美發輝英聲道惟最高極萬物以無稱名將
 終易煥七世之可觀或髣髴其形容共擬議其崖略
 與定款郊之請以張對天之休謹遣攝太尉皇叔祖
 大司空昱奉玉冊玉寶上尊諡曰文烈皇帝廟號太
 宗伏惟昭格至靈俯歆徽號永錫介祉以綏後昆嗚
 呼哀哉臣諱謹言 大金集禮
 天會十三年

德高聖人而無其位裕在後昆子有天下則歸所尊
 古隆此禮故周武追王于文考漢宣正號于悼皇皆
 所以奉亡如存飾終昭遠昊天欲報誠難究于生成
 大道無名或強加其稱謂方改園陵之卜宜新簡冊
 之輝伏惟皇考性稟乾剛望崇震嫡廓有大度鬱為
 英風安民之志出自妙齡幹國之功流于今日肇邦
 有夏雖由湯后之勃興舉事亡隋實賴秦王之早計
 初自義旗既建戎輅征提銳旅以偕行誓群豪而
 先倡謀猷克北騎射兼能決機事明不疑見大敵而

養

淳

愈奮長于將將萬夫之政不足觀意在賢賢一个之善未曾失人惟幹蠱士勇同仇濯濯威毅遂成德惠桓桓忠節率自孝移遂協濟于天功俄永清于海内辰極既正七鬯宜歸文帝至公輒拒有司之請與夷善讓終推仲父之賢視天下以若遺曾胸中之不介歷古無幾非聖而何若乃朝夕問安左右致養勤而不懈樂且有餘宗族皆以孝稱昆弟未嘗言間其直也正人之曲其質也安俗之神儼若神明莫之敢犯坦無城府亦以易從富貴不驕聲色不溺與人同羽

情聞

旄之樂處躬無彫峻之華賢愚莫追于聰明善惡必期于進退虛徐戒智者之察隱邇知小人之艱蓋惟道以是從誠不闕而亦式天資至德備衆美而無得地本元良在群情之實所係何侵象之告變遽靈儀之上實九族為之痛心百姓嗟乎無祿自惟冲幼夙遭閔凶頃以眇身猥承天統雖太宗大義之及此實昭考餘休之至然十二載之于令無從所怙萬一分之有答豈可多為用罄厥圖莫知攸稱稽合前世詢逮郡工咸謂論以孝思大者莫如嚴父求之禮書卑

奉

玉

則不可臨尊倘徽稱以未加實大典之有闕是用自
上帝以請命令元龜而卜辰將垂萬世之休奉聯二
聖之號謹遣攝太尉皇伯尚書令丞相都元帥宗翰
奉玉冊寶上尊號曰景宣皇帝廟號徽宗 大金集禮

上熙宗尊號冊文 皇統元年

宗 幹

皇統肇開犧燧因功而紀號帝圖傳序勳華象德以
著稱率皆應億姓之樂推所以對三靈之眷顧自時
厥後何莫由斯國家千載應期奕世脩德重光積慶
應歷統天恭惟皇帝陛下恭承垂裕之休保有無疆

稿 酌

之祿表在躬之瑞旋九宮而乾數周當出震之初闢
羣氛而羲馭朗煥八彩重瞳之質宅九州四海之尊
方其恭默不言淵澄自保固已照群臣之邪正洞庶
政之後先既而雷動風飛乾凝坤闔威柄一而姦朋
懷懼仁言播而遠近歸心至于博採廷謨奮張王旅
必待有名而後應固非得已而亟行是以戈鋌所臨
金湯失險攻堅易于振槁傳令速于置郵仍以暇時
舉脩墜曲酬的律禮糠粃漢唐損益質文規模虞夏
隆功並建振古罕倫然猶體貌耆英博叙宗族約已

而厚祿秩之賜虛心以求啟沃之言府庫不積而均
利于農疇聲色不邇而留神於古訓服御靡崇于彫
飾宮室聊給于會朝田獵習武事而已亦踰月而不
行宴樂給賓享而已蓋非時而不召歷觀前代皆有
強鄰各專社稷版圖互稱命令制誥今則日月所燭
正朔無殊並開有指之士疆盡抗至尊之名號加之
璇璣正協玉燭時和連珠合璧之祥居卿日告千倉
萬箱之積比屋歲滋謠頌浹于康衢珍貢來于絕域
乃者別京幸望鑾輅省方屬燕薊之多風積陰霾而

浹日及茲動輅寂不揚塵天地清明人神慶悅是以
羣玉卿尹四海耄倪並造明廷交脩封奏敢叙陳于
懿美願深抑于謙冲謂寅畏嚴恭聰明時憲崇天之
實也虛靜恬澹慈儉為寶體道之驗也視聽言動復
于禮緝熙光明典于學茲謂欽以直己是非可否究
其實幽深遠近得其情茲謂明以察微經緯有方煥
乎丕顯之文威懷兼示赫爾布昭之武固天縱之將
聖而多能非學惟民歸于一德而主善為師咸五登
三豈形容之可及掛一漏萬慚鋪叙之非工臣等不

奉

尊

名

勝大願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
武聖德皇帝大金集禮

增上孝成皇帝諡號冊文 大定十九年

維年月日嗣皇帝臣御仰惟太祖武元皇帝命于帝

庭神武撥亂用肇造我區夏顧命之際聖子咸在舍

弗以立舉天下大器授之太宗文烈皇帝暨天會末

命亦弗敢弭忘曰茲先皇令德光昭則能賢乃簡昇

世嫡神孫丕承基緒十有五年德厚功著厥初封建

齊人大河之南俾顯綏靖乃罔念付託以率割為政

彼民大弗克堪且勦戍我守無有寧歲尚安用而國

肆命廢黜于是西踰熙洮東極海泗南則唐鄧咸歸

我輿圖事不貳適休烈增光于先朝茲不曰宏基乎

廢宋之餘假息江表我伐再張莫不震疊至籲哀請

命稱臣底屬乃班師振旅柔服以赤懷錫之封冊歲

底厥貢七德具備茲不曰績武乎垂拱仰成于懿親

宗公穆穆皇皇尊嚴若神莊矣黜華尚質玄默不言

如天之行四時靖矣若稽古假有廟尊祖敬宗寅念

祀事孝矣綏萬邦屢豐年惟民其康乂成矣豈圖遘

元

尊

閔永懷盡傷以迄于今惟冲人繩其祖武蒸蒸業業
思所以駿惠顧立愛立敬有尊有光先莫重于宗廟之
享竊惟公則生明名正則言順自非推本武元文烈
以大義至公相傳授之意用鋪張揚厲天眷皇統之
閱休偉績則何以對越二聖在天之靈雪神孫無窮
之遺憾哉不勝大願謹遣攝太尉臣某奉冊上尊諡
曰宏基纘武莊靖孝成皇帝廟號閔宗伏惟神靈格
思膺是典冊頓首頓首謹言 大金集禮
增上睿宗諡號冊文 大定三年

爰

十 奉

臣聞自昔垂訓後世作範故父有天下傳之于子子
有天下尊歸於父是以周武克商始制追王之典炎
劉興漢方崇太上之名百王相因事貴稽古惟我聖
孝佐佑祖宗取亂攻昧闢土開基天戈所麾畏威而
効順仁澤所被懷德而歸心鄰國興後后之謠簞食
致迎師之奉遠邇百姓寧居安業避焚溺于水火足
衣食于耕桑皞皞熙熙蓋數千年于茲矣臣猥以眇
躬起膺推戴仰念祖宗之丕緒俯徇黎庶之誠心君
臨萬方凜若御朽敬慎伊始罔敢怠違載惟與天同

奉
上

功流慶有自行宗社無彊之福發本支百世之祥實
聖考允文允武克寬克仁上合天心下從民欲天祿
淵源之積匪一日也爰訪邇臣博採群議咸謂云議
議同舉此大綱形容具美僉言既允祇薦鴻名顯揚
之微心潜天貺臣不勝大願涓擇吉日遣攝太尉特
進平章政事兼太子太師定國公臣完顏宗憲奉玉
冊玉寶奉尊諡曰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皇
帝廟號睿宗恭惟謨烈有光音容如在俯鑒守成之
志尚貽垂裕之休典冊一新昭示萬世大金集禮

石
改大字

上世宗尊號冊文大定七年 紇不烈良弼

形而上者謂之道道之用出于自然物之祖者本乎
天天之功歸于不宰然而尊居四大茂育群生觀妙
有而曰希夷擬形容而稱穹昊惟聖運化體道與天
強為之名蓋功德所立者卓對揚其美繫臣庶不謀
而同雖繇謙讓以未遑其如樂推而不厭建久安長
長治况屬今休騰茂實蜚英聲滋為壯觀恭惟云剛
健中正緝熙光明惟簡在于帝心實矜從于民欲顯
膺推戴非以力求大獲纂承其惟自度脩德之符欵

見應誠之瑞畢臻六氣和而五穀登群生遂而萬民
殖斯可謂之應天自頃禍亂實開聖明拯生民于阽
危安基祚于隍杌宗祏有主人謀與能仗大順而揮
天戈征不庭而定皇國北陸孽寇授首于勢窮南服
遠人尋盟于事迫拓統無外迓衡勿迷大烈耿光丕
靈承于祖考璇圖寶歷永享休于邦家斯可謂之興
祚兼愛無私博施濟衆下恤刑之詔靡冤不申定寢
兵之功惟暴是禁績功臣之世而延其賞去貪人之
類而表其廉非至仁孰能與此為政則如北辰恭已

於

成

昭

奉

奉

而正南面昧爽丕顯輝光日新宜民宜人克君克長
終始惟一茲尚監于湯銘威懷所加肆昭升于禹跡
非至德孰能與于此道濟天下識居物先極深研幾
通志誠務斯可謂之聖宗祊合享祇事惟寅陵寢蠲
蒸追懷罔極嗣有令緒能照先功睦親族而和萬邦
通神明而光四海斯可謂之孝未膺顯冊終鬱輿情
固拒誠難俞音始下臣等管窺蠡測雖莫際于高深
玉振金聲敢奉揚于典禮臣等不勝大願謹奉玉冊
玉寶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皇帝大金集禮

王實加上世宗尊號冊文 大定十一年 李石

聖人大德必得其名天下懽心以奉其上蓋千歲所
接之統是二者相須而成若稽詩書之格言具載帝
王之能事巍巍之治發見于都俞赫赫之功形容于
雅頌其有賡歌帝作對揚王休匪今則然其來尚矣
恭惟祥發上帝統承武元申命用休從民所欲當正
隆之失馭聖緒幾危自華表以飛龍皇網載整方是
時也遼餘孽寇肆逆滔天江左新君寒盟爭地爰赫
斯怒以脩我戎俾克渠撤首于勢窮遐裔革心于理

居

閑

薦

於

曲蓋天之所助者順而邦其永孚於休然後體乾元
以長人法辰極之君所仁不遠異德惟日新聖而無
所不通孝則昭哉嗣服固已鋪閏休揚偉蹟建顯號
苑尊名大惟充實之有光未究殊尤之絕跡若夫競
兢業業思政之恆穆穆皇皇臨朝之肅禮法自國貴
始威儀作民恭先子其禴祠烝嘗必以齋莊中正憲
唐虞之稽古監殷夏以從周大報年豐肇稱郊祀社
稷宗廟罔不肅祇山川群官于茲望秩馨香薦其明
德禮樂備于太平惟其學有緝熙是以化成經緯至

于覆載之內聲教所加共惟帝臣莫非王土南訛朔
易靡有爭西暨東漸罔不率俾亦由有常德以立武
事耀神武以折遐衡如霆如雷于彊于理黨項之陪
臺稱亂詔始問而伏誅柔然之種落不庭兵一征而
獲醜事無遺策師不踰時四海永清諸福畢至故臣
民咸尚其慶謂德業有光于前由是稽首颺言謁誠
歸美神功不宰蓋亦強為之名聖慶能謙僅得勉俞
其請臣以為懋敬厥德之謂欽化成天下之謂文無
思不服之謂廣功成止戈之謂武臣等不勝至願謹

度

奉上玉冊玉寶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
德聖孝皇帝大金集禮

宣宗遷座德陵冊文 趙秉文作

元光二年 趙秉文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
寅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寧
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
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
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
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官血出以如失萬姓風號而

靡訢嗟何辜兮考喪差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臣
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
宸而成非上宰庇司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
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芳寶冊其詞曰大金受命傳
休累聖薄海內外罔不稟令大安失御不蠲厥政胡
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
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畧緯文聰明齊聖慈和儉勤欽
若帝則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雷風尊禮百神升
秩元祀體貌大臣賓禮名士鰥寡惠鮮寃滯申理從

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罰從末減賞
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封關徼至
于赦赤子之弄兵誅師干之失律恩不聞于疎遠罰
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革心島夷畏服而獻馘堂
上之兵不殺目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
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
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
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滕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
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褰兮

猶口

漸

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冰哭成雷兮九
泉咽嗚呼哀哉龍輜徐動霓旌前引柳雲漸遙薤歌
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臯之平行烏號斷鼎湖成
白雲悠兮帝鄉遠逝馳道而皆迴獨宮車兮不返嗚
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秋兮萬代永閔
兮宸顏藏衣冠于天上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
疑黯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
明神武電斷蠻夷震驚繩祖武兮孝之大興聖統兮
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漸漏萬

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水集

上聖穆皇后諡號冊文 天會十三年

二月十一日乙卯孝孫嗣皇帝臣諱謹再拜稽首言

曰臣聞正位麗極肇造我家者必資淑聖然後成帝

王之功考諡定名昭示厥後者非薦徽尊無以見后

妃之德繫國朝之令典著今古之彝儀伏惟太母博

厚配天貞明齊日安順靜愨肅雍塞淵開王化以始

基篤大倫而正本慶流者遠挺生胄族之華善積在

尊

容

屬

開

躬秀發閨齡之妙言為圖史動合箴規鏘璜瑀以和
鳴客皆中節飾紘紃而整治藝則生知粵自高門言
歸烈祖時屬經綸之際進膺窈窕之求禮未備于造
舟志已躬于服瀚義文六子資生允賴于坤儀周亂
十人同德莫先于文母體參龍躍祥發燕謀贊榛栗
以告虔差蘋蘩而昭信必敬必戒至靜至柔教以身
而先人化自家而刑國琴瑟在御副禕以朝若為汭
之嬪虞用全舜孝邁塗山之興夏實佐禹功有先必
先篤生皇考立子以適肆及眇躬承惟輔佐之憂勞

攀

奉

既勤祖構宜享治安之逸樂遽棄母儀迄茲纂承彌
極攀慕弗獲逮事徒瞻服飾之山河未究推尊有感
烝嘗之霜露是以秉鈞元老絕禮碩儒謀皆一辭龜
得吉卜請奉長秋之號追嚴厚夜之藏強為之名道
或存于擬議俄爾可測功豈盡于形容謹遣攝太尉
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冊寶上尊諡曰聖穆皇后伏
惟皇靈在天景福昌後衣冠原廟聿從高帝之遊松
柏闕宮寅奉姜嫄之祀名貽不朽德播無疆嗚呼哀
哉謹告

大金集禮

卷之八

禮部

七

尊

嗣

后

間

懿
養

光

上光懿皇后諡號冊文 天會十三年

二月十一日乙卯孝孫皇帝臣諱謹再拜稽首言曰
臣聞塗山儷禹史稱啟夏之功莘國配文詩播興周
之美洪惟令德寔掩前芳苟非著勤崇垂後之公何
以申報本飾終之孝若稽典冊允協神人恭惟皇帝
挺生名宗來符興運稟是柔嘉之性形為貞靜之姿
早以賢稱遂為聖偶窈窕率體禮藹闕睢淑女之風微
戒持心得雞鳴賢妃之道我烈祖登大寶之始而太
母正中宮之尊助日宣光配天居體始蘋蘩以奉宗

祔服澣濯以訓宮庭至于敬老尚賢矜孤閔乏嘗聞
國論言必有稽聞預兵機謀無不中歷覽千古寶惟
一人志存社稷之深澤溢子孫之遠逮膺纘紹彌用
追懷悵茲範之永懷達視徽音之如在致四海之養既
弗及于承顏備萬物之儀固無能于稱德尚書政府
宗伯禮官僉謂移御舊宮升祔世室宜刺六經之載
用尤百世之傳謹遣攝太尉皇叔祖大司空昱奉玉
冊玉寶上尊諡曰光懿皇后伏惟俯納精誠昭膺懿
號珠襦玉匣陪弓劍於軒臺風馬雲車從衣冠於漢

尊

廟永綏純嘏幽贊丕圖嗚呼哀哉謹言 大金集禮

上欽仁皇后諡號冊文 天會十三年

八月二十一日乙巳孝孫嗣皇帝臣諱謹再拜稽首
言曰昔我皇祖誕膺天命肇造區宇用垂統于後世
至於太宗聰明睿勇克篤前烈迄用有成聲教暨于
朔南仁恩被于動植天監厥德用錫無疆之休雖簡
在帝心本自神聖而輔佐憂勤實與有力恭惟大行
太皇太后神靈毓粹圓魄儲精作合皇家儷體宸極
儉以約已勤以率人陰教行于六宮素風表于千祀

養

勲

用能體資生之道助播物之功四海莫不蒙仁二儀
于焉饗德雖塗山啟夏渭涘興周無以專其美也及
先皇厭代哀戚過禮就養東朝德輝彌耀顧惟寡昧
嗣守丕基方賴慈訓庶臻于理而昊穹弗勲大數俄
及惘然追懷哀恫曷已今者卜筮告吉因山有期爰
制近司請明舊典惟舉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所以
揚茂美而傳休聲由周而來率用是道庶憑徽號以
稱褒崇謹遣太尉行會寧牧鄭國王臣裴滿達奉冊
寶上尊諡曰欽仁皇后伏惟聖靈在天令名不朽光

正六年

配清廟永永無疆嗚呼哀哉謹言大金集禮不詳大
辭上明惠皇后尊諡冊文 漢國王 聖前 聖本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
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
復受天命還遷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惟我大行
慈聖皇太后来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
于艱難厥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
冠六宮曰娥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
敢弭忘曰此先帝之志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

也

慈

之宮肆惟冲人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
賴文母之慈訓不圖昊天不整降此大喪創巨痛殷
煢哀茹荼追念宸儀雖闕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
賦性勞動夙夜以國步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
哉征戍勞止汜可少休吾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疾
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遺命薄奠臣哀痛不忍
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考諡以尊德厥有舊
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何以對越在天之
靈慰孝思罔及之勤哉深詔禮官詳議諡法式稽古

金史卷

三

薦

贊

上奉

義敢荐大名伏以蘊先物之幾體懷冲之德紫宮竝
 耀黃道偕升茲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逮下之仁
 子惠無疆坤儀攸贊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
 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清穀旦爰舉止儀謹奉玉
 冊玉寶上尊謚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歆
 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溢水集卷九

金文最卷十

冊文

附劉豫偽冊文

立貴妃裴滿氏為皇后冊文 皇統元年

皇帝若曰夫地承天而效法所以合德無疆月疆日
 而神明故能容光必照是以有國有家者必選立嘉
 配以上承宗廟而降德于臣民古今一也我國家累
 聖重光開基垂統用端命于上帝亦惟內德相繼匹
 休姜任燕謀所貽敢忘紹咨爾裴滿氏柔惠端淑得
 于天成發慶鐘祥世有顯聞自越初載來嬪潛邸筭

述

備

玠紉組率履無違逮朕纂服章明婦順表率勤劬陰
教修明雖已崇建位號而典冊未舉朕意歎然今遣
太尉裴滿胡達攝司徒昂持節授爾冊寶副禕重翟
宏賁用光脩物克庭一遵古禮朕惟王業所基率由
內治和睦自中化馳如神爾克勤人用弗敢棄爾
克儉人用弗敢崇侈爾克正人用弗敢迂乃心倚乃
身勉思其終惟慎乃濟天其申命于我家爾亦永膺
多福豈不韙歟

大金集禮

立皇子濟安為皇太子冊文 皇統二年

精

禮典之垂訓鑒重世嫡所以丕叙人倫帝王之御邦
家建儲闡所以共承宗廟朕紹隆基緒祇慎夙宵荷
三靈眷顧之休開億載流光之福自中宮而錫羨慶
上嗣之應期歷隆曠世之儀豈厭普天之意誕敷庭
號播告縉紳皇子濟安毓秀天潢分輝辰極寢興占
夢稔聞漢后之日符緯緯儲積允協周家之聖瑞沈
厚積山川之氣溫文全金玉之姿乃者元宰獻謀近
臣演議謂前代少陽之兆多育于朱藩而後宮甲觀
之徵不專于椒掖尚預崇于國本以外係于人心豈

如皇朝盡軼隆古宜涓歲月之吉茂揚典冊之光上
以答祖考之歡下以副臣民之望言之甚切義不得
辭肆因剪鬢之辰俾正承華之位方當延老成為羽
翼之輔建僚案相朝夕之恭匪我一人之私惟爾萬
方之慶於戲僉言協卜既從蚤建之功幼歲親師庸
助夙承之德宜非謀非彛之勿用廣正言正事之嘗
聞勉思求稱之難永錫無疆之福

大金集禮

立楚王為皇太子冊文

大定八年

維大定八年歲次戊子正月甲子朔十七日庚辰皇

帝若曰自昔有天下之君必嚴于宗廟惟時主宗廟
之器莫重乎元良朕丕荷燕謀中興桓撥惟休大歷
用卜于無疆永言孝思敢忘于嗣服蓋傳家而慮長
世始自夏商以來嫡立以正諸侯有若春秋之訓其
承天序匪出服私咨爾楚王某祥發中闈體鍾上嗣
生而岐嶷學則緝熙爛然揭前星之明溫其涵少海
之潤文武之藝卓爾良能仁孝之心克於固有職在
於問安視膳未嘗不承順其歡古制有監國撫軍抑
克堪負荷其任固足以增重邦家之本允協億兆之

心涓茲今辰昭以脩物今冊爾為皇太子於戲象取
明兩位為國儲以恩則父子之倫以義則君臣之分
義不可或闕臣于君則必以忠恩不可少忘子事父
則莫如孝矧左右前後皆其正當尊所聞行所知惟
出入起居罔不欽勿遊于佚淫于樂用光我祖宗之
顯德以對茲典冊之閱休

大金集禮

立原王為皇太孫冊文

大定廿六年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昔我太祖肇造鴻業撫有于多
方肆予一人纂紹丕圖期傳於萬世頃預建于元子

用祇率于大猷而享年不遐閱日寢遠仰賴上穹之
祐蚤開甲觀之祥念儲副之重難乎久虛顧名分之
嚴宜以時定載稽故事備有前聞謂尊嫡者議者于
漢儒曰立孫者經明乎周禮先王彝典朕曷敢廢天
下公義朕曷敢違咨爾皇孫某官某慶襲靈源系承
正統英姿秀發德器少成動循謹厚之風居遠華腴
之習諸難歷試衆譽翕歸初尹正于京畿旋登庸于
揆路勤勞庶務兢畏一心固足以貳宸極之尊協重
離之吉式涓穀旦誕舉徽章粵從朱邸之華嗣陟青

宮之邃今冊命爾為皇太孫於戲國本甚大也居之不可不敬廟堂甚重也奉之不可不嚴篤愛親之心在斯須不離乎孝盡事君之道唯造次毋忘于忠爾能章不已之令名我亦有無疆之善慶豈不偉歟其勗之哉祇若朕命

大金集禮

命宋康王為皇帝冊文 皇統二年

皇帝若曰咨爾宋康王趙構不弔天降喪於爾邦亟瀆齊盟自貽顛覆俾爾越在江表用勤我師旅蓋十有八年于茲朕用震悼斯民其何罪今天其悔過誕

誘爾衷封奏狎至願身列于藩輔今遣光祿大夫左宣徽使劉筈等持節冊命爾為帝國號宋世守臣職永為屏翰嗚呼欽哉其恭聽朕命

金史

立張邦昌冊文

天會五年

維天會五年歲次丁未二月辛亥朔二十有一日辛巳皇帝若曰朕惟我太祖武元皇帝肇造區夏務安元元肆朕慕承不敢荒怠夙夜兢兢思與萬國同格于治粵惟有宋寶乃通鄰貢歲幣以交歡馳星輶而講好期於萬世永保無窮蓋我有大造于宋也不圖

狼

變誓渝盟以怨報德構端招禍反義為仇譎詐成風
貪婪不已加以肆行淫亂不恤黎元號令滋彰紀綱
弛紊况所退者非其罪所進者非其功賄賂公行豺
狼塞路天厭其德民不聊生而又姑務責人罔知省
已父既無道于前子復無斷于後以故徵師命將伐
罪弔民幸賴天高聽卑神幽燭細旌旄一舉都邑立
摧但眷命攸屬謂之大寶苟歷數改卜未可偷安故
用黜廢以昭元鑒今者民既之主地宜混同然念厥
初誠非貪土遂命帥府與眾推賢僉曰大宰張邦昌

天毓疏通神姿睿哲處位著忠良之譽居家聞孝友
之名實天命之有歸乃人情之所僉擇其賢者非子
而誰是用遣使特進尚書左僕射同知樞密院事監
修國史上柱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
二百戶韓資政副使榮祿大夫行尚書禮部侍郎提
點大理寺護軍譙國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食實封
一百戶曹說持節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以
授斯民國號大楚都于金陵自黃河以外除西夏封
圻疆場仍舊世輔王室永作藩臣貢禮時修爾勿疲

於述職問音歲至我無緩於披誠於戲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立君以臨之君不能獨理故署官以教之乃知民非后不治后非賢不守其于有位可不慎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日慎一日雖休勿休徃欽哉其聽朕命北盟會編參大金國志大金弔伐錄程史揮塵後錄偽楚錄

立劉豫冊文

天會八年

維天會八年歲次庚戌七月辛丑朔二十有七日丁卯皇帝若曰朕聞公於御物不以天下為己私職在牧民廸知王者為公器威罰既已殄罪位號宜乎授能廸者有遼運屬顛危數窮否塞獲罪上帝流毒下民太祖武元皇帝杖黃鉞而拯黔黎麾白旄而誓師旅妖氛既掃區宇式寧爰有宋人來從海道願輸歲幣祈復漢疆太祖方務善鄰即從來議豈期天方肇亂自啓釁階陰結叛臣賊虐宰輔招集姦慝擾亂邊陲肆朕續承仰循先志姑存大體式示函容廸復蔽匿逋逃夸大疆域肆其貪狼自起紛爭擾吾外屬之藩鄰取其受賜之疆土因彼告援遂與解和終莫聽從巧為辭拒爰命將帥諄諭盟言許以自新終然不

改偏師傳汴首罪奔淮嗣子哀鳴請復懽好地畫三
鎮誓卜萬年凡有質要悉同父約既而官軍未退夜
集衆以犯營誓墨纒乾密傳檄而堅壁私結使人陰
構事端以故再遣師徒詰茲敗累又起畫河之議復
成款戰之謀既昧神明迺昭元鑒京城摧破鼎祚淪
亡無併爾疆以示不貪之德止遷其主用彰伐罪之
心建楚新封守宋舊服庶能為國當共息民不料懦
夫難勝重任妄為退讓反陷誅鋤如構者宋國罪餘
趙氏遺孽家之孝友國無忠勤銜命出和已作潛身

之計提兵入衛反為護已之資忍視父兄甘為俘虜
事雖難濟人豈無情方在殷憂樂稱僭號心之幸禍
于此可知乃遣重兵連年討捕比聞遠竄越在島夷
重念斯民亂于無主久罹塗炭未獲昭蘇不委仁賢
孰能保定咨爾中奉大夫京東西淮南等路安撫使
兼諸路馬步軍都統管知東平府節制大名開德等
府濮博濱棣德滄等州劉豫夙擅直言之譽素懷濟
世之才居于亂邦生不遇匹百里雖智亦奚補於虞
亡三仁至高或願從於周仕當姦賊擾攘之際正愚

總

世

金文最
氓去就之間舉郡來王奮然獨斷逮乎歷試厥勲克
成委之安撫德化行任之尹牧獄訟理付之總戎盜
賊息專之節制郡國清况有定衰救亂之謀必挾拯
變扶危之策使民無事則橐弓力穡有役則釋耒荷
戈罷無名之征捐不急之務徵隱逸舉孝廉振紀綱
脩制度省刑罰而去煩酷發倉廩而息蠹螟神人以
和上下協應比下明詔詢考輿情列郡同辭一心仰
戴宜即始歸之地以昭建業之元是用遣使留守西
京特進檢校太尉尚書右僕射大同尹兼山西兵馬

都部署上柱國廣陵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實封二
百戶高慶裔副使金紫光祿大夫尚書禮部侍郎知
制誥護軍南陽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二百戶
韓昉備禮以璽紱寶冊命爾為皇帝國號大齊都于
大名府世修子禮永貢虔誠錫爾封疆並從楚舊更
須安集自相攸居爾其上體天心下從人欲忠以藩
王室信以保邦圻惟天難諶惟命靡常常厥德保厥
位爾其勉哉勿忽朕命

北盟會編參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大金國志大金弔伐錄

偽齊錄

金文最

子

治

示 邱

已

進封劉豫曹王冊文

皇統二年

門下嚴寶冊以薦鴻名既俯從于眾欲布恩書以敷
 霈澤宜大渙于群生眷予異姓之王夙有同寅之德
 肆班明命孚告于朝蜀王劉豫敦大而直方高明而
 寬厚早居南服以直言強諫聞於特頃在東州以智
 畧英姿長於眾八年享國一節事君審運會之有終
 識廢興之大義視去位如脫屣以還朝若登仙向之
 富國以強兵何霸王之足道今也樂天而知命豈得
 喪之能移爰因慶賞之行益永褒封之典昨以陶丘

封高麗恭孝王冊
皇統二年

封高麗先孝王冊
大定十二年

改大字

之壤易其井絡之封於戲列土以建侯邦誓以堅於
 帶礪盡忠以藩帝室心宜炳若丹青茂對寵光永綏
 福履可進封曹王食邑一萬戶實封一千戶仍令有
 司擇日備禮冊命主者施行北盟會編

封高麗世子恭成諡為高麗國王冊文趙秉文作

皇帝若曰分封樹屏實賴幹臣繼世象賢以崇有德
 率由彝憲懋明至公惟我祖宗經畧區夏亦大啓于
 土宇用綏懷于遠人朕若昔大猷紹休先緒乃騰東
 土惟我世臣宜加錫命之榮庸展幹方之寵啓爾起

皇統二年

知

復如高麗王國事王猷受材明敏賦性中庸有肅恪
 以禋身資忠信以行道惟乃先世荒于東陸象輅介
 珪啓封圻于大國彤弓錫盾作蕃屏于王朝踐修厥
 猷不顯亦世亦暨汝父克成厥終肇敏戎公嘉召公
 之是似女有良翰命申伯以于宣是用昇爾苴茅績
 戎祖考以永為我蕃輔用追配于前人嗚呼惟有德
 可以和人民惟謹度可以保富貴罔曰弗克惟既厥
 心罔曰孔艱惟敬厥事慎乃服命律乃有民往盡乃
 心典聽朕命

溢水集

封長白山神為靈應王冊文 大定十五年

惟年月日皇帝若曰自兩儀剖判山嶽神秀各鍾於
 其分野國將興者天實作之對越神休必以祀事故
 肇基王迹有若歧陽望秩山川于稽虞典厥惟長白
 載我金德仰止其高實惟我舊邦之鎮混同流光源
 所從出秩秩幽幽有相之道列聖蕃衍熾昌迄于太
 祖神武徵應無敵于天下爰作神主肆予冲人紹休
 聖緒四海之內名山大川靡不咸秩矧王業所因瞻
 彼旱麓可儉其禮服章爵號非位于公侯之上不足

歧

備

以稱焉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為興國靈應王仍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廟食之享亘萬億年維金之楨與山無極豈不偉歟

大金集禮

封大房山神為保陵公冊文 大定廿一年

維年月日皇帝若曰古之建邦設都必有名山大川以為形勝我國家既定鼎于全燕西顧郊圻巍然大房秀拔混厚雲雨之所出坵墟萬民之所瞻仰祖宗陵寢於是焉依抑惟嶽鎮古有秩序皆載祀典矧茲大房豈可獨闕其禮哉其爵號服章俾列于侯伯之

上庶足以稱今遣某官某備物冊命茲山之神為保陵公申勅有司歲時奉祀其封域之內禁無得採樵弋獵著為憲令使草木禽蟲各遂其性所以廣先聖之德澤而報神之功也於戲享之廟食錫乃多儀祐列聖以安安期億年而有永以篤金祐時為神休

大金集禮

封麻達葛山神為瑞聖公冊文 明昌四年

皇帝若曰國家之興命歷攸屬天地元化惟時合符山川百神無不受職粹精薦瑞明聖繼生著丕應於

石

殊禎啓昌期于幽贊哀對信猶之典咸脩望秩之文
嘉乃名山奠茲勝地下綿乾分上直樞輝盤析木之
津達中原之氣廓除氛祲函毓泰和仰惟光烈昭垂
徽音如在即高明而清暑克靜壽以安仁周廬安寧
厚澤浹洽朕祇循祖武順講時巡感美號以興懷佩
聖謨而介福言念誕彌之初度抑由翊衛之效靈然
猶祀秩無章神居不屋非所以盡崇德報功之義副
追始樂原之心爰飾名稱載修祠宇勒忱辭於貞琰
涓良日子元龜彰物采以辨威潔履縣而致祭闡揚

茂實敷繹多儀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為
瑞聖公仍勅有司歲時奉祀於戲尚其聰明歆此誠
意孚休惟永亦莫不寧 金史

封靜寧山神為鎮安公冊文明昌六年

皇帝若曰古之名山咸在祀典軒皇之世神靈所奉
者七千虞氏之時望秩每及于五載蓋惟有益于國
是以必報其功逮乎後王申以徽冊至于嶽鎮之外
亦或封爵之加故太白有神應之稱而終南有廣惠
之號禮由義起事與時偕載籍所傳于今猶監朕修

賜

和有夏咸秩無文眷茲靜寧秀峙朔野緼澤布氣幽
贊乎坤元導風出雲協符乎乾造一方之表萬物所
瞻南直都畿北維障徼連延廣厚寶藏攸興盤固高
明謬宮斯奠昔有遼嘗恃以富國迄大定更為之錫
名洪惟世宗功昭列聖亦越顯考德利生民爰即歲
時駕言臨幸兵革不試遠人輯寧雨暘常調品彙蕃
庶此上帝無疆之貺亦英靈有相之符比即輿情載
修故事顧先皇帝駐蹕之地揖累世承平之風迺續
遺休式甄神祐肆象德以昇號仍班台而闡儀宇像

一新采章具舉今遣使某副某持節備物冊命神為
鎮安公仍勅歲時奉祀於戲容典焜燿精明感通惟
永億年翊我昌運神其受職豈不偉歟 金史

封混同江神為應聖公冊文 大定廿五年

昔我太祖武元皇帝受天明命掃遼季荒蕪成師以
出至于大江浩浩洪流不舟而濟雖穆滿渡江而鼃
梁光武濟河而水冰自今觀之無足言矣執徐之歲
四月孟夏朕時邁舊邦臨江永歎仰藝祖之開基佳
江神之効靈至止上都議所以尊崇之典蓋古者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至有唐以來遂享帝王之尊
稱非直後世彌文而崇德報功理亦有當然者矧茲
江源出于長白經營帝鄉賓相興運非錫以上公之
號則無以昭答神休今遣某官某持節備物冊命此
江之神為興國應聖公申命攸司歲時奉祀於戲嚴
廟貌正封爵禮亦至矣惟神其衍靈長之德用輔我
國家彌億年神亦享廟食於無窮豈不休哉 大金集
禮

劉豫立妻錢氏為后偽冊文

門下朕肇造區夏聿崇王化之基正位宮闈允賴坤
儀之助爰昭懿範協建丕圖敷告明廷誕揚顯冊咨
爾錢氏性鍾婉靜德茂肅恭嬪于節制之初嘉爾宜
家之美慶傳乃祖德及于民啟吳越之王封衝斗牛
之瑞氣名家濟美遠踰高密之門邦媛流芳益顯臨
安之裔建茲創業繫乃協心增厚人倫思繼關雎之
化敬脩婦禮欣承長樂之歡宜正徽名式資內治禕
衣褕翟遠稽周室之儀椒屋蘭闈靡效漢家之侈蓋
遵典禮匪徇私恩於戲惟守恭儉可以御純朴之民

必務憂勤可以副勵精之意書稱媯汭匹虞舜以膺
圖詩詠洽陽配周王以受命勉師令德永播徽音可
立為皇后仍令有司擇日備禮冊命施行北盟會編
參偽齊錄

制誥

陳王悟室加恩制

天眷元年

貴貴尊賢式重儀刑之望親親尚齒亦優宗族之恩
朕俯迫群情祇膺顯號爰第景風之賞孰居台曜之
先凡爾在廷聽予作命具官屬為諸父身相兩朝蹈

五常九德之規為四輔三公之冠當艱難創業之際
藉左右宅師之勤如獻兆之信著龜如濟川之待舟
楫迪我高后格于皇天屬正統之有歸賴嘉謀之先
定緝熙百度董正六官雍容以折肘腋之姦指顧以
定朔南之地德業並茂古今罕倫迨茲慶賜之頒詢
及僉諧之論謂上公之加命有九而天下之達尊者
三既已兼全無可增益乃敷求於載籍仍自斷于朕
心杖以造朝前已加於異數坐而論道今復舉于舊
章蕭相國賜詔不名安平王肩輿升殿併茲優渥以

獎者英於戲建無窮之基則必享無窮之福錫非常之禮所以報非常之功欽承體貌之隆共對邦家之社

松漠紀聞

降封昏德公制

天會六年

制詔佶曰王者有國當親仁而善鄰神明在天可忘惠而背義以爾頃為宋主請好先皇始通海上之盟求復山前之壤因嘉懇切曾示允俞雖未夾擊以助成終以一言而賜子星霜未變釁隙已生恃邪佞為腹心納叛亡為牙爪招平山之逆黨害我大臣違先

予

帝之誓言愆諸歲幣更邀回其戶口惟巧尚于詭辭禍從此開孽因自作神人以之激怒天地以之不容獨斷既行諸道並進往馳戎旅收萬里以無遺直抵京畿豈一城之可守旋聞巢穴俱致崩分大勢既以云亡舉族因而見獲悲銜去國計莫逃天雖云忍致其刑章無奈已盈於罪貫更欲與赦其如理何載念與其底怒以加誅或傷至化曷若好生之惡殺別示優恩乃降新封用遵舊制可封為昏德公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事益稽於往古曾不妄為過惟在

于爾躬切宜循省祇服朕命可保諸身大金弔伐錄

降封昏德侯制

天會六年

制詔桓曰視顏綱以弗張繼何以舉偏覆轍而靡改載或爾輸惟乃父之不君忘我朝之大造嚮因傳位必冀改圖且無悔禍之心翻稔欺天之惡作為多罪矜恃姦謀背城下之戴恩不割三鎮構軍前之二使潛發尺書自尊難逃我伐再舉兵士奮威而南指將臣激怒以前驅壁壘俱摧郡縣繼下視井惟存乎茅經濟河無假於葦航豈不知口徒嬰城中果為我獲

出詣軍前尋敕帥臣使趨朝陞罪誠無赦當與正於刑名德貴有容特優加於恩禮用循故事俯降新封可封為昏德侯其供給安置並如典禮嗚呼積釁自於汝躬其誰可恕降罰本乎天意豈朕妄為宜省前非敬服厥命

大金弔伐錄

降封遼主為海濱王制

天會三年

敕可大遼皇帝延禧定矣廢興之數孰謂任天迹其榮辱之來無非象德從古已降其事皆然以爾長惡謂之不君積釁至於亡國比讒逆諫侮聖矜能烝淫

見亂於人倫驕佚不移於性本銅山屬美臣之輩金
穴藏外戚之家對之終日無話言行之常代唯亂政
淫刑以逞視妻子如豺狼典禮不修輕人臣如犬馬
旋聞中外大紊紀綱朋邪與忠正無分優娼共后妃
雜處室如懸罄猶能峻宇雕牆人之流離不輟從禽
逐獸邦之杌隍民曰怨咨方當降罰之時更稔怒鄰
之意蕩搖我邊鄙招納我叛亡爰自先朝以修武事
我師直而順動彼勢屈以自摧曾于奔背之間輒有
和成之請即為恩義許結兄弟更張美矣之辭矯示

友于之字孽既自作禍從此深骨肉見俘宗祧失守
疇昔大勢已謝徃銜去國之悲于今後事何為莫有
逃天之計自知窮蹙方以歸投然嘉來意之甚勤其
奈罪條之具在既為天之廢棄又為民所仇讎加之
斧鉞則豈謂無名投諸魍魅則誰云不忍事難與恕
朕固合為載念取亂覆昏屬兵武有成之舉繼絕興
廢是國家非常之大恩免降新封止除舊號可封為
海濱王其供帳安置並如典例嗚呼朕循故事無專
已以妄為爾有前非宜撫躬而內省祇服厥命以保

乃身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大金弔伐錄

道陵真妃制

古有六寢式奉宸闈天垂四星蓋隣北極朕祇承先帝敬建掖妃載頒優異之恩以對柔嘉之則休符佐相早立邃庭左右圖史之規進退珩璜之節彤管有煒象服是宜用光四德之書仍侈六珈之飾嗚呼攀軒龍而莫及望絕鼎湖悵蒼梧之不返魂銷澧水惟德徽之益遠宜命數之倍敦尚深送往之誠愈保安貞之吉

溢水集

許道真致仕制

安車蒲輪天子所以厚優賢之禮黃冠野服人臣所以遂歸老之心其恩榮足以兩全而前後不可多得有臣如此如卿幾人具官道真以方氣剛而大議論非世儒所到名節以古人自期擢自先朝置之諫列斥安昌竊位已聞折檻之忠及梁冀伏辜方見埋輪之志朕初即大位稔聞直聲起之于田里退閑之間超之于侍從論思之地完備始終之節從容進退之間歎陽城之敢言惜其將去念孔戣之既老挽之莫

備

直

留特進一階榮躋四秩華山拂袖最是為世上之閑
神武掛冠猶不負山中之相勉終晚節益介壽祺
水集

擬除樞密使制 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宥密極洪樞
之峻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要非
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俊強悍之臣敷求天下之
奇才以屬國家之大計誕告于衆余得其人具官某
沉鷲有謀矜嚴不撓達用兵之善志厲許國之精忠

戎陣有年膚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武庫之雄厭難
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庭之虛職咨羣牧以擇賢
才氣無雙士皆樂屬李廣策慮億時則有若陳湯
是用假以本兵之權置諸右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
孺邪謀寢于淮南唐相李文饒威令行于河朔蓋屈
人貴乎不戰而銷患在于無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
爾其以上策而自任尚恢遠畧無及近功遺山集

擬除司農卿制 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田政維天下之大綱古有播百穀之命農臣分戶曹

之外務今為治六府之官况假以部使者之權位于
中執法之次自非智數足以豐財賦風采足以動縉
紳則何以察吏治之否臧究貨源之通塞疇若予采
僉曰汝諧具官某志大而氣剛智明而才邵遇事不
滯若然新發之鋒挺身而前凜乎後彫之節自預時
髦之選浸階華貫之游蔚為名臣簡在朕聽是用進
以穡臣之貳委茲邦計之繁朕惟西北用兵以來朝
廷多事之際斂散之術既廢罪功之辨不明官必仰
給于創罷之民民或重困于侵獻之吏蓋基本急于

財

愛養而綱紀貴乎設張朕方以一道之事而責成爾
得以三載之功而自効於戲生之有道則則恆足率
之以正則令必行劉晏之輕重相權算不忘于馬上
范滂之澄清自任志已見于車中罔俾斯人專美前
世遺山集

孔元措襲封衍聖公誥

明昌二年

聖謨之大儀範百王德祚所傳垂光千祀蓋立道以
經世宜承家之有人文宣王五十一代孫孔元措秀
卓衍祥清洙流潤芝蘭異稟蔚為宗黨之英詩禮舊

仍

聞蚤服父兄之訓語年雖妙論德已成肆疏世爵之封乃煥章身之數非獨增華于爾族固將振耀于斯文勉嗣前修用光新命

關軍志 祖庭廣記

超授孔元措中議大夫仍賜四品誥 明昌二年

夫子既沒千八百年後人相承五十一世自近古已公其爵顧階散如彼其卑必也正名難於仍舊是以興百王之曠典峻五品之華資茲以爾有成人之風繼將聖之後當余定格會爾疏封噫廟貌存焉克謹歲時之祀家聲久矣無忘詩禮之傳學有餘師善將

終譽

關軍志 祖庭廣記

前御史大夫張暉贈父萃卿誥

昔石建有醇德而一家萬石素氏著仁心而四世五公古有其人今乃親見某以德行為世檢以文學登世科孫則尚書子惟御史門閣之懿近代罕聞推其從來自爾素積生而冠萬人之高選歿而膺一品之追崇其有知乎亦足榮矣

溢水集

叅政知事李蹊授左丞誥

君不借才于異代所資者當世之英豪天將降任于

沒 閣

是人必付以大賢之事業朕以寡昧獲紹基圖念祖宗開創業之艱思社稷久長之計而四郊多壘羣生未寧提封未入于版圖陵寢尚霑于霜露中夜以嘆茲心靡皇期得英偉絕俗之才以濟險阻非常之運若予采今得其人具位李蹊器識邁倫才猷經世以文雅飾吏事以術業贊廟謀比長外臺薛宣之政事已試召還中省張鎬之籌策甚良是用貳我機衡進之丞轄嗚呼承平之世中庸談笑而有餘多難之時賢哲馳騫而不足身濟大業力恢中原幸得遭時其

曠

任以天下之重毋以有已或負于人主之知勉盡乃心以稱朕意可改授尚書左丞兼修國史加上柱國餘如故

溢水集

策問

試女直進士策

大定十三年

賢生于世世資于賢世未嘗不生賢賢不嘗不輔世蓋世非無賢惟用與否若伊尹之佐成湯傳說之輔高宗呂望之遇文王皆起耕築漁釣之間而其功業卓然後世不能企及者蓋殷周之君能用其人盡其

比

才也本朝以神武定天下聖上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並用言小善而必從事小使而不棄蓋取人之道盡矣而尚憂賢能遺于草澤者今欲盡得天下之賢而用之又俾賢者各盡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金史

試進士策

大定二十五年

聞契敷五教臯陶明五刑是以刑措不用此屋可封今欲興教化措刑罰振紀綱施之萬世何術可致金史

試進士策

天定二年

泰和怠荒羣才不攸兵革紛攘文字亦息遂令四方之士懷才抱德而不獲伸或陸沉于草野或奔仕于外邦挺身寇盜若與為謀凡爾子大夫之至于庭皆忠義之良也南遷錄

也本朝... 用言小吉而必從事... 而尚安賢能... 之及俾賢者各盡其能以何道而臻此乎... 聖人之身也... 我朝... 之士... 亦身... 四衣

金文最卷十一

表

立原王為皇太孫謝表 大定二十六年

章宗

御

端門宣詔方渙鴻恩宸辰臨軒載昭茂典祇膺寵數
倍積兢慚伏以豫建儲闈號稱國本仰以守宗祧之
祀俯以系天下之心匪有元良疇諧師錫伏念臣年
方冲弱性本庸虛猥承世嫡之名優荷聖恩之托始
從群爵改胙國封特起自於服廬使習知於政務暫

旋

蒞京畿之任施升端揆之司嘗竊省脩已多忝越乃
復嗣位承華之重正名貳極之崇瑤牒寶章奉徽儀
而增暢龍樓雞戟撫最質以奚勝茲蓋云云為宗社無
疆之計惟古今大義之公既惇貴貴之風仍厚親親
之愛憶中宮于已往悼主鬯之方虛念臣乃昭德之
遺孫憐臣實宣孝之嫡子遂曲垂于茲眷俾得冒于
殊榮臣敢不恒自恪勤益深勗惟師善事惟邇正
人學禮讀書慕聖賢之篤行問安視膳率忠孝之良
規大金集禮

立裴滿氏為皇后謝表

天眷元年

悼平皇后

龍袞珠旒端臨雲陛玉書金璽榮昇椒房恭受以還
凌兢罔措恭惟道兼天覆明並日升誠意正心基周
王之風化制禮作樂煥堯帝之文章俯矜奉事之勞
飭遣光華之使溫言獎飾美號重仍顧拜命之甚優
慙省躬而莫稱謹當恪遵睿訓益勵肅心庶幾婦道
之修仰助人文之化松漠紀聞

上太祖諡號表

天會三年

完顏杲

功與天同者非天不可以儷號德與地合者非地不

足以齊稱昔在三皇以同天之功而為喻降及五帝
以合地之德而建名故功德克配于乾坤則稱號久
光于竹帛仰惟先大聖皇帝撫興隆之運膺眷命之
休奉天討以除殘運神謀而制勝曾不十載底定四
方代虐以寬拯遼民于焚溺交鄰有道得宋國之服
從豈非百代之閔休誠亦羣生之幸會方期定鼎遽
泣遺弓皇帝陛下以同氣之親隆奉先之孝誕布聖
武訖成代功茲垂烈于無期實肇基之有自敢上強
名之號願新追冊之儀日月之光雖不容于繪畫海

嶽之施庶少報于涓埃

大金集禮

賀俘宋主表

天會五年

完顏杲

伏覩破汴俘獲宋主者釁生鄰國宜我伐之用張佑
自皇天果罪人之斯得照臨之下汴舞攸同切以天
棄宋邦運終趙氏為鄰數載取怒兩朝信則背先帝
之恩遽渝海上之約桓則負吾皇之義又違城下之
盟惟父子之罪同條故神人之心共棄既為吾愾詎
訖厥誅王旅嘽嘽往專求於首惡虎臣矯矯思亟奏
於膚功羽檄旁飛神旗南指郡縣既下城壁俱摧前

軍徑濟於黃河王氣潛消於赤縣堅甲利兵固資義
勝高城深壘其如德何自知天網以難逃俱詣軍門
而請罪望闕虔籲天之請在郊展銜璧之儀願上版
圖乞為臣屬獲諸殷紂武王自誓於商郊繼彼秦嬰
高祖親營於灞上未如聖代專委帥臣去年獲遼國
之君遙聞捷報今日俘汴都之主佇聽降音不出戶
庭克平海宇此蓋皇帝陛下神謀獨運廟算無遺甫
踰載稔之間繼有非常之事告成先廟振不墜之英
風傳報諸侯聳無德之彊勢六合之內罔不服千古

以來未之有如臣等叨備宰司獲承聖畧媿無裨贊
徒幸遭逢元會在辰式集四方之賀愚誠歸美敢揚
萬壽之休

大金弔伐錄

賀俘宋主表

天會五年

宗翰望

臣等奉詔伐宋屢克城邑繼至汴京閏月二十五日
克汴三十日宋主趙桓出城今月二日率其諸王百
官國人僧道望闕稽首跪上降表者稔惡弗悛自難
逃於天網得道多助孰敢抗於王師惟宋承八世之
承平恃百年之儲積內有甲兵之備外無邊境之虞

以其隔大海之遙未嘗通先朝之問太祖大聖皇帝
誕膺歷數肇造邦家彼邦乃密修浮海之勤懇致復
燕之請輒憑一介遂割兩京曾未立於歲時已遽忘
於恩造動搖我封部招納我叛亡皇帝陛下以生靈
為心擴乾坤之量但令理辨曲示含容迄無意於改
圖方以師而問罪信則倉皇而遜位桓惟哀泣以求
存議割三府之疆請復兩朝之好豈意我師甫退信
誓又渝茲益重於前愆累再煩於天討蓋憑成算以
底全功遂令繼世之君俱為亡國之虜威靈遐暢文

效

改入議類

軌大同臣等出分閭外之憂坐獲師中之吉躬齊五
伐不勞仗鉞於商郊仰祝萬年願郊奉觴於漢殿大
金弔伐錄

議追尊祖宗諡號表 天會十四年 宗 磐

伏以國家肇造區夏四征弗庭太祖武元皇帝受命
撥亂光啟大業太宗文烈皇帝繼志卒伐奮張皇威
原其積德累功所由來者遠矣皇帝陛下聖敬昭孝
光于前人深惟草創之初日不暇給追崇大典理若
有待爰詔公卿暨百執事講求所以報本尊統貴始

元

尚親者事體至重誠非疑聞虛說所得輕議臣等竊
考書傳所載有天下者皆立七廟三昭嚮明三穆北
向太祖東向有虞夏后皆祖顓頊殷之玄王周之后
稷禘所自出推以配天功大者建萬世而不祧親盡
者至四廟而迭毀歌舞發揚薦裸升降皆有常數著
為定規至于加上帝皇之稱是正祖宗之序漢魏以
來隋唐而上侈或不度務廣厥先陋則失中至貴其
近何以存至公之義貽百代之規且禮多為貴固前
籍之美談而德厚流光實本朝之先務伏惟皇九代

族

貝勒

祖廓君人之量挺御世之姿虞舜生馮遷于負海太
王避狄邑此岐山聖姥來歸天原肇發皇八代祖皇
七代祖承家襲慶裕後垂芳不求赫赫之名終大振
振之族皇六代祖徙居得吉播種是勤去暴露獲棟
宇之安釋負戴興車輿之利皇五代祖孳堇雄姿邁
世美略濟時成百里日辟之功戎車既飭著五教在
寬之訓人紀肇脩皇高祖太師質自天成德為民望
兼精騎射往無不摧始置官師歸者益眾皇曾祖太
師威靈震俗機警絕人雅善運籌未嘗矜甲臨敵愈

奮應變若神皇曾叔祖太師道宣知言智窮博識始
構經營之力卒成奄宅之勳皇曾叔祖太師機獨運
心公無私物四方聳動諸部歸懷德威兩隆風俗大
定皇伯祖太師友于盡愛國爾惟忠謀必罔愆舉無
不濟累代祖妣婦道警戒王業艱難俱殫內助之勞
實著始基之漸是宜采群臣之僉議酌故事以遵行
欵帝于郊稱天以謚謹按謚法布義行剛曰景主義
行德曰元保民者艾曰明溫柔聖善曰懿請上皇九
代祖尊謚曰景元皇帝廟號始祖妣曰明懿皇后中

和純備曰德道德純一曰思請上皇八代祖尊謚曰
德皇帝妣曰思皇后好和不爭曰安好廉自克曰節
請上皇七代祖尊謚曰安皇帝妣曰節皇后安民治
古曰定明德有勞曰昭尊賢讓善曰恭柔德好衆曰
靖請上皇六代祖尊謚曰定昭皇帝廟號獻祖妣曰
恭靖皇后愛民立政曰成辟土有德曰襄強毅執政
曰威慈仁和民曰順請上皇五代祖尊謚曰成
襄皇帝廟號昭祖妣曰威順皇后愛民好與曰惠辟
土兼國曰桓明德有勞曰昭執心決斷曰肅請上皇

高祖太師尊諡曰惠桓皇帝廟號景祖妣曰昭肅皇后大而化之曰聖剛德克純曰肅思慮深遠曰翼一德不懈曰簡請上皇曾祖太師尊諡曰聖肅皇帝廟號世祖妣曰翼簡皇后申情見貌曰穆博聞多能曰憲柔德好衆曰靜聖善周聞曰宣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諡曰穆憲皇帝廟號肅宗妣曰靜宣皇后慈愛忘勞曰孝執事有制曰平清白守節曰貞愛民好與曰惠請上皇曾叔祖太師尊諡曰孝平皇帝廟號穆宗妣曰貞惠皇后愛民長悌曰恭一德不懈曰簡夙

夜共事曰敬小心畏忌曰僖請上皇伯祖太師尊諡曰恭簡皇帝廟號康宗妣曰敬僖皇后仍請以始祖景元皇帝景祖惠桓皇帝世祖聖肅皇帝太祖武元皇帝太宗文烈皇帝為永永不祧之廟須廟室告成涓日備物奉上寶冊藏于天府施之罔極大金集禮
上聖尊號表 皇統元年 宗 幹
唐虞無能名其強名者聖作之迹天地有大美欲歸美者物生之常歷觀振古大有為之君必行當世不可曠之典布在方策烱如日星自非稱謂之安焉足

則

形容其德伏惟皇帝陛下繩其祖武簡在帝心躬勤
儉以倡九牧之風禁游惰以勸三農之作外則安集
勞來稍節于蒐畋內明恬澹冲虛勿親于聲色六年
于此一德惟新適洽奕世之承平具舉前王之濶略
鋪張文物藻飾聲明勅五典以示五惇正五行而為
五用代上古結繩之治造聖人合契之書蘊此沉幾
固有雷電之威斷發于宸翰豈得雲漢之昭回兼長
馳射之通材併作帝王之能事臂使西夏肘加東韓
北羌輸產土之良南越致祈天之請云云一視同仁

元

懷小民如赤子九功惟叙慶多稼于曾孫瑞物光庭
頌聲載路恭乃嚴恭率典寅畏求端道四時于玉燭
之和齊七政于璇璣之運謂親有德饗有道每躬恣
祀之儀而應以實不以文曲盡靈承之意所謂崇天
也玄功不宰神化自然卷而藏之則鼓萬物以和言
擴而充之則彌六合于無外仰公成理好其要不好
其詳司契無為同于道亦同于德所謂體道也而又
勿忘兢業益戒盈成有咨詢宿德之勞謙有體貌大
臣之殊敬觀書乙夜而緝熙靡懈于終初決事齋居

雖近習莫知其喜怒此敬事之欽也包五事以作哲
蹈三知之入微挾姦稔數者逆折于將形抱義服忠
者亟用如不及見日月照臨之博所照何窮雖鬼神
情狀之幽其情安遁茲辨物之明也銳于修完以正
百度而有典謨訓誥可舉之文隨所指顧克靖四方
是謂聰明睿知不殺之武幽深遠近其聖也無所不
通篤實輝光其德也有容乃大是以并包禹跡增廣
文聲周極皞皞之生民同濟熙熙之壽域聳于聞見
孰不揄揚乘乾元首作之初薦天子無窮之間臣等

不勝大願謹奉上尊號曰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
皇帝

大金集禮

增上太祖諡號表

皇統五年

宗弼

改入新類

元

伏觀詔書云臣等聞帝王之興法天興道惟天廣大
孰可測度取其色則謂之蒼天取其氣則謂之昊天
惟道玄妙孰可擬議以其陰陽不測名之曰神以其
生生不窮則名之曰易帝德王功巍巍蕩蕩其于難
名亦猶是也然國家典禮有不可已古之人曰君子
論譔其先祖之美而明著之後世故顯揚先祖所以

崇孝也惟聖人之德無以加于孝是以繼緒之君夙
宵惕厲念詒燕之聖謀揚丕天之大律必有典冊以
表謚號稱情為禮以時增加其來尚矣然歷代之論
互為異同或以從簡為師古或以增多為盡美惟禮
經所載聖人格言有其舉之莫敢或廢况前代謚號
既例有增多矯而從簡是為廢禮又自漢唐以來宮
室車服之制朝會燕饗之度好賜賞賚之數禮儀文
物之飾有增于古者多矣何獨于宗廟謚號而必欲
從簡哉尊號皇帝陛下紹隆祖服不忘聿脩遵崇孝

之至論采前王之令典乃詔百寮俾之詳議蓋欲推
尊應天廣運之丕圖揚厲闢國開基之大業臣等奉
詔踧踖懼無以仰稱聖孝敢以所聞稱述萬一恭惟
太祖武元皇帝聖德格天神功蓋古遵晦待時弔民
伐罪定萬全之策慷慨以誓師乘百勝之威談笑而
定亂所攻則下所取則獲激揚義烈撫懷降附運天
下于掌上攬英雄于彀中故圖書立制度慎刑罰明
爵賞知人善任使而賢能為之用是以化敵境為樂
土回亂國為平世其施設大畧規模宏遠與湯武比

考

隆過高光遠甚臣等謹集官共議稽考經史叅以諡法竊以道合于天靈承眷命謂之應乾肇啟皇圖傳序正統謂之興運剛健文明光被四表謂之昭德拯世利民底寧區夏謂之定功深思遠慮貫通周達謂之睿精義妙物應變無方謂之神恭敬端肅威而不猛謂之莊踐脩^至德丕承先志謂之孝貴賢親親慈民愛物謂之仁照臨四方獨見先識謂之明充實光輝廣被宏覆謂之大行道化民博施濟衆謂之聖肅將天威克定禍亂謂之武體仁長善尊無二上謂之

及下稱類

元舉此大綱庶幾髣髴摹寫叙述皆出強名將以對越在天之神贊成崇孝之美稽合廷議舉無異辭請增上尊諡曰太祖應乾興運昭德定功睿神莊孝仁明大聖武元皇帝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大金集禮

議增上祖宗諡號表

皇統五年

宗弼

伏惟御札^{云臣}等承命情懌敢不奉行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聖孝因心夙夜惟念既已躬上慶元宮冊寶又推原太祖皇帝聖意增崇列聖尊諡以發明重光之緒合于孔子所稱武王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

備

為孝之達敬具前代故事有宋之制備經諸儒講議最為詳悉其于廟諡未有天下者追諡至四字有天下者增至十四字載在史冊足為明據恭以列聖創業垂統以艱難勤儉保國子民積累百年迄成大業蓋與殷周之興無異其惇朴純質崇尚易簡則與羲軒同風勘定禍亂伐罪弔民無敵于天下則與湯武比德至于聖聖傳授誠實相付不以尊位為己私雖唐虞不能過既而天命不貳神人與能大寶終歸于正統此又比之唐虞尤為盡善是宜對揚宏休勒之

琬

元

元

琬琰以垂鴻猷于億世臣等謹按諡法叅以經典格言于已定諡號之上增加字數悉如故事始祖景元皇帝避地他邦聿來上國始以聖意斷訟邦人尊服至今為法宜增上諡曰懿憲景元皇帝取浸以光大曰懿創制垂法曰憲之意德皇帝生而神異隱德不曜宜增上諡曰淵穆玄德皇帝取沉潛用晦曰淵布德執義曰穆應真生神曰玄之意安皇帝龍潛修德恭默無為以厚子孫之福宜增上諡曰和靖慶安皇帝取不剛不柔曰和寬樂恭仁曰靖積善有餘曰慶

之意獻祖定昭皇帝始立室家漸成都邑鳩民化俗
悉本純儉宜增上諡曰純烈定昭皇帝取見素抱朴
曰純安民有功曰烈之意昭祖成襄皇帝率義為勇
耀武拓境好施不吝宜增上諡曰武惠成襄皇帝取
闢土拓境曰武愛民好與曰惠之意景祖惠桓皇帝
聖智英特肇基帝業土宇日廣宜增上諡曰英烈惠
桓皇帝取出類拔萃曰英聖功光大曰烈之意世祖
聖肅皇帝獨運神策盡平畔亂威無不加德無不懷
實始翦遼以興寶祚宜增上諡曰神武聖肅皇帝取

聖而不可知曰神克定禍亂曰武之意肅宗穆憲皇
帝思慮通達好謀能斷宜增上諡曰明睿穆憲皇帝
取獨見先識曰明思能作聖曰睿之意穆宗孝平皇
帝法令歸一恢大宏業盡服四十七部之衆宜增上
諡曰章順孝平皇帝取法度大明曰章慈和徧服曰
順之意康宗恭簡皇帝聿修至德克勝鄰敵宜增上
諡曰獻敏恭簡皇帝取聰明睿知曰獻應事有功曰
敏之意太宗文烈皇帝持志淵冲恭承太祖付託之
命乃位宸極內治外攘一遵先志功隆德普躋民仁

壽

元
元

善翼善傳聖歸于大公宜增上諡曰體元應運世德
昭功哲惠仁聖文烈皇帝法天行道曰體元歷數在
躬曰應運同文王之聿脩曰世德同武王之繼文曰
昭功知人曰昭安民曰惠為天下得人謂之仁博施
濟衆謂之聖徽宗景宣皇帝在太祖光有天下之時
位居元嫡推遜大寶黃屋非心誕育聖明儲祐無極
宜增上諡曰允恭克讓孝德克功祐聖景宣皇帝誠
敬不懈曰允恭推位不居曰克讓奉事太祖先意承
志曰孝德密贊謀謨道濟天下而人無能名曰克功

誕生聖嗣傳序正統曰祐聖已上廟號如故如當聖
意乞降旨有司備禮差官奏告應合行事件候奏告
禮畢檢舉施行 大金集禮

上世宗尊號表 大定五年

宗憲

雖有大能謙聖人之至德而歸美以報羣下之誠心
仰希從欲之仁薦至瀆尊之請恭惟紹開景命克享
靈心謳歌所歸歷數斯在思其艱圖其易勤于邦儉
于家廟祔其嚴每厚蒸嘗之薦陵園是奉時為省謁
之行楚子請盟貢復包茅之入尉它奉職使因白璧

而通文軌大同干戈不用且哀矜庶獄掄擇群材分
問俗之使以通下情行均賦之令以寬民力蝗螟不
害與沴氣以潛消黍稷惟馨告甫田之屢稔巍巍然
高百王之治跡疊疊乎嚮三代之休風如典冊有所
本崇在臣子豈還寧處夫膺帝命而履寶位是為應
天因民心而啟洪基是為興祚遠人來附綏之而已
乃脩德以尚文得不謂仁文乎王畧既宣服之而已
不窮兵而黷武得不謂義武乎本之以事無不通之
聖擴之以遠無不燭之明能廣前人之有聲寶曰天

子之至孝合茲衆美允矣公言臣等不勝大願謹固
請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文義武聖明至孝皇帝
大金集禮

再上世宗尊號表 大定五年 宗憲

函

函章屢貢宸聽未回雖聖心能以自儆在臣下有所
未安夫簡在上帝之心謂之應天紹復先王之業謂
之興祚仁以守位德以撫民無所不通非聖孰能與
此先之以愛夫孝何以加乎道備至明名非虛美臣
等不勝大願謹固加上尊號曰應天興祚仁德聖孝

改入類

通

至明皇帝大金集禮

增上睿宗諡號議大定三年 完顏元宜

伏奉勅旨睿宗皇帝尚多遺美令尚書省集百官五
品以上與禮官共議增上諡號者臣等聞道者以開
通濟物為用而本於無為然道曰希夷以表域中之
大天者以徧覆包容為功而歸于不宰然天名蒼昊
以彰群物之祖且帝王之興也體道之開通不露其
所以開道之妙法天之徧覆不顯其所以徧覆之神
巍巍浩浩固難于擬議推崇矣然自古伏羲神農舜

禹湯武皆當世尊其功德而稱之載在典籍固不誣
矣由是後代繼體之君能以孝治天下者爰念祖考
規摹宏遠則必有諡冊以光耀萬世其來尚矣若增
而廣之亦非溢美誠孝心欲報之罔極也可不務乎
聖明仁孝皇帝陛下永言來孝祇紹貽謀思所以顯
張對天之闕休揚厲無前之偉績者雖上尊諡未為
廣大乃詔百僚使之詳議臣等奉旨踧踖無以仰副
聖意敢以所聞稱頌萬一恭惟睿宗皇帝聰明仁信
恭肅端莊有聖德以昭先功有孫謀而燕翼子神威

不測廟畧無方而自恭行天罰于鑠王師則能討叛
柔服答四方徯蘇之望投戈講義息馬論道則能興
學校而重賢才脩禮樂而定制度為萬世太平之基
其王功帝德設施大畧如此臣等謹按百官共議稽
諸典禮參以諡法竊以濟哲欽明光宅天下謂之立
德溫慈和惠茂育羣生謂之顯仁長發其祥作邦作
對謂之啓聖燕及皇天歷數有歸謂之廣運脩治班
制經緯天地謂之文安民和衆克定禍亂謂之武一
德不懈謂之簡執心決斷謂之肅舉此大綱之髣髴

擬諸至德之形容雖皆出于強名庶永光于具美伏
請增上尊諡曰睿宗立德顯仁啟聖廣運文武簡肅

皇帝大金集禮

賀宋畫河請和表天會五年劉彥宗

我伐用張果獲師中之吉罪人斯得旋為道左之降
凡預見聞孰不呼舉竊惟有宋昔謂殊鄰始馳一介
而來請講兩朝之好推誠以待背德不恭乃父陰結
於平山既渝海上之約厥子不割我三鎮又愆城下
之盟迨惡貫之既盈蹈覆車而不戒聖算先定天兵

慶

載揚以蟻蟲蚊蚋之屯戰猛虎熊羆之士且天助者
順人助者信既弗履行雖城非不高池非不深詎能
固守彼衆狼狽而失據我軍奮躍以登陴夷門之火
始然汴河之水皆沸臣主無捐軀之所社稷有累卵
之危問使絡繹之求哀諸弟涕淚而拜叩申致畫河
之請敢逃削地之誅且能修臣子之極恭惟所命令
是用存朝廷之大體不即滅亡已招討叛之形又著
服柔之義金鼓一動威德兩全此蓋皇帝陛下旋乾
轉坤開日闢月逍遙游息而廣土以定拱揖指顧而

大事聿成巍巍我功高冠百王之上煌煌國步獨尊
六合之間臣叨處鼎司出提兵柄逢千年之會徒共
快於斯時奉萬年之觴恨阻陪於列辟大金弔伐錄

加上世宗尊號表大定十一年李石

帝王之典莫大乎承天臣子之心不忘于歸美蓋至
德答乾坤之貺宜貴名增日月之光伏惟云不釐耿
命廣闢皇圖寅畏嚴恭簡帝心而上應高明光大繩
祖武以勃興守位曰仁為政以德聖心通物之微隱
孝治廣民之儀刑迄用康年惟時懋敬憲唐虞之稽

秩

古監殷夏以從周由用天休肇稱郊祀祖廟社稷罔
不肅祗群神山川于茲望祀斷自緝熙之學敷為經
緯之章至若江淮來同海隅肆靖西旅之陪臣跋扈
詔始問而即誅朔幽之群醜逋逃兵一臨而得雋暴
禁亂止衆和民安四方無虞諸福畢至功德若茲民
臣何報惟有對揚于鉅典庶幾推謝于鴻恩臣等以
為禮無不敬之謂欽經緯天地之謂文所覆者大之
謂廣保大定功之謂武臣等不勝至願謹加上尊號
曰應天興祚欽文廣武仁德聖孝皇帝大金集禮

李石

加上世宗尊號第二表 大定十一年

天因人而聽順人則天亦勿違名者實之賓有實則
名其可已茲者群情之歸美以其偉蹟之無前抑而
未從悚然失措夫正心而誠意脩己以安人至於出
入起居罔不嚴恭寅畏謹四時而致孝享敬五事而
承天心此欽之實也仁義立廉恥張禮樂明法度著
建中和而為皇極求儒雅而闡大獻以來遠人以洽
四國此文之實也富有之謂大業德容以受丕基恢
然如乾道之包涵博哉如乾元之持載無此疆與爾

闡

界皆一視而同仁此廣之實也授神畧以折遐衡稽
 長道而屈群醜陟威懷之禹迹小綏定之唐功毛德
 頌乎止戈一戎昭乎除亂此武之實也實既如此名
 宜謂何伏望聖慈從人之願 大金集禮

加上世宗尊號第三表 大定十一年

南郊迎至以報天惟國家之熙事聖人備道而全美
 屬臣子之揚休從古已然故實且在伏望少忘冲挹
 俯賜矜從高拱穆清不受典冊答神祇之靈貺協臣
 庶之歡心 大金集禮

賀追尊皇考妣禮成表 天會十三年

聖子神孫膺期適駿烈考文母正名垂鴻為帝者之
 大榮宜臣哉之胥慶伏惟睿蘊生知愛敦終慕駒馳
 過隙嗟日月之不我留龍飛在天視富貴之無以樂
 欲報之德不忘于心故能尊其所尊可謂孝乎惟孝
 爰尊舊典仰奉徽稱亦既追王宜載隆于異數本為
 繼祖非謂顧其私親葬循周武以肆遷事比漢宣而
 更異駿奔清廟贊大禮以告成鷺集冊庭對宏休而
 歸美 大金集禮

請受尊號禮冊表 大定六年

頃奉制書誕揚徽號未崇冊典實鬱輿情今已四方
無虞百工允治節令調而五穀稔盜賊息而兆民安
咸謂天下適當斯旦伏願俯從忠悃昭受丕儀 大金

集禮

增上孝成皇帝諡號表 大定十八年

伏以唐虞而下方策所書其善政流風茂德大業靡
不揄揚于可久豈或湮墜而失傳庶幾見萬世無疆
之休固亦取百代常行之法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立

愛自親所以風四海揚功遵制所以定群心因正名
順事之宜協大公至正之誼 臣等竊以武靈皇帝作
其即位幾十五年時和歲豐遠安邇肅先時以河
西之地界諸齊人使之牧養而不能仰體朝廷分命之
意乃煩政重賦民不克堪肆命黜廢市不易塵兵不
血刃而又餘宋假息江淮王師薄伐無闕歲以其顛
哀請命乃加封冊歲時朝貢懋明臣禮以致獻歌儒
館偃伯靈臺至于軍旅大政親賢並用垂拱仰成威
儀可仰尊嚴若神淑立七廟尊事祖宗應侯順德致

治之隆班班可考臣等集百官共議稽諸典禮參以
 謚法夫受祖宗付託之重伊濯厥公如日之升如月
 之恒不曰宏基乎絀齊臣宋兵不復用四海混同不
 曰績武乎臨民端恪莊也恭而鮮言靖也協時肇禋
 孝也政立民安成也茲因節急用極推尊伏請增上
 尊謚曰宏基績武莊靖孝成皇帝大金集禮

奉安三聖御容羣臣賀表大定十九年

三后在天神遊雖邈一人忠孝廟寢是崇既新寶備
 之成載肅真儀之奉酒辰遷御浹宇均歡中祇適先

冊

良涓

考

猷緝熙茂集言念武元之成烈蓋遵聖肅之貽謀太
 宗守以文睿孝嗣其德慨瞻遺象增大原祠聳層觀
 之巍巍規模其麗仰睟容之穆穆精爽如存臣陪侍
 親祠獲觀緼禮孝悌之至遂能通諸神明祖考以安
 于是成其福祿大金集禮

立原王為皇太孫羣臣賀表大定廿六年

璿宮敷佑夙開甲觀之祥寶冊正名爰定春宮之位
 云載舉升儲之典式昭繼體之光肆嚴奉于宗祧保
 永安于社稷是謂立國家之本有以格神祇之歡少

海分流接瀛波而增潤前星續耀拱帝座以常明和
氣周被於九區厚福延及于群品臣等欣逢聖運幸
覩曠儀基緒有輝仰重離之^場射吉戩穀來備慶萬壽
之無疆 大金集禮

謝帶笏表

王寂

言綸迅召已驚不次之恩手版俄頒更辱非常之賜
式祇承于帝眷果悚動于朝班謝伏念臣去國五年
挈家萬里自謂永捐于溝壑豈期再造于闕庭重惜
殘年特加異數清談廢事肯將拄漫吏之頤老氣未

漫

書
奉

除猶足擊姦賊之齒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德以增新
人惟求舊世宗饗國臣常叨預于諫員顯考上仙臣
亦經營于葬事慚無服稱猥荷恩私臣敢不正以垂
紳盡而對命奉公竭力爰用贊于君前抗疏乞骸願
即還于陛下 拙軒集

夢賜帶笏上表稱謝覺而思之得其五六因補
其遺忘云 王寂

為貧而仕素慚四壁之空得寵若驚猥被萬錢之賜
撫躬知愧感泣何言伏念臣捕驪得鱗畫蛇成足嗟

為

當途之見嫉投絕徼以可憐蓋如容無蟠木之先甘
後來居積薪之上豈其衰朽有此遭逢丹赤捫心無
負孝先之經腹重黃奪目不堪沈約之詩腰茲蓋伏
遇皇帝陛下力援孤蹤甄收舊物念羣言交構擠臣
于不測之淵惟獨斷至公起臣于久廢之地哀其老
態獎以異恩臣敢不佩魚自警以不眠解貂無從于
羹飲垂紳畫策贊股肱庶事之康楮笏稱觴報岡陵
萬年之福 拙軒集

金文最卷十二

表

上章宗皇帝實錄表

趙秉文

臣秉文等言伏以唐虞之際有典謨茂彰洪烈文武
之政在方策迄為顯王自昔人君必存史籍既有其
豐隆顯懿之德亦賴夫溫醇深潤之文鋪張對天之
洪休揚厲光前之偉績然後事辭不苟聲實相當伏
以章宗皇帝聖敬日躋聰明時又光膺大業祇述先
猷稟大有為之資千古挺出行不忍人之政暮年有

鋪

金文最

壇

穀

成發廩粟以賑貧窮置外臺以審刑獄罷征歛于即日減租稅者累年敦勸農桑裁定制度孝承祖廟款謁大壇秩曠古之無文定國朝之大禮生徒徧學校冠蓋環橋門煥乎之文足以藻飾百度赫然之怒足以震疊萬方始以殷高之明鬼方肆伐終然宣后之烈淮夷來舒故得孽宋增幣以乞盟阻鞮革心而效順西服銀夏東撫辰韓歲時相望琛寶入貢由是蒸為瑞氣散為祥風神鳳來翔寶鼎出現野蠶成繭嘉谷旅生至于奎壁之文河洛之畫日月出矣光其不

敵
帙

亦難乎江漢濯之皜乎不可尚已尚却徽稱而不受愈彰聖德之難名二十年間鼓舞太和之治億萬世後光華博史之書况夫良將之遠籌賢相之婉畫所表忠臣節婦所舉異行茂才本兵輿賦之煩生齒版圖之數所宜具載以示方來欽惟皇帝陛下夤紹燕謀思光前烈謂信書之未畢恐遺美之不昭深詔儒臣詳為實錄徃在東海之際已抽中秘之書踵此編年俾之載筆屬典冊之未上值虜寇之不虞師旅繹騷篇秩散逸欽承聖訓復命編摩徧閱官滕曲加搜

以

章宗
薦奉

訪然而起居注有所未備行止錄有所未詳或摭
于案牘之餘或採拾于見聞之際載之行事誠咸五
于登三及此成書懼掛一而漏萬臣等所編成章宗
皇帝實錄一百卷并事目二十卷總計一百二十卷
繕寫了畢謹具進呈狀伏望聖慈曲垂省覽臣文章
曖昧學術空疎遺美不彰雖乏三長之妙直辭無愧
庶伸一得之愚

溢水集

上宣宗尊號表

趙秉文

率籲眾願祇荐鴻名奉綸命以未俞慮精誠之未至

備而

館

輒申前懇仰瀆宸嚴伏冀矜從以期得請臣聞乾坤
之量無得而形容日月之光不勞于繪畫其有功參
化育理謝名言應帝王之迹蓋出強名殫臣子之誠
又烏可已欽惟皇帝陛下天資英粹聖學緝熙宣列
聖之重光席太平之休運文物煥乎三代聲教浹乎
八荒爰自即位以來專以愛民為務置常平以備水
旱遣信使以勸農桑三讞之外也尚慮囚徒萬機之
餘則親覽章奏減樂府出宮女定律令正禮儀闢儒
館以崇文繪功臣而厲武恢土德以大中原之統緒

塞垣以杜外夷之虞所為經畧萬方彌綸百度大功
非止于數十聖德未究其毫釐是以德澤之流霧霽
雲蒸瑞應之至山湧水出神鳳翔于磁郡寶鼎出于
汾陰年穀屢登邊鄙不聳時雨赴感瑞雪應期天人
之際已交上下之望咸塞由是勲戚庶政文武具僚
緇素之流者艾之屬其願勦鴻稱者以億計而久曠
大典者踰十年尚虞庶政之闕遺復慮榮名之侈及
夫稽政道不若察衆望守謙德不若建大中况此皇
王之上儀祖宗之故事闕上儀而不舉皇上將有愧

薦

于前遵定制之已行祖宗亦有望于後使典禮而未
備豈臣鄰之敢安若夫淵懿冠倫宥密基命發育萬
物裁成兩間所以繼于天儲思穆清游以昭曠宵爾
神畧巍乎帝功所以法于道澤昭天泉恩及麇卵博
施濟衆視民如傷茲不曰仁乎雲漢天章金玉王度
藻飾萬物輶轄三光茲不曰文乎賞不間于賤疎罰
不阿于貴近其理財也取之有制其御戎也動而有
經茲不曰義乎不怒而威不殺而服天戈所指則克
渠授首皇威所殺則夷裔請臣茲不曰武乎窮理盡

震

凶

備

性無方可測謂之神極深研幾無所不通謂之聖至
明以照乎萬里之外大孝以寧乎七廟之神臣謹上
稽天心下察衆志謹與文武百僚懃懃懇懇不勝大
願固請上尊號云伏望陛下曲回淵聽俯察輿情爰
及陽春昭受顯號命禮官而諏日詔儒者以刺經叅
二帝以為三襲六經而為七編金刻玉坐膺備物之
儀拊石鳴鐘大講中天之禮四方來賀萬壽無疆臣
無任云云 滄水集

禘禮慶成表

趙秉文

備

親祠祖廟有嚴裸獻之儀上順天陽益定尊卑之義
禮行一日風動四方欽惟御衆以寬奉先思孝吉蠲
近日欵謁大宮戒嚴之際則風雨順從將事之夜則
月星明朗祖考昭假福祿來宜惟熙事之備成實太
平之高致臣預瞻隆禮祇侍齋祠神其格思昭一人
之有慶君曰卜爾酢萬壽之無疆 滄水集

賀立皇太子表

趙秉文

繼體承祧尤重元良之寄立嫡以長式符公器之歸
華夏宅心天人同慶欽惟茂隆聖德誕受丕基深維

永圖早定大本重明麗正繼照則益取諸離一索得
男主器者故受之震上以隆廟社無疆之福下以係
臣民咸戴之恩羽翼已成豈藉商山之皓謳訶攸屬
益知子啓之賢臣等久沐天恩預聞國慶雞鳴問寢
賡謌三善之休虎拜颺言仰祝萬年之壽
溢水集

統軍謝免罪表

趙秉文

誤軍期者無赦邦有常刑忘人罪而責成君之大德
已捐前愆仍玷新恩中謝臣聞王者使臣功不如過
人臣報國死不顧生要之能至于成功可以麤償于

敵

宿負一昨臣分屯西道俾扞北陲麤置營屯稍增塹
壘皆本授之成筭固無取于瑣才朝廷察臣小心寄
臣大任委之以精兵之地授之以專對之權庶知虜
情預為邊備而臣才微責重識暗慮輕誘未識于楚
羸敵妄言于邾小遂闕儲胥之備尚遺宵旰之憂大
則置之典刑小則削其仕籍國曰可殺臣猶自知豈
意隆恩曲全微命枯骨復肉寄面何顏尚且慮臣以
輕敵損威憫臣以積憂致斃謂臣智雖失料心則無
他盡棄前瑕許圖後効激昂有地奮躍呼天此蓋伏

沫

遇皇帝陛下燭物以明及人以德忘曹沫三敗之辱
要孟明一戰之功遂致罪囚復塵任使臣敢不洗心
知悔畢志改圖再三經畫之籌庶俾帷幄萬一生成
之賜少答乾坤不勝激切之至

滄水集

平章謝撫諭表

趙秉文

外虞肆靖方深重慎之懷中使俯臨俄示撫存之渥
人微任重寵與愧并如臣者素乏壯猷濫膺闡寄才
雖無取心則靡皇欽惟皇帝陛下內恕及人至明燭
物憫河南之積暑知臣下之微勞臣敢不益勵懦衷

獲

仰酬睿澤王事靡盬敢懷蒸溥之憂天威所臨即遂
凱還之樂

滄水集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趙秉文

八月其獲適當講事之秋三歲乃巡尤見重民之意
動惟時順樂與民同欽惟深畧緯文睿謀經遠脩已
以安百姓正家而御萬邦王業所基必本關雎之化
朝廷既治乃講駟虞之田妾等留侍掖廷阻趨行闕
女工載績望虞舜之裳衣聖壽無疆期周王之福祿

滄水集

車駕幸慶寧宮皇妃起居表

趙秉文

王時以閏方欣萬寶之成出狩于田猶俟三農之隙
豫順以動益悅無疆欽惟皇帝陛下乾坤其仁金玉
其度駕言出狩車既攻而馬既同無已太康民不勞
而國不費屬霜秋之戒候與聖體以御宜妾等留侍
中閨阻朝外闕羽旄有美想聞百姓之歡弓鞬興祥
更上多男之祝

溢水集

百官起居表

趙秉文

民狎于野方農務之告成時邁其邦象天威而講武

鞬

雁

薦

飛

似應作非

翠華所駐和氣交形欽惟駿惠先猷動遵古制俎豆
舉三驅之禮羽旄形百姓之歡豈徒獲赤鴈以作歌
荐之郊廟庶幾得非熊而應卜福夫邦家臣等祇奉
綸言叨釐省務賡汾水秋風之作阻預羣官頌南山
天保之詩願言萬壽

溢水集

賀閏月表

趙秉文

五年再閏雖云王者之居門一歲三田皆于農隙以
講事禮昭大統歡溢綿區欽惟適奢儉之中參文武
之用交物有則視民如傷世已治而戒事之無虞歲

已登而慮民之不給猶謹治兵之教載為省斂之行
飲是太和錫之純嘏臣等祇膺綸命留玷中臺即雲
氣以望蓬萊一心徒切祝泰元之授神筴萬壽無疆
溢水集

樞密左丞授平章政事謝表

趙秉文

陳力不能方虞罪責捫心何有遽及寵光聞命若驚
以榮為懼中謝臣伏聞典冊所載謂天官不可假人
祖宗以來示宰相不可專用舊或以內親于百姓而
外撫于四夷有非其人不付以事如臣者斗筭小器

樗櫟散材偶塵科第之微遂忝縉紳之列亦嘗忝中
書之政叨左轄之司徒累明恩無補國論天寶鑒此
臣猶知之偶邊隅少警之初乃臣子効節之日當先
行列况忝丞疑左右樞省者四年來徃東西之兩地
賴神謀之經畧底外裔之服降敢叨天功以私臣力
伏惟陛下憫臣以簪履之舊矜臣以犬馬之勞謂雖
無術以補天或可因人而成事綸言下逮中使俯臨
官超四階爵躋一品人微寵厚祿重身輕欲上章引
避則慮瀆聽聞欲奉命馳驅則實懷慚懼臣之進退

惶

交集兢榮意明聖之遠圖以羈縻之新附欲壓以重
臣之勢敢懷乎小已之私敢不益勵初心誓圖後効
天威不遠實臨過厚之誠聖德難酬仰祝無疆之壽
溢水集

平

飭

元章授左副元帥謝表

趙秉文

歌六月飾戎車利執言于醜虜作三軍謀元帥誤置
貳于庸虛聞命若驚撫心知愧中謝臣聞兵應者勝
豈得已而後興師出無名彼不亡而何待過勞聖慮
臨遣將臣如臣者朴以少文懦而不武雖幸平鼠竊

奉

之寇而愧匪鷹揚之材奉命以來以榮為懼然士氣
已吞于吳會而天誅未即于淮夷敢意兵符重忝聞
寄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功超將將道顯威威任事而
必以誠與人而不求備授之成筭折此遐衝遂致非
才亦叨重責仍且頒金而佐費錫藥以扶衰臣敢不
佩賜孔懷味珍知戒享士廣分甘之惠勞師體止渴
之仁是以似之敢後西平之子不遑寧止尚寬南顧
之憂溢水集

賜宣慰夫人葬賻贈龍腦水銀錦段謝表

鍾水榮

伏以義不顧私既鑿凶門而出恩猶逮室更迂卹典
之華死况于生感深以泣中謝伏以君父之託受賑
啟行伉儷之恩從宜可貶方深國慮何以家為臣素
乏將才叨承閫寄寵踰其分釁鐘厥家仰累明恩俾
光私室錫龍衣以為葬斂之具飾錦綺以為賻贈之
資數極哀勞恩深寃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冠冕至
德體貌羣臣施恩于既往之魂垂德于不報之所遂
令朽骨亦沾餘榮兒姪至于誓心犬馬猶知懷惠歿

趙秉文

鋪干

而有識應結草以知歸生者可知至蓋棺而後已一
心莫展萬壽無疆溢水集

平章左副元帥謝宣諭賜馬鈔具兔鷓匹段藥

物表

趙秉文

小醜亂常致于天討偏師壓境屢奏膚功豈料庸疎
猥承褒寵中謝伏以薄伐荆楚鋪敦淮濟來旬來宣
增六軍之氣不留不處成三務之功以至提虎旅之
三千破島夷之數萬孤城擒布異域獲嘉敢叨天功
以為臣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仁心惻怛詔旨溫淳

奉

癯老為之聳觀武夫至于感泣人百其勇士一乃心
縱其前禽執此醜虜捷無虛日賞不踰時撫戰士之
勤勞優將臣之寵錫遂令眷渥曲被微躬佩刀非斷
割之才解帶乏羈縻之術徒復驅馳聖策衣被天光
奉命靡皇味珍知愧臣敢不據鞍忘老執轡請行載
惟筐篚之恩莫非民力尚謹藥石之戒恐累主知不
矜小捷之易成庶集大功而圖報

淦水集

謝宣諭生擒賊將田俊邁表

趙秉文

凶渠生致頓收一戰之功中使俯臨過沐九重之諭

器

寵光曲被感愧交并中謝臣聞周王訶六月之師殷
高美三年之克豈有偏將成師而出醜虜望風而奔
捷以至三一皆當百雖未馘孫權之首已能俘孟獲
之降從古罕聞于今為烈此皆一人授算諸將協心
謀不遺長臣于何有欽惟皇帝陛下沉幾獨運羣策
兼收慮小之易盈戒成功之難保臣敢不銘心聖訓
畢志事機草木知威已振先聲之氣蜂蠆有毒更深
慮勝之懷

淦水集

謝宣諭破壽蔡州賊賜玉靶劍玉荷蓮盞一隻

金一百兩內府緞一十疋表

趙秉文

邊將奮揚屢騰捷奏聖恩重叠猥及非才功非蕭規
寵慙隗始中謝臣聞一勝一負兵家之常萬舉萬全
聖人所獨方大統終歸於混合肆小寇適為之驅馳
蠢爾蠻荒于茲天討迨皇威之既振底賊壘之無堅
有俘其兇有馘其首釋圍城而復固絕歸路以幾殲
其餘傷弓之鳥不待弦之張破竹之威可迎刃而解
殆將亘海以有截豈止渡江而若飛茲蓋伏遇皇帝
陛下出內府之珍輟尚方之品賜之惟服食器用寵

治

其守城郭封疆藥武自知何臣力之有也去病不敗
亦天幸之致然如臣者素乏壯猷叨塵闥寄帶其搨
具有愧漢官之儀酌彼金壘徒忝周行之置殆速在
梁之刺終非躍治之才欽惟皇帝陛下干戈省躬衣
裳在筭賤和氏之璧所寶惟賢捐陳平之資所圖者
大遂令異數曲被微軀臣敢不顧影知慙飭躬自勵
種德誓同于美玉許身願比于南金是以似之雖未
對前人之烈文之教也敢對揚天子之功溢水集

丞相謝過表

趙秉文

錫

庶

怪神不語諒天道之匪謔信偽難明亦人言之可察
 咎將誰執臣猶自知中謝伏以甲觀儲祥甘泉錫羨
 茲為社稷之大計豈矇臣子之至情而臣等易動浮
 言輟為膚奏度幾崑崙之賤或叶唐兒之微豈謂以
 憑虛之言冀無妄之福罪之大者天可欺乎欽惟陛
 下開日月之明廓乾坤之德謂臣過在輕信察臣心
 則匪他赦其智識之不明復以訓辭而諄諭臣敢不
 洗心加厲捫舌知非報國無功但抑壽張之患事君
 有義益堅畏慎之誠淦水集

平章乞致仕表

趙秉文

恩厚身輕莫有涓埃之報効力微任重豈逃天地之
 鑒臨恐貽覆餗之羞輒有避賢之請中謝臣聞忠臣
 不敢受無功之賞明君不能畜無用之臣然後朝議
 俞諧天工無曠如臣者斗筭小器樗櫟散材早際休
 明偶塵任使適邊隅之少驚備行列以居前仰賴聖
 慈苟逃罪責既委之要衝而獨當一面復預于帥閫
 而總統諸軍屬聖主之嗣圖尚賊臣之稽戮但知除
 君側之惡不敢避天威之誅豈意罪不汝瑕寵踰所

警

望口進貳樞之重與聞政事之煩內無張華經國之
謀外無營平破賊之計在承平之日不敢冒居況多
難之時豈能有補加以門膺世爵子尚主姻在君恩
更何以加而臣才僅止于此豈微軀之敢愛慮賢路
之久妨伏望皇帝陛下廓日月之明回雨露之施別
求俊異俾就退閑使臣無居寵之嫌得安常分而國
有得賢之助早致太平

滄水集

左叅政乞致仕表

趙秉文

世屬艱虞必得非常之佐運遭明聖豈私無用之臣

輒瀝危誠仰干淵聽

中謝

伏念臣性惟朴魯材本下

中素好道家之言本乏時才之用偶塵任使無補消
埃當聖皇嗣位之初正國家有事之日不圖庸瑣獲
玷選掄委之以機務之煩加之以師旅之重王衍清
談而本非經國房琯虛譽而素不知兵在承平猶可
冒居而多難將何有補豈但人言之可畏實于賢路
以恐妨况從改歲以來已及懸車之際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投閑置散乃分之宜豈可徒戀明恩久叨重
任伏願皇帝陛下隆天地之私廓日月之明憫臣以

才不逮人固非飾讓許臣以老當致政實不違安庶
寬罪戾之憂以畢始終之賜全歸為幸得請是期
水集

宰相為蝗生乞罪表

趙秉文

陰陽佐理濫居承弼之司蝗旱為灾深負燮調之責
兢惶失措踈踏靡安伏念臣等以斗筭之材膺棟梁
之任外不能鎮四夷而撫百姓內不能調元氣而率
羣臣徒累明恩叨承重寄以致旱暵為虐貽當佇之
憂螟螣繼生為下民之害歲一不熟罪將安歸方聖

丞

主建中興之功而臣等蹈素餐之責位苟冒處人其
謂何伏願皇帝陛下憫臣以無功而自慚察臣以有
罪而自効別求俊異許就退閑庶可下弭謗言上消
沴氣則致天工之不曠亦足為榮但令賢路以無妨
猶云有補
溢水集

擬賀登寶位表

正大元年奉
都堂鈞旨作

元好問

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
凡在照臨舉深慶忭中謝竊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
子處人倫之先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光宅天

深

下丕冒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倫擬先皇帝摠持權柄
宏濟艱難安強成道德之威信順得天人之助大功
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弟通于神明忠厚
及于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獄訟謳歌皆曰
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三后在天更無遺恨
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于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
美豈容于他日風雲嘉會日月中興臣等夙被生成
重叨際會接千歲之統既欣歷數之有歸上萬年之
觴行慶版圖之盡復遺山集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正大元年奉
都堂鈞旨作

元好問

憲府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謀帥遽膺制勝之求
拊陋質以何堪對寵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祿過量
忠臣耻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物勝于
權則衡為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于顛臣雖至愚敢
忘斯義伏念臣智靈弗競器蘊尤踈初無落落過人
之材徒有區區自信之志荐更中外無補事功竊憂
大譴之方來敢謂異恩之橫被而况樞極通帝位之

紀宥府嚴師律之謀周設六官司馬聯于冢宰漢分
三府太尉列于中台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
爪牙之任人歌宣后豈無吉甫之憲邦天啟高皇宜
得留侯而籌幄顧以非才而叨據在于公議而謂何
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至明博照察臣心之有愧
憫臣力之弗勝追還誤恩妙簡良輔退而勞力足昭
名器之至公因是得人旋致朝廷之增重遺山集

遼主降表

臣耶律延禧言今月十八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府

奉

差蕭愈等賫到文字該准奉詔旨招諭者伏念臣祖
宗開先順天人而建業子孫傳嗣預功德以守成家
有大遼權持正統拓土周數萬里享國餘二百年從
古以來未之或有迨臣纂紹即以云為恃太平既久
之時隳累代常行之法寔行侮易先忤交和輒無名
以行兵望有捷而張勢曲直既顯勝負自分雖黷武
之再三曾敗績之非一徃馳信使永講前歡特蒙天
地之恩許結弟兄之睦臣更為眩惑弗克遵依以是
再引戈矛重尋釁隙民神共怒智力俱窮寶命既歸

奉

神器難守宗廟傾覆甘承去國之羞骨肉見俘獨作
逃生之虜非天時之未識緣已罪之尤深宣諭幸聞
宸恩得浹臣自知咎惡猶積兢惶伏念皇帝陛下念
上世之舊懽恕愚臣之前過許奉先人之祀留為亡
國之餘則百姓蒙再造之恩一族感聚居之義謹與
見在從官望闕俟罪 大金弔伐錄

遼主謝免罪表

臣延禧言四月八日賫到詔書一道特免臣罪及撫
諭仍與西南西北兩路都統勃極烈同朝見者豈不

自知合被罪盈之責將何以報特蒙望外之恩欣幸
越常兢惶失次伏惟皇帝陛下仁洽萬物道配二儀
猶推不忍之心靡追既往之咎溫頌天語秩振德音
俾底安全特寬罪戾非一身甚幸免武湯問罪之威
抑舉族矜全荷唐虞好生之德今專俟都統孛極赴
闕同行次 大金弔伐錄

金吾案北盟會編引亡遼遺錄載
天祚降表與此迥異附錄于後

遼國降臣耶律延禧謹伏斧鉞躬詣大金國俯伏待
罪臣聞人不患其勇患其為暴也伏念臣祖宗創二

金吾案北盟會編引亡遼遺錄載
天祚降表與此迥異附錄于後

蜂

百年之基承天統位繼子傳孫郊祀上帝內外懽慶
豈意微臣骨寒命薄無德可褒不能當此夙夜惶駭
罔知過咎冒犯忌諱若曉霜而遇烈日扁舟而遭怒
濤罪惡競興譖辭蜂起致茲慚德激揚聖怒轉加兵
師憂驚之極如坐炭湯蓋聞枳道之放荷蒙記恤况
若新安之歎例無受辜念漢皇之仁恩誕敷霈澤誚
項羽之過惡奚免終傷臣所懇者乞諧枳道之留免
效新安之禍戰慄之至仰干聰聽昧死謹言

遼主謝封海濱王表

臣延禧言今月七日伏蒙聖慈特賜詔書一道降封
臣為海濱王者罪當不免誠天下之公言恩及有加
見聖人之全度事來望外喜見憂中伏念臣粵自祖
宗肇有社稷山河固國開數萬里之提封功德浹民
享二百年之福祿迨臣繼統之後昧於守成之難矜
得太平作為多罪先絕鄰好輒造釁端遂出無名之
師果為有德者勝未更十載併失五都左右以之離
心中外以之解體漸及窘迫旋至播遷命寶已歸神
器安在朝夕莫保骨肉見離伶俚傳一身淒苦萬狀昔

兵連怨結幾年忤先帝之心今勢盡力窮何計逃吾
君之手伏承皇帝陛下具依遺旨明諭聖言許臣不
死之恩恕臣既往之咎故當道聽是即歸懷今則先
廟告成中宸賜見凌兢失魄慚汗何顏即加斧鉞之
誅正為當罪如投魑魅之處非不甘心豈期遽易刑
章曲從禮典所幸得全性命敢希天上之恩何期不
伍公侯更賜日中之號此蓋皇帝陛下大明偏照至
德兼容取亂侮亡仗殷周之義繼絕興滅推唐虞之
仁以致此身得承先祀倘九廟之靈不昧潛亦知恩

况百口之屬更生何忘報德

大金弔伐錄

宋主降表

臣桓言伏以今月二十五日大兵登城出郊謝罪者
長驅萬里遠勤問罪之師全庇一宗仰戴隆寬之德
感深念咎俯極危哀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猥以眇
躬奉承大統惜不更事濟以學非昧於知人動成過
舉重煩元帥來攻陋邦三里之城已失藩維之守九
廟之祀當成煨燼之餘不圖深仁曲假殘息茲蓋伏
遇伯大金皇帝乾坤之德甚博日月之照無私不怒

奉

之威既追踪於湯武好生之德且儼美於唐虞弗念
一夫之辜特全萬人之命宇宙載肅宗社獲安文軌
既同永託保存之惠雲天在望徒深嚮往之誠無任
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奉表稱謝以聞臣桓誠惶
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金弔
伐錄

宋主降表係令改定

臣桓言背恩致討遠煩汗馬之勞請命求哀敢廢牽
羊之禮仰祈蠲貸俯切凌兢臣桓誠惶誠懼頓首頓

版

首竊以契丹為鄰爰構百年之好大金闢國更圖萬
世之權航使旌絕海嶠之遙求故地割燕雲之境太
祖大聖皇帝特垂大造許復舊疆未閱歲時已渝信
誓方獲板圖於折木遽連陰賊於平山結構大臣邀
回戶口雖違恩義尚貸罪愆但追索其人民猶夸大
其土地致煩帥府遠抵都畿上皇引咎以播遷微臣
因時而受禪懼孤城之失守割三府以求和屢致哀
鳴亟蒙矜許官軍纔退信誓又渝密諭土人堅守不
下分遣兵將救援為名復構結於使人見包藏之異

意遂勞再伐並興問罪之師又議畫河實作疑兵之計果難逃於英察卒自取于交攻尚復嬰城豈非拒命怒極將士齊登三里之城禍延祖宗將隳七廟之祀已蠲銜璧之舉更叨受館之恩自知獲罪之深敢有求生之理伏惟皇帝陛下誕膺駿命紹履鴻圖不殺之仁既追蹤於湯武好生之德終儷美於唐虞所望惠顧大聖肇造之恩庶以保全弊宗不絕之緒雖死無辜受賜亦多道理且修莫致籲天之請精誠所格徒深就日之恩謹與叔燕王侯越王偲弟鄆王楷

奉

奉

景王杞祈王模莘王植徐王棣沂王栲和王棡及宰相百僚舉國士民僧道耆壽軍人奉表出郊望闕待罪以聞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天會四年十二月日大宋皇帝臣趙桓上表大金弔伐錄

昏德公謝賜婚內族表天會七年

臣佶伏奉宣命召臣女六人賜內族為婦具表稱謝伏蒙聖恩賜敕書獎諭者仰勤睿眷曲念孤蹤察流寓之可憐俾宗藩之可托伏念臣棲遲一已黽勉四遷顧齒髮以俱衰指川途而正邈獲居內地罔間流

言得攀若木之枝少慰桑榆之景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擴二儀之量孚羣有之私因獨夫所守於偷安辨衆情免涉於疑似臣敢不誓堅晚節力報深恩儻伏臘稍至於蕭條賴葭莩必濟乎窘乏尚祈鴻造俯鑒丹衷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大金弔伐錄

昏德公謝賜幣帛酒果及許諸女相見表

天恩下逮已失秋風之寒父子相歡頓覺春光之暖遽沐絲綸之厚仍蒙縑纒之頒感涕何言驚惶無地竊以臣舉家萬指流寓三年每憂餬口之難忽有聯

親之喜方虞季子之敝誰憐范叔之寒既冒寵榮愈加驚悸此蓋皇帝陛下唐仁及物舜孝臨人故此冥頑曲蒙保衛天階咫尺無緣一望於清光短艇飄颻自此面瞻於魏闕

大金弔伐錄

昏德公奏赴鵲里改路安置表

臣信言伏蒙宣命差官館伴臣赴鵲里改路安置於今月二日到彼居住者曲照煩言止從近徙仍敦姻好尚賜深憐大造難酬撫躬知幸竊念臣舉家萬指流寓連年自惟譴咎之深當務省循之效神明可質

詎敢及於匪圖天地無私遂得安於愚分驚濤千里
顛躓百端幸復保於桑榆僅免葬於魚鱉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垂邱山之厚德擴日月之大明非風波而
可移亦浸潤而不受回瞻象闕拜沃澤以馳心仰戴
龍光感孤情而出涕

大金弔伐錄

重昏侯謝賜幣帛酒果及許諸女相見表

暫留內殿忽奉王言特許手足之相歡更被縑網之
厚賜喜驚交至恩旨非常伏念臣稟性冥頑賦資忠
實負邱山之罪天意曲全聯瓜葛之親聖恩隆大方

奉

念無衣之卒歲遽欣挾纊之如春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內恕及人勞謙損已雖天地有無私之覆載而父
母有至誠之愛憐念報德之何時懷此心而未已大
金弔伐錄

宋國誓表

皇統三年

臣構言今來畫疆合以淮水中流為界西有唐鄧州
割屬上國自鄧州西四十里并南四十里為界屬鄧
州其四十里外並西南盡屬光化軍為敝邑沿邊州
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世子孫謹世臣節每年皇

守

帝生辰并元旦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二十五萬
兩匹自壬戌年為首每春季差人般送至泗州交納
自來流移在南之人經官陳說願自歸者更不禁止
上國之於敝邑亦乞並用此約有渝此盟明神是殛
墜命亡氏陪其國家臣今既進誓表伏望上國蚤降
誓詔庶使敝邑永有憑焉 金史宗弼傳參宇文虛中
傳

夏國誓表

天會二年

臣乾順言今月十五日西南西北兩路都統遣左諫

奉

之制及賜誓詔將來或
有不虞交相救援者臣
與遼國

今

議大夫王介儒等齎牒奉宣若夏國追悔前非捕送
遼主立盟上表仍依遼國世通姻契名係藩臣輒為
援以啟端曾犯威而結釁既速違天之咎果罹敗績
之憂蒙降德音以寬前罪仍賜土地用廣藩籬載惟
含垢之恩常切戴天之望自今以後凡於歲時朝賀
貢進表章使人往復等事一切永依臣事遼國舊例
其契丹昏主今不在臣境至如奔竄到此不復存泊
即當執獻若大朝知其所在以兵追捕無敢為地及
依前援助其或徵兵即當依應至如殊方異域朝覲

天闕合經當國道路亦不阻節以上所敘數事臣誓
固此誠傳嗣不變苟或有渝天地鑒察神明殛之禍
及子孫不克享國

金史

夏國賀正表

斗柄建寅當帝歷更新之旦葭灰飛管屬皇圖正始
之辰四序推先一人履慶恭惟化流中外德被邇遐
方熙律之載揚應令候而布惠克凝神于突與務行
政于要荒四表無虞羣黎至治爰鳳閣屆春之早協
龍廷展賀之初百辟稱觴用盡輸誠之意萬邦薦祉

突

克堅獻歲之心臣無任云云大使武功郎沒細好德
副使宣德郎季膺等齋表詣闕以聞

松漠紀聞

高麗賀正表

帝出乎震方當遂三陽之生王次於春所以大一統
之始履疇之內懽慶皆均恭惟中孚應天大有得位
所過者化閱眾甫以常新不怒而威觀庶邦之率服
茂對佳辰之復備膺諸福之休臣幸遘昌期遠居外
服上千萬壽曾莫預于臚傳同億兆人心但竊深于
善祝云云使朝散大夫衛尉少卿輕車都尉賜紫金

歲

奉

魚袋李仲衍奉表稱賀以聞

松漢紀聞

渤海賀正表

三陽應律載肇於歲華萬壽稱觴欣逢於元會恭惟受天之祐如日之升布治惟新順夏時而謹始卜年方永邁周歷以垂休臣幸際明昌良深忭頌遠馳信幣用申祝聖之誠仰冀清躬茂集履端之慶

松漢紀

聞

郭藥師降表

郭藥師

天會四年正月相時而動動止固未之有常順天者

奉

存存亡寧可以不察事屬已定人難執迷伏惟皇帝陛下祇奉先猷紹隆正統皇天所以假手而誅亂生民所以延頸而俟蘇臣等素提一旅一師旋屬百六之運自秦首之指伐洎文后之擅權政教皆失其紀綱恩威不行於咫尺十家欲叛者八九一日將死者再三在亡遼無可事之君顧大金有難歸之路故率萬兵而附漢然嘗三載以撫燕宋主載嘉秦官是復祇念感一食之惠尚思殞七尺之軀故窮捍禦之勞庶圖報答之效戰卒既寡餘力何施矧知上帝之是

依敢思困獸之猶鬪豈一身之是惜念百姓之無辜
頃者東徂雖曾雷震之敢犯今焉北面尚期天地之
有容臣等謹以全燕文武官事將校并馬步甲兵十
萬及係官斛粟錢帛諸物等謹陳表上進以聞大金
弔伐錄

封曹王謝表

劉豫

禮成大冊澤霈普天特列晉其封階不遐遺於舊物
望闕拜命闔門感恩臣豫誠懼誠忤頓首頓首伏念
臣昔仕季朝粗歷要官昧方枘圓鑿之理竭徒薪曲

備

突之忠項氏將亡一范增而不用周家既勝致箕子
之來歸試有微能爰升大位辭不獲已報將若何承
積年殘毀有餘凡百事艱難已極闢寇賊以置朝市
披荆棘而勸耕桑應機投隙以傾挫敵鋒損已使人
以招集散徙忘寢忘食必躬必親培廣業以惟勤庶
大恩之不玷俄知廢罷之議愈堅措畫之心要先時
成務于斯邦覬後日受知于上國至聞混一之意不
待再三之言即隨使人徃受宣命素所祇備復何遲
疑八年辛苦以經營兩手懼忻而分付帝號若釋重

捧

奉

參

負王爵尤感鴻恩自得清閑而北來未嘗徘徊而南望久安僻地忽被改封洎擲讀于訓詞若躬聽于御語温其如玉煖然自春星斗輝輝麗窈然之天道典謨渾渾顯大哉之王言微軫爨下之焦桐青黃溝中之斷木先生懸磬之室榮長設羅之門茲益伏遇皇帝陛下德奉三無澤均九有敬職百辟之享獨觀萬化之原有功而必見知無罪而常善赦遂令窮悴得與褒嘉臣敢不守靖致虛安時處順何以效涓埃之報惟不為名器之羞

北盟會編考大金弔伐錄

金文最卷十三

奏疏

上尊號疏 收國二年

太宗

自遼主失道奉天伐罪數摧大敵克定諸路功德之隆亘古未有敢上尊號為大聖皇帝

大金集禮

請毀宋故都山陵疏

章宗

臣聞南宗久為敵怨嘗懷覬覦南京宋之故都應有形迹惟宜燔毀如洛陽宋之丘陵何必嘗遣衛護若二廢處則杜絕殘宋之請如每遣奉使入國宋朝射

邱

往往不勝有損國威今後使人射射乞加罪決取旨

北盟會編 請答親王及一品宗室拜疏 大定二年

宣孝太子

按禮文親王并一品宗室皆北面拜服臣但答揖而已雖曰尊宗子而在長幼悖叙之間誠所未安當時遽蒙頒降未獲謙讓明日元正有司將舉此禮伏望聖慈許臣答拜庶敦親親友愛之義

金史

○ 請削去明肅帝號疏 大定廿二年

匡神

宣孝太子

海陵庶人昔相閔宗無匡救之益廼伺其間隙肆行大逆盜據器十有二年罪惡貫盈天所勦絕其父明肅豈可使之猶竊帝尊之名仰惟祖宗之神靈在天而其子海陵親弑太祖之世嫡閔宗且屠滅太宗之孫靡有子遺若明肅之有知未必以其偽號為榮海陵既正大逆之罪義當緣坐况于封爵今猶有其帝號者不過以明肅勲親之故且其已死不與於海陵之亂故特忍而存之莫若重宗廟尊朝之以正上下

廷

段双行小注

煬 閒

名分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封庶乎宗廟朝廷之禮
一舉而兩得大金集禮

金吾案金史載皇太子表與此畧異想經修史
者修飾附錄於後

追維熙宗世嫡統緒海陵無道試帝自立崇正昭穆
削其煬王俾齒庶人之列瘞之間曠不封不樹既已
申大義而明至公矣海陵追崇其親逆配於廟今海
陵既廢為庶人而明肅猶竊帝尊之名列廟祧之數
海陵大逆正名定罪明肅亦當緣坐是時明肅已殂

例

不與於亂臣以為當削去明肅帝號止從舊爵或從
太祖諸王有功烈加以官封明詔中外俾知大義

○ 諫索女直逃入高麗戶口疏天會六年

完顏勗

樂 惠

臣聞德莫大於樂天仁莫先于惠下所索戶口皆前

世姦兇叛亡烏蠢訛謨罕阿海阿合束之緒裔先世

綏懷四境尚未賓服自先君與高麗通聞我將大因

謂本自同出稍稍款附高麗既不聽許遂生邊釁回

致交兵久方連和蓋三十年當時壯者今皆物故子

因

金史卷一百一十五

三

日

取

孫安於土俗婚姻膠固徵索不已彼固不敢稽留骨
 肌乖離誠非衆願人情怨甚可憐者而必欲求為己
 有特彼我之蔽非一視同仁之大也國家民物繁夥
 幅員萬里不知得此果何益耶今索之不還我以強
 兵勁卒服之無難然兵凶器戰危事不得已而後用
 高麗稱藩職貢不闕國且臣屬民亦非外聖人行義
 不責小過理之所在不俟終日臣愚以為宜施惠下
 之仁宏樂天之德聽免徵索則彼不謂己有如自我
 得之矣 金史

完顏宗翰

宗翰

諸

請取遼疏 天輔五年

遼主失德中外離心我朝興師大業既定而根本弗
 除後必為患今乘其釁可襲取之天時人事不可失
 也 金史

○諫割地與宋疏 天會二年

先皇帝征遼之初圖宋協力夾攻故許以燕地宋人
 既盟之後請加幣以求山西請鎮先皇帝辭其加幣
 盟書曰無容隱遁逃誘擾邊民今宋數路招納叛亡
 厚以恩賞累疏叛人姓名索之童貫嘗期以月日約

金史

日

以誓書一無所致盟未暮年今已如此萬世守約其
 可望乎且西鄙未寧割付山西諸郡則諸軍失屯據
 之所將有經畧或難持久請姑置勿割金史
 ○○獄中上熙宗疏天會十五年
 臣聞功大則謗興德高則毀來此至言也自振古之
 論以周公之聖人也當成王即政之初以言其業則
 未盛也以言其時則未太平也以言其君則幼君也
 周公是時建功立事制禮作樂盡忠竭力勤勞王家
 公之功德編于詩書流傳於天下自古及今于世無

愧焉尚有四德之流言誅弟之過也况後世不及周
 公者乎臣今所慮輒敢辨于陛下念臣老矣臣于天
 會之初從二先帝破遼攻宋兵無五萬之衆糧無十
 日之儲長驅深入旌旗指處莫不請命降遼宋二主
 及血肉盡歸囚虜遼宋郡邑歸我版圖方今東濱大
 海西徹胸溪南連交廣北底室韋罔不臣妾然以大
 金初基洪業繼治盛朝先帝所以委臣之力也又扶
 持陛下幼冲以臨大寶南面天下成王之勢也臣之
 忠勤過於周公之下有關文賴成王之聖慮也今臣雖吐

朕其

定

將

急

功

慕

完顏宗憲

其言在下察情臣再陳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倡
 獩干冒陛下用臣出師之任臣受命欲竭駑鈍之力
 盡淺拙之謀以狂孽指日可安不期耶律潛伏沙黨
 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其勝負未決分猶可為戰奈杜
 充糧草已斷人馬凍死御林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
 不樵蘇後又糧斷所以王師失利又副將外家得心
 生反逆皆負朝廷外家得之反背有其由矣知父兄
 妻子並在御林牙軍中兩軍發覺其外家得軍下數
 千騎自亂我軍使臣不得施行此大敗之罪也非臣

戎慢願陛下察臣之肝膽念臣有立國之功陛下有
 繼統之業可貸臣螻蟻之命嗚呼成名遂身退天之
 道也臣嘗有此志貪戀陛下之聖意眷慕陛下之宗
 廟躊躇猶豫以至於此使臣伊呂之功反當長樂之
 禍願陛下釋臣縲紲之難願成五湖之游誓竭犬馬
 之報

北盟會編

請猛安謀克有不職者以弟姪代疏

大定二年

宗憲

昔太祖皇帝撫定天下誓封功臣襲猛安謀克今若

當更

功

渠志

改為遷調非太祖約臣謂凡猛安謀克謀明核善惡進賢退不肖有不職者其弟姪中擇賢者代之金史

諫塞河疏 大定九年

完顏宗叙

大河所以決溢者以河道積淤不能受水故也今曹單雖被其患而兩州本以水利為生所害農田無幾今欲河復故道不惟大費工役又卒難成縱能塞之他日霖潦亦將潰決則山東河患又非曹單比也又沿河數州之地驟興大役人心動搖恐宋人乘間扇誘構為邊患金史本傳參河

完顏守貞

郎

請諫官預聞政事疏

明昌元年

完顏守貞張暉

唐中書門下入閣諫官隨之欲其預聞政事有所開說又起居即起居舍人每皇帝視朝左右對立有命則臨階俯聽退而書之以為起居注緣侍從官每遇視朝正合侍立自来左司上殿諫官修起居注不避或侍從官除授及議便遣始令避之比來一例令臣等迴避及香閣奏陳言文字亦不令臣等待立則凡有聖訓及所議政事臣等無緣得知何所記錄何所開說似非本設官之義若漏泄政事自有不密罪金

史

請會試無限人數疏明昌二年完顏守真

國家官人之路惟女直漢人進士得人居多諸司局承應舊無出身自大定後始叙使至今鮮有可用者近來放進士第數稍多此舉更宜增取若會試止以五百人為限則廷試雖欲多取不可得也金史

乞裁減經童疏明昌三年

完顏守真

經童之科非古也自唐諸路表薦或取五人至十人近宋仁宗以為無補罷之本朝皇統間取及五十人

因以為常天德時復廢聖主復置取以百數恐久積多不勝銓擬宜稍裁減以清疏品金史選舉志本傳請以允蹈家產賜諸王疏明昌四年

完顏守真

陛下欲以允蹈等家產分賜懿親恩命已出恐不可改今已減諸王弓矢府尉司其出入臣以為賜之無害如薰壽罪人也特恩釋之已為幸矣不宜更加爵賞金史

諫以完顏晏為左丞相疏大定元年

完顏守道

陛下初即位天下畧定邊警未息方大有為之時恐
晏非其才必欲親愛莫若厚與之祿俾勿事事金史
請以益課增虧定職官升降疏秦和六年

完顏宗浩

國家經費惟賴益課今山東虧五十餘萬貫益以私
煮盜販者成黨益司既不能捕統軍司按察司亦不
為禁若止論販私益者之數罰俸降職彼將抑而不
申愈難制矣宜立制以各官在職時所增虧之實令

改大字

章宗

益司以達省部以為陞降金史

請改聖節疏

大定二十九年

章宗即位未改

完顏襄

伏見熙宗聖誕七月七日以景宗忌辰避之更為翌
日復用正月十七日受外國賀今聖誕節若依期令
外方人使過界恐為雨潦所滯設能到闕或值陰雨
亦難行禮乞以正月十一日或三月十五日為聖節
定宋人過界之期金史
言致仕者不宜別設官疏明昌四年

言... 完顏襄

年老致仕朝廷養以祿廩恩禮至渥老不為退復有
省會之法所以抑貪冒長廉節若擬別設恐涉於濫

金史... 完顏襄

言採訪廉能不宜隸提刑司疏明昌四年

完顏襄

省事不如省官今提刑官吏多無益於治徒亂者司
事議者以為斯乃外臺不宜罷臣恐混淆之辭徒煩
聖聽且憲臺所掌者察官吏非違正下民冤枉亦無

有

隸本司宜監

提點刑獄舉薦之權若已設難以遽更其採訪廉能
不宜令監察御史歲終體究仍不時遣官廉訪金史

覆奏高琪請更造新券疏貞祐四年

完顏守純

自今軍旅之費皆取於民向朝廷以小鈔殊輕權更
寶券而復禁用錢小民淺慮謂楮幣易壞不若錢可
久於是得錢則珍藏而券則亟用之惟恐破裂而至
于廢弛今朝廷知支而不知收所以錢日貴而券日
輕然則券之輕非民輕之國家致之然也不若量其

謂

也

所支復斂于民出入循環則彼知為必用之物而知
愛重矣今徒患輕而即欲更造不唯信令不行且恐
新券之輕復同舊券也金史

○請還賜宋陝右疏秦和七年

完顏匡

關隘之事臣初亦惑之今當增戍萬人壁壘之役饋
運之勞費用必廣祖宗所以不取者以關隘僅能自
保耳非有益於戰也設能入寇縱之平地以鐵騎蹂
之無一得脫彼哀祈不已者以前日負固尚且推覆
今遂失之是無一日之安也必謂兵力得之不可還

賜則漢上諸郡皆膏腴耕桑之地棗陽光化歸順之
民數萬戶較之陝右輕重可知獨在陛下決之耳金史

訟父寬疏貞祐四年

完顏安和

先臣綱在章宗時招懷西羌青宜可等十八部族取
宋五州吳曦以全蜀歸朝胡沙虎無故見殺奪其官
爵金史

奏以便宜授程琢官職疏貞祐四年

完顏伯嘉

西京副統程琢智勇過人持心忠孝以私財募集壯士二萬復取渾源白登有恢復山西之志已命駐於宏州矣近者靖大中完顏毛吉打以三千人歸國各遷節度副使今山西已不守琢收合餘衆盡忠於國百戰不挫臣恐失機會輒擬琢昭勇大將軍同知西京留守事兼領一路義軍給以空名勅二十道許擇有謀畧者充州縣金史

○劾阿里不孫疏伊爾必斯興定二年 完顏伯嘉

古之為將者受命之日忘其家臨陣之日忘其身服

罪

喪衣鑿凶門而出以示必死進不求名退不避罪惟民是保阿里不孫膺國重寄握兵數萬未陣而潰委棄虎符既不得援枹鼓以死敵又不能負斧鑕而請還逃命竄伏根居里巷挾匿婦人為此醜行聖恩寬大曲赦其死自當奔走關廷皇恐待命安坐要君畧無忌憚迹其情罪實不容誅比而不懲朝綱廢矣乞尸諸市以戒為臣之不忠者金史

論旱疏興定二年 完顏伯嘉

日者君之象陽之精旱暵乃人君自用亢極之象宰

金史
執以為冤獄所致夫變和陰陽宰相之職而猥歸咎于有司高琪武弁出身固不足論汝礪輩不知所職其罪大矣漢制災異策免三公顧歸之有司耶臣謂今日之早聖主自用宰相諂諛百司失職寔此之由

金史

諫以言事罪胡魯刺疏 興定二年

完顏伯嘉

自古帝王莫不欲法堯舜而恥為桀紂蓋堯舜納諫桀紂拒諫也故曰納諫者昌拒諫者亡胡魯刺所言

是無益於身所言不是無損於國陛下廷辱如此獨不欲為堯舜乎近日言事者語涉謗訕有司當以重典陛下釋之與其釋之以為恩曷若置之而不問金史

金史 諫修山寨避兵疏 興定二年 完顏伯嘉

建議者必曰據險可以安君父獨不見陳後主之入井乎假令入山寨可以得生能復為國乎人臣有忠國者有媚君者忠國者或拂君意媚君者不為國謀臣竊論之有國可以有君有君未必有國也 金史

請定檄召不至者罪疏 興定三年

完顏伯嘉

本路衝要不可闕官凡召辟者每以艱險為辭乞凡檄召無故不至者宜令降罰悉心幹當者視所歷升遷金史

諫棄河東疏 興定三年

完顏伯嘉

中原之有河東如人之有肩背古人云不得河東不雄萬一失之恐未易取也 金史

○陳便宜四事疏 興定三年 完顏伯嘉

國家兵不強力不足以有為財不富賞不足以周衆獨恃官爵以激勸人心近日以功遷官赴都求調者有司往往駁之冒濫者固十之三既與而復奪之非所以勸功也乞應軍功遷官宣勅無偽者即準用之自兵興以來河北桀黠往往聚衆自保未有定屬乞賜招撫署以職名無為他人所主河東河北有能招集餘民完守城寨者乞無問其門地皆超踰等級授以來處見任之職河中晉安被山帶河保障關陝此必爭之地今雖殘破形勢猶存若使他人據之因

益地之饒聚兵積糧則河津以南太行以西皆不足
恃矣金史貞祐元年

○論軍事疏貞祐元年無問其門此完顏弼

賞罰所以勸善懲惡有功必賞有罰必罰而後人可
使兵可強今外兵日增軍無鬪志亦有逃歸而以戰
潰自陳者有司從而存恤之見聞習熟相效成風又
村寨城邑兵退之後有心力勇敢可使者乞招用之
又河朔郡縣皆以拘文不相應救由此殘破乞勅州
府凡有告急徵兵即須赴救違者坐之又河北軍器

乞權宜弛禁仍令團結堡寨以備外兵又今雖議和
萬一輕騎復來則吾民重困矣願速講防禦之策金

史乞選戰士罷老病均庸調疏元末

○乞選戰士罷老病均庸調疏元末

山東河北河東數鎮僅能自守恐長河之險有不足

恃者河南嘗招戰士率皆游惰市人不閑訓練若選
簽驅丁監戶數千別為一軍立功者全戶為良必將
爭先效命以取勝矣武衛軍家屬嘗苦于兵人之懷

光

人

許

之

憤若擇驍悍千餘加以爵賞亦可得其死力老病之
官例詳致仕居河北者嫌於避難居河南者苟于尸
祿職事曠廢乞遍諭覈實其精力可用者仍舊年高
昏瞶不事事者罷之賦役頻煩河南百姓新強舊之
諸路豪民行販市易侵土人之利未有定籍一無庸
調乞權宜均定如知而輒避事過復來者許諸人捕
告以軍興法治之金史

請選將督戰及分戍陝西疏貞祐四年

完顏仲元

重

去年六月臣嘗請於朝廷乞選名將督諸軍臣得摧
鋒身先士卒糧儲不繼竟不果行今將坐甲待敵則
師老財殫日就困弊又陝西一路最為潼地潼關禁
坑及商州諸隘俱當預備向者中都居庸最為要害
乃由小嶺紫荆逃出我軍腹背受兵卒不能守近日
由禁坑出遂出潼關可選精兵分地戍之金史

乞賜族兄僧喜等四人姓完顏氏疏貞祐時

完顏仲元

臣頃在軍旅終立微功遽蒙天恩賜之國姓非臣殺

隣

各

身所能仰報族兄徐州機察副使僧喜前汾州酒同
監三喜前解州鹽管勾添章守興平縣監酒添福猶
姓郭氏念臣與僧喜等皆同一家今為兩族完顏阿
隣與臣同功皇恩所加并及本族僧喜等四人乞依
此例金史

乞賜馬軍疏貞祐時

完顏阿隣

臣本援陝西遇難而止豈人臣之節夫自古用兵步
騎相參乃可以得志今乃有所屬臨難不救五分彼
比今臣所統皆步卒願賜馬軍千人則京兆之圍不

足解矣金史

○請革弊政恤妄費疏貞祐二年完顏素蘭

昔東海在位信用諛諂疏斥忠直以致小人日進君
子日退紀綱紊亂法度益隳風折城門之關火焚市
里之舍蓋上天垂象以儆懼之也言者勸其親君子
遠小人恐懼修省以答天變東海不從遂至亡滅夫
善救亂者必迹其亂之所由生善革弊者必究其弊
之所自起誠能大明黜陟以革東海之政則治安之
效可指日而待也陛下龍興不思出此輒議南遷詔

度

下之日士民相率上章請留啓行之日風雨不時橋梁數壞人心天意亦可見矣此事既往豈容復追但自今尤宜戒慎覆車之轍不可引轅而復蹈也國家不可一日無兵兵不可一日無食陛下為社稷之計宮中用愛皆從貶省而有司復多置軍官不恤妄費甚無謂也或謂軍官之衆所以張大威聲臣竊以為不然不加精選而徒務其多緩急臨敵其可用乎且中都惟其糧乏故使車駕至此稍獲安地遂忘其危而不之備萬一再如前日未知有司復請陛下何之

也金史

〇〇乞令有司舉堪任縣令者疏

貞祐四年

完顏素蘭

臣近被命體問外路官廉幹者擬不差遣若懦弱不公者罷之具申朝廷別議擬注臣伏念彼懦弱不公之人雖令罷去不過止以待闕者代之其能否又未可知或反不及前官蓋徒有選人之虛名而無得人之實跡古語曰縣令非其人百姓受其殃今若後官更劣則為患滋甚豈朝廷恤民之意哉夫守令治之

本也乞令隨朝七品外路六品以上官各舉堪充司
縣長官者仍明著舉官姓名他日察其能否同定賞
罰庶幾其可議者或以閱選法紊資品為言是不知
方今之事與平昔不同豈可拘一定之法坐視斯民
之病而不權宜更定乎金史

○請慎選東宮官屬疏貞祐四年完顏素蘭
臣聞太子者天下之本也欲治天下先正其本正本
之要無他在選人輔翼之耳夫生於齊者能齊言而
不能楚語未習之故也人之性亦在夫習之而已昔

成王在緜祿中即命周召以為師保戒其逸豫之心
告以持守之道終之功光文武垂休無窮欽惟陛下
順天人之心預建春官皇太子仁孝聰明出於天資
總制樞務固已綽然有餘儻更選賢如周召之儔者
使之夾輔則成周之治不足侔矣金史

○請遣使宣諭高麗疏興定二年完顏素蘭

臣近請宣諭高麗復開互市事聞以詔書付行省必
蘭出若令行省就遣諭之不過隣境領受恐中間有
所不通使聖恩不達于高麗高麗亦無由知朝廷本

軍

意也况彼世為藩輔未嘗闕臣子禮如遣信使明持
恩詔諭之貸糧開市二者必有一濟苟俱不從則其
由在彼然後別議圖之可也金史

乞勿徙軍官及選老成人為統年疏興定五年

外之夫陳阻死固之說不其利矣金完顏合達

諸軍官以屢徙故往往不知所居地形迂直險易緩
急之際恐至敗事自今乞勿徙河南陝西鎮防軍皆
分屯諸路在營惟老稚而已乞選老成人為各路統
軍以鎮撫之且督其子弟習騎射將來可用金史

○請濟師疏元光元年

完顏合達

頃河中安撫司報北將按察兒率兵入隰吉冀州寢
及榮解之境今時已暑猶無回意蓋將蹂吾禾麥儻
如此則河東之土非吾有也又河南陝西調度仰給
解鹽之時而敵擾之將失其利乞速濟師臣已擬分
兵二萬與平陽上黨晉陽三公府兵同力禦之竊見
河中榮解司縣官與軍民多不相諳守禦之間或失
事機乞從舊法凡司縣官使兼軍民庶幾上下相得
易以集事金史

今正漉鹽

論鹽利疏 元光元年

完顏合達

今方敵兵迫境不厚以分人孰肯冒險而取之若自輸運者十與其八則人爭赴以濟國用金史

乞令內族白撒協力禦敵疏 元光元年金史

累獲謀者皆云北方已約夏人將由河中葭州以入

防

陝西陝秋在近宜預為計今陝西重兵兩行省分制之然京兆抵平陽六百餘里萬一敵梗其間使不得通是自孤也宜令平涼行省內族白撒領軍東下與

臣協力禦敵以屏潼陝敵退後復議分司為便金史

請修城疏 興定元年 完顏賽不

京都天下之根本其城池宜極高深今外城雖堅然周六十餘里倉猝有警難於拒守竊見城中有子城故基宜於農隙築而新之為國家久長之利及凡河南陝西州府皆乞量修金史

請旌賞義軍疏 興定四年 完顏賽不

此類忠赤可嘉若不旌酬無以激人心乞朝廷量加官賞萬一敵兵復來將爭先効用矣金史

言取蘭州非計疏興定三年完顏承裔即白撒

臣近入宋境略河池下鳳州破興元抵洋州而還經涉險阻數千里士馬疲弊未得少休而欲重為是舉甚非計也不若息兵養士以備金史

若夫請招誘蕃族預定賞格疏興定四年

完顏承裔

宋境山川宕昌東上授一帶蕃族昔嘗歸附分處德順鎮戎之間其後有司不能存撫相繼亡去近聞復有歸心然不招之亦無由自至誠得其衆可以助兵

寧謚一方臣以同知通遠軍節度使事烏古論長壽及通遠軍節度副使溫敦永昌皆本蕃族且久鎮邊鄙深得彼心已命遣人招之其所遣及諸來歸者皆當甄獎請預定賞格以待之金史

請獎賞招誘蕃族人疏興定五年

完顏承裔

近詔臣遣官諭諸蕃族以討西夏臣即令臨洮路總管女奚烈古里間計約喬家丙令族首領以諭餘族又別遣權左右司都事趙梅委差官遙授合河縣尉

劉貞同往撫諭未幾梅貞報溪哥城等處諸族與先
降族共願助兵七萬八千餘人本國蕃族願助兵九
千若更以官軍繼為聲援勝夏必矣臣已令古里間
將鞏州兵三萬宜更擇勇畧之臣副之梅貞等既悉
事勢當假以軍前之職蕃僧納林心波亦招誘有功
乞遷官授職以獎勵之金史

論九事疏 貞祐二年

完顏從坦

絳解二州僅能城守而村落之民皆嘗被兵重以連
歲不登人多艱食皆恃鹽布易米今大陽等渡乃不

逐

許粟麥過河願罷其禁官稅十三則公私皆濟矣又
曰絳解河中必爭之地惟令寶昌軍節度使從宜規
畫鹽地之利以實二州則民受其利兵可以強矣又
曰中條之南垣曲平陸芮城虞鄉河東之形勢陝洛
之襟喉也可分陝州步騎萬二千人為一提控四都
統分戍四縣此萬全之策也又曰平陸產銀鐵若以
鹽易米募工鍊冶可以廣財用備戎器小民傭力為
食可以息盜又曰河北貧民渡河遂食已而復還濟
其饑者艱苦殊甚苛暴之吏抑止誅求弊莫大焉又

曰河南陝西調度未急擇騎軍牝馬群牧不二三年
可增數萬騎軍勢自振矣又曰諸路印造寶券久而
益多必將積滯止於南京印造給降庶可久行又曰
河北職任雖除授不次而人皆不願者蓋以物價十
倍河南祿廩不給饑寒且至若實給俸粟之半少足
養廉則可責其效力又曰河北之官朝廷減資遷秩
躡等以答其勞聞河南官吏以取逐目之彼若以為
信然誰不解體金史

請令皇族從軍疏

貞祐四年

完顏從坦

用兵累年出輒無功者兵不素勵也士庶且充行伍
况於皇族與國同休戚哉皆當從軍親冒矢石為士
卒先少寬聖主之憂族人道哥實同比心願隸臣麾
下金史

○救完顏永錫疏

興定元年

完顏從坦

竊

竊聞周祈八百漢享國四百餘載皆以封建親戚犬
牙相制故也孤秦曹魏亡國不永晉八王相魚肉猶
歷過秦魏自古同姓之親未有不與國存亡者本朝
胡沙虎之難百僚將士無敢誰何鄴陽石古乃奮身

真

拒戰盡節而死御史大夫永錫才不勝任而必用之
是朝廷之過也國之枝葉已無幾矣伏惟陛下審圖
之金史

請屯兵城外以防稼穡疏興定元年

完顏從坦

養兵所以衛民方今河朔惟其定河間之衆可留扞
城其餘府州皆當散屯於外以為民防俟稼穡畢功
然後移于屯守之地是為長策金史
請併懷孟衛州之兵以救倒懸疏興定二年

太原已破行及平陽河東郡縣皆不守大抵屯兵少
援兵不至故耳行省兵不滿六千平陽河東之根本
河南藩籬也乞并懷孟衛州之兵以實潞州調澤州
沁水端氏高平諸兵並山為營為平陽聲援惟祈聖
斷以救倒懸之急金史

○諫修見山亭疏天興二年完顏仲德

自古人君遭難播越於外者必痛自刻苦過自貶損
然後可以動天感人克復舊物昨臣朝退道逢民夫

數百人荷畚揀杖數入宮問云將修見山亭及葺治同知衙以為游息之所此必非陛下意殆近侍官諭有司為之臣愚以為不可敵人犯河南幾二年矣京師陷沒諸郡皆殘圯所保完者獨一蔡耳蔡之公解固不及宮闕萬分之一方之野處露宿則為有餘況車駕將行之時已嘗勞民治之今茲不輟恐人情解弛不足以濟大事

汝南遺事

○○諫選室女疏

天興二年

完顏仲德

禮重內則詩本后妃所以承宗祧廣繼嗣也頃聞遣

人求良家子以充後宮臣知陛下必不為色為社稷計耳然小民無知更相傳諷以為汴京陷沒之後七廟之祀兩宮播遷陛下幸蔡州志圖刷恥然駐蹕以來不聞遠畧而先求處女以示居久臣愚以為民愚而神不可不畏况征進有日艱於從行宜俟退敵更求配耦

汝南遺事

請令田琢軍就食衛輝疏

貞祐二年

完顏僧家奴

田琢軍二千五百人官廩不足發民窖粟猶不能贍

係入諫選室女疏後

其中多女直人均為一軍不可復有厚薄可令於衛
輝大名就食 金史

○請使宋疏 天興二年

完顏阿虎帶

宋人與我和好百年之久以先朝邊將生事是致兩
國隻矢相加今我困憊南走去彼不遠若不較名分
以之結和好但得兵糧見資足以禦敵倘南北先和
并力來攻我之受禍不淺矣臣雖老謬乞與辨士李
裕周鼎奉使不得助兵則得助糧必不得已尤可以
間南北之和緩腹背之敵惟陛下省察 汝南遺事

金文最卷十四

奏疏

請冊立后妃疏 天輔二年

楊朴

陛下肇登大寶混一封疆應天順人奄宅天命而六
宮未備殊失四方觀覩欲乞備日冊命正后妃之位
大金國志

請定朝儀疏 天輔三年

楊朴

惟我國家興自遐荒朝儀典章猶所未備以中朝言
之威儀侍衛尊無二上諸親從諸王部族尊貴者馳

驅戎行雖不可盡責其自蕃漢羣臣以下宜致敬盡
禮所合定期儀建典章上下尊卑粗有定序大金國

志

請禁關市苛索疏大定元年

張中彥

古者關市譏而不征今使掌關市者征而不譏苛留
行旅至披剔囊箚甚於標掠有傷國體乞禁止金史

諫改聖節疏章宗大定二十九年張汝霖

帝王當示信以雨潦路阻輒改之或恐失信且宋帝
生日亦五月也是時都在會寧上國遣使賜生日萬

剔

宋

里渡越江河尚不避霖潦如期而至今久與宋好不
可以小阻示以不實彼若過界多作程頓亦不至留
滯縱使雨水愆期而入見猶勝更用他日也金史

諫伐宗疏

海陵時

祁三宰

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遼戡宋
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
謀勇之臣然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
遺宋人况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
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

軍旅賦役煩重民生怨嗟此人事之不修也間者晝
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
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水涸船廬
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
不便也金史

請造軍器修大內權罷其一疏正隆五年

祁宣

民為邦本本固邦寧今北有造軍器之煩南有脩大
內之擾百姓久若轉輸不勝疲弊願陛下權罷其一

苦

俟一成而再計之兼來歲害氣在晉不利行師望陛
下以天下為心社稷為念曲從臣請大金國志

乞賜太醫使祁宰諡疏泰和元年李秉鈞

事有宜緩而急若輕而重者名教是也伏見故贈資
政大夫祁宰以忠言被誅慕義之士盡傷厥心世宗
即位贈之以官陛下錄用其子甚大惠也雖武王封
比干之墓孔子譽夷齊之仁何以異此而有司拘文
以職非三品不在議諡之列臣竊疑之若職至三品
方得請諡當時居高位食厚祿者不為無人皆畏罪

定

渙恩曾不敢申一喙畫一策以為社稷計卒使立名
死節之士顧出於醫卜之流亦可以少愧矣臣以為
非常之人當以非常之禮待之乞詔有司特賜諡以
旌其忠斯亦助名教之一端也金史書李石世宗

大請幸中都疏大金元年

李石世宗

正隆遠在江淮寇盜蜂起萬姓引領東向宜因此時
直起中都據腹心以號今天下萬世之業也惟陛下
無牽於眾惑金史

○乞致仕疏大定十七年

石烈良弼

骨

臣遭遇聖明濫膺大任夙夜憂懼以至成疾比蒙聖
恩數遣使存問賜以醫藥臣之苟活至今皆陛下之
賜也臣豈敢望到鄉里便可愈疾臣去鄉歲久親識
多已亡沒惟老臣獨在鄉土之戀誠不能忘臣竊惟
自來人臣受知人主無逾臣者臣雖粉國碎身無以
圖報若使一還鄉社得見親舊則死無恨矣金史
請定弒海陵者罪疏大定十八年扎里海

凡為人臣能捍災禦侮有功者宜錄用之今弒海陵
者以為有功賞以高爵非所以勸事君也宜削奪以

為人臣之戒臣在當時亦與其黨如正名定罪請自
臣始金史論罪狀頒告疏大定時孟里浩
請賞罰具事狀頒告疏

歷古以來不明賞罰而能治者未之聞也國家賞善
罰惡蓋亦多矣而天下莫能知乞自今凡賞功罰罪
皆具事狀頒告之使君子知勸以遷善小人知懼以
自警金史論罪狀頒告疏

○請授進士職事并禁酒麴疏大定二年

梁肅

方今用度不足非但邊兵耗費而已吏部以常調除
漕司僚佐皆年老資高者為之類不稱職臣謂凡舉
功進士諸科門廕人知錢穀利害能使國用饒足而
不傷民者許上書自言就擇其可用授以職事每五
年委吏部通校有無水旱屯兵視其增耗而黜陟之
自漢武帝用桑宏羊始立權酤法民間粟麥歲為酒
所耗者十常二三宜禁天下酒麴自京師及州郡官
務仍舊不得酤販出城其縣鎮鄉村權行停止金史

請親擇臺官疏大定五年

梁肅

酤

酷

餓

臺官自大夫至監察諫官自大夫至拾遺陛下宜親
擇不可委之宰相恐樹私恩塞言路也金史

言用人當器使疏大定五年 梁肅

明君用人必器使之也儒士優於治民若使坐列肆
權酒酷非所能也臣愚以為諸道鹽鐵使依舊文武
參注其酒稅使副以右選三差俱最者為之金史

請散錢疏大定五年 梁肅

方今斗米三百人已困饑以錢難得故也計天下歲
入二千萬貫以上一歲之用餘千萬院務坊場及百

姓合納錢者通減數百萬院務坊場可折納穀帛折
支官兵俸給使錢布散民間稍稍易得金史

諫塞河疏大定九年 梁肅

新河水六分舊河水四分今若塞新河則二水復合
為一如遇漲溢南決則害於南京北決則山東河北
皆被其害不若李固南築隄以防決溢為便金史

請徒罪不更決杖疏大定十四年 梁肅

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
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

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
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有司猶用重法臣實痛之自
今徒罪之人止居作更不決杖

金史

劾胡守忠薦完顏守道梁肅疏大定二年

趙植

頃者正隆任用閹寺少府少監兼上林署令胡守忠
因緣巧倖規取民前利薊州刺史完顏守道前中都
警巡使梁肅勤恪清廉願加進擢

金史

請先討契丹疏正隆四年

蒲察世傑

請

討平契丹南伐未
晚金史

契丹部族大抵皆叛百姓驚擾不安今舉國南伐賊
若乘虛入據東土根本之地雖得江淮無益也宜先

請禁酒官不得賒貸疏天德二年毛頊

頃者定立商酒課不量土產厚薄戶口多寡及今昔
物價之增耗一概理責之故監官被繫身破家折備
逃竄或為姦吏盜有實錢而以賒券輸官故河東有
積負至四百餘萬貫公私苦之請自今禁約酒官不
得折准賒貸惟許收用實錢則官民俱便

論便宜疏大定時

曹望之

山東河北猛安謀克與百姓雜處民多失業陳蔡汝
穎之間土廣人稀宜徙百姓以寔其處復數年之賦
以安輯之百姓亡命及避役軍中者閱實其人使還
本貫或編近縣以為客戶或留為佃戶者亦籍其姓
名州縣與猛安事干涉者無相黨匿廢幾軍民協和
盜賊弭息薦舉之法虛文無寔宰相拔擢及其所識
不及其所不識內外官所舉亦輒不用或指以為朋
黨遂不敢復舉宜令宰執歲舉三品二人御史大夫
以下內外官終秩舉二人自此以下以品殺為差等

賦

終秩不舉者遇轉官勒不遷三品者削後任俸三月
其舉者已改除吏部以類品第季而上之三品闕則
於類第四品中補授四品五品以下視此為差其待
以不次者宰執具才行功寔以聞舉當否罪當如律
廉介之士老於令幕無舉主者七考無賊私罪者准
朝官三考勞叙吏部每季圖上外路職官姓名路為
一圖大書賦污者於其名下使知畏慎外任五品以
上官改除令代之者具功過以聞年六十以上者終
更赴調有司察其視聽精力老疾不堪釐務給以半

興

丹

人

祿罷遣守邊將帥及沿邊州縣官漁剝軍民多興力
 役宜歲遣監察御史周行察之邊部有訟招討司無
 得輒遣白身人徵斷宜於省部有出身女直契人及
 縣令丞簿中擇廉能者因其風俗畧定科條務為簡
 易徵斷羊馬入官籍數如邊部遇饑饉即以此賑給
 之招討及都監視事宜限邊部饋送馳馬招討司女
 直八戶或擷野菜以濟艱食而軍中舊籍馬死則一
 村均錢補買往往鬻妻子賣耕牛以備之臣恐數年
 之間邊防困弊臨時賑濟費財十倍而無益早為之

賣

夷

所則財用省而邊備寔矣官給軍箭用盡則市以補
 之皆朽鈍不堪用可每歲給官箭一分以補其闕邊
 民闕食給米地遠負重往往就倉賤食而去可計口
 支錢則公私兩便陝西正副宜如猛安謀克用土人
 一員隊將亦宜參用土人久居其任增弓箭田復其
 賦役以廉夾為提舉舉察總管府以下官農隙校閱
 以嚴武備則太平之時有經畧之制矣金史
 ○請立皇太孫疏大定二十五年徒單克寧
 今宣孝皇太子陵寢已畢東宮虛位此社稷安危之

日

事陛下明聖超越前古寧不察此事貴果斷不可緩也緩之則起覬覦之心來讒佞之言諛佞之言起雖欲無疑得乎茲事深可畏大可慎而不畏不慎豈惟儲位久虛而骨肉之禍自此始矣臣愚不避危身之罪伏願亟立嫡孫金源郡王為皇太孫以釋天下之惑塞覬覦之端絕構禍之萌則宗廟獲安臣民蒙福臣備位宰相不敢不盡言惟陛下裁察金史

進司馬溫公孝經指解疏大定二十六年

移刺履

時

臣竊觀近世皆以兵刑財賦為急而先獨以此進其君有天下者取其辭施諸字內則元元受賜金史

○言括民田五不可疏明昌間

張萬公

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拊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強弱不別而使同田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

訐

邱

飛

餘

邱

邱 撫

兩

靈

宜

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五也必不得已乞
以冒地之已括者召民時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生
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金史

〇〇 諫毀宋故都丘陵疏

鈔祿 粘割沒雅

臣聞治國之道莫如內安百姓外和鄰敵內外既安
何憂於治伏自陛下龍飛以來國安民富四方綏靜
雖湯禹之德无踰焉臣愚不知忌諱謀冒死謹言皇
太孫春秋方壯識量宏遠神機英武非臣下所能發
揚潛德正宜謹擇儒學醇厚之士輔佐聰明如近奏

南宋臣未敢奉詔且南宋流播江外六十餘年无不
宵旰嘗胆伺我之隙如南京開封府殘宋故都洛陽
宋之丘陵二者乃宋人寢興想望之所宜加修繕常
塞宋人之望况自既定以來彼邦遵服貢賦以時不
惟財匱國貧蓋亦念故業而恐廢丘陵爾若一旦恃
富強遠失宋人過望之意使人藉辭激衆歲貢失時
以虧聖慮討加兵必矣費用國資軍民勞苦天下震
驚內國生靈墮於塗炭豈可忽諸陛下聖功神武日
月之明爰念無名之師不且復蹈前轍安危之係未

謀

可知今日之計莫若內安民外修和好陰為生困東
南之策因其饑饉乘其盜賊謹修其邊備養成伺釁
以謀混一今後所差奉使乞降指揮預選於南京考
射閱習然射片時勝負臣下希賞烏足以係國家榮
辱皇太孫建立之初宜修文德仰佐以福天下如其
所請神明之志甚銳寔非宗廟萬世之利北盟會編
請通括物力疏大定十七年 蒲察通

不重困與一例科差者大不侔矣金史

言牛不可易疏大定二十三年

程輝

凡祭用牛者以牲之最重故號太牢語曰禮牛之子
駢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古禮不可廢也金史

諫北幸疏 明昌四年

董師中

勞人費財益其小者變生不虞所繫非輕聖人法天
地以順動故萬舉萬全今邊鄙不馴反側無定必里
哥孛瓦貪暴強悍深為可慮陛下若問諸左右必有
容悅而言者謂堂堂大國何彼之恤夫蠱蠱有毒患

克巴嚕

金史

七

閱

起所忽今都邑壯麗內外苑囿足以優佚皇情近畿山川飛走充牣足以開習武事何必千車萬騎草居露宿逼介邊陲遠煩偵候以冒不測之悔哉金史

○再諫北幸疏 明昌四年

董師中

近年水旱為沴明詔罪己求言罷不急之役省無名之費天下欣幸今方春東作而亟遣有司修建行宮撥之於事似為不急况西北二京臨潢諸路比歲不登加以民有養馬簽軍挑壕之役財力大困流移未復米價甚貴若扈從至彼又必增價日糴升合者口

價

畫

以萬數舊藉北京等路商販給之倘以物貴或不時至則饑餓之徒將復有如曩歲殺太尉馬毀太府瓜果出忿怨言起而為亂者矣書曰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况南北兩屬部數十年捍邊者今為必里哥孛瓦誘脅傾族隨去邊境蕩搖如此可虞若忽之而往豈聖人萬舉萬全之道哉廼者太白晝見京師地震又北方有赤色暈明始散天之示象冀有以警悟聖意修德銷變矧夫逸遊古人所戒遠自周秦近逮隋唐與遼皆以是生釁可不慎哉可不畏哉金史

官

賄

簿

論選注河員疏 明昌五年

馬琪

都水外監員數冗多每事相倚或復邀公議論紛紜不一隳廢官事擬罷都水監掾設勾當官二員又自昔選用都散巡河官止由監官辟舉皆諸司人或年老疾避倉庫之繁行贖請託以致多不稱職擬升都巡河作從七品於應入縣令廉舉人內選注外散巡河依舊亦於諸司及丞簿廉舉人內選注並取年六十以下有精力能幹者到任一年委提刑司體察若不稱職即日罷之如守禦有方致河水安流任滿從

除

時

本監及提刑司保申量與升降凡河橋司使副亦擬同此選注金史

請正本抑末疏 大定中

李仲畧

凡救其末不若正其本所謂本者厚風俗去冗食養財用而已厚風俗在乎立制度禁奢僭去冗食在乎寵力農抑游惰養財用在乎廣儲蓄時斂散商賈不通難得之貨工匠不作無用之器則下知重本下知重本則末息矣金史

諫罷經義疏 大定中

李仲畧

時

石

經乃聖人之書明經所以適用非詞賦比乞自今以經義進士為考試官庶得碩學之士金史

言紇不烈執中不可宥疏

李仲畧

教化之行自近者始京師四方之則也郡縣守令無慮數百此而不懲何以勵後况執中凶殘狠愎慢上虐下豈可宥之金史

請沿邊設鎮疏明昌二年

李愈

諸部所貢之馬止可委招討司受於界上量給迴賜務者費以廣邊儲擬自臨潢至西夏沿邊創設重鎮

省

止

十數仍選猛安謀克勳臣子孫有才力者使居其職田給於軍者許募漢人佃種不必遠輓牛頭粟而兵自富强矣金史

諫幸長樂川疏泰和二年

李愈

方今成卒貧弱百姓騷然三义尤近北陸恒防外患兼聞泰和宮在兩山間地形狹隘雨潦迤集固不若北宮池臺之勝優游閑適也金史

再諫幸長樂川疏泰和二年

李愈

北部侵我舊疆十有餘里不謀雪恥復欲北幸一旦

不警臣恐丞相襄樞密副使闍母等不足恃也况皇嗣未立群心無定豈可遠事逸游哉金史

諫徙流民實邊疏明昌元年

許安仁

昔漢有募民實邊之議蓋度地營邑制為田宅使至者有所居作者有所用於是輕去故鄉而易於遷徙如使被刑之徒寒餓困苦無聊之心靡所顧藉與古之募民實塞不同非所宜行金史

諫幸金蓮川疏明昌四年

許安仁

昔漢唐雖有甘泉九成避暑之行然皆去京師不遠

非如金蓮千里之外鄰沙漠隔關嶺萬一有警何以應變此不可不慮也金史

諫幸金蓮川疏大定中

梁 襄

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氣候殊異中夏降霜一日之間寒暑交至特與上京中都不同尤非聖躬將攝之所凡奉養之具無不遠勞飛輓越山踰嶮其費數倍至於頓舍之處軍騎填塞主客不分馬牛風逸以難收減獲逋逃而莫得奪攘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

收

時

官衛士富者車帳僅容貧者穴居露處與臺皂隸不
 免困踣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失^夫致疾染及眾人天
 傷無辜何異刃殺此特細故耳更有大于此者臣聞
 高城峻池深居邃禁帝王之藩籬也壯士健馬堅甲
 利兵帝王之爪牙也今行宮之所非有高殿廣宇城
 池之固是廢其藩籬也掛甲常坐之馬日暴雨蝕臣
 知其必羸瘠矣禦侮待用之軍穴居野處冷啖寒眠
 臣必其必疲瘵矣衛宮周廬才容數人一旦霖潦積
 旬衣甲弓刀霑濕柔脆豈堪為用是失其爪牙也秋

杪將歸人已疲矣馬已弱矣裹糧已空褚衣已敝猶
 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行於不測之地往來之間動
 踰旬月轉輸移徙之勞更倍於前矣以陛下神武善
 騎射舉世莫及若夫銜檠之變猛摯之虞姑置勿論
 設於行獵之際烈風暴至塵埃漲天宿霧四塞跬步
 不辨以致翠華有崑陵之避襄城之迷百官狼狽於
 道途衛士參錯於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夫神龍
 不可以失所人主不可以輕行良謂此也所次之宮
 草畧尤甚殿宇周垣惟用氈布押宿之官上番之士

終日驅馳加之饑渴已不勝倦更使徹曙巡警露坐
不眠精神有限何以克堪雖陛下悅以使人勞而不
怨豈若不勞之為愈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
要在處已於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
嶮南壓區夏若坐堂隍俯視庭宇本地所生人馬勇
勁亡遼雖小止以得燕故能控制南北坐致宋幣燕
蓋京都之選首也况今又有宮闕井邑之繁麗倉府
武庫之充實百官家屬皆處其內非同曩日之陪京
也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山峻相連近

在都畿易于據守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
基而設也奈何無事之日越在草萊輕不貨之聖躬
愛沙磧之微涼忽祖宗之大業此臣所惜也又行幸
所過山徑阻修林谷晦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
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唐離宮去長安總百許里然
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
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帝拜陵近
郊司馬懿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雖惡德貫盈人誰
敢議止以離棄宮闕遠事巡征其禍遂速皆可為殷

思

鑿也臣嘗論之安民濟衆唐虞猶難之而今日之民
賴陛下之英武無兵革之憂賴陛下之聖明無官吏
之虐賴陛下之寬仁無刑罰之枉賴陛下之節儉無
賦斂之繁可謂能安濟矣而游畋納涼之樂出於富
貴之餘靜而畏動非如衣食切身有不可去者罷之
至易耳唐太宗將行關南畏魏徵而停漢文帝欲馳
霸陵表盜諫而遽止是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
能罷中主之易罷臣所未喻也且燕京之涼非濟南
之比陛下牧濟南口每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

內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得到議者謂陛下北幸
久矣每歲隨駕大小前歌後舞而歸今茲再出寧有
遽不可乎臣愚以為患生于不戒者多矣西漢崇用
外戚而有王莽之禍梁武好納叛亡而有侯景之變
今者累歲北幸狃於無虞往而不止臣甚懼焉夫事
知其不可猶冒為之則有後難必矣議者又謂往年
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捺鉢舊人猶喜談之以為
真得快樂之趣陛下效之耳臣愚以為三代之政今
有不可行者况遼之過舉哉且本朝與遼室異遼之

本

惟奉

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臣知其所遊不過臨潢之
旁亦無重山之隔冬猶處於燕京契丹之人以逐水
草牧畜為業穹廬為居遷徙無常又壤地褊小儀物
殊簡輜重不多然隔三五歲方能一行非歲歲皆如
此也我本朝皇業根本在山南之燕豈可舍燕而之
山北乎上京之人棟宇是居不便遷徙方今幅員萬
里唯奉一君承平日久制度殊異文物增廣輜重浩
穰隨駕生聚殆逾於百萬如何歲歲而行以一身之
樂歲使百萬之人困於役傷於財不得其所陛下其

物

思之歟臣又聞陛下於合圍之際麋鹿充物園中大
而壯者總取數十以奉宗廟餘皆縱之不欲多殺是
陛下恩及於禽獸而未及於隨駕衆多之臣庶也議
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日彎弧上馬
皆所不能志氣銷懦筋力拘柔臨難戰懼束手就亡
陛下監其如此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為
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為戰不可忘畋獵
不可廢晏可鴉毒亦不可懷然事貴適中不可過當
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萬有一危之途何異無病而

安

服藥也况欲習武不必度關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
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可伏乞陛
下發如綸之旨回北轅之車塞鷄鳴之路安處中都
不復北幸則宗社無疆之休天下莫大之願也方今
海內安治朝廷尊嚴聖人作事固臣下將順之時而
臣以螻蟻之命進危切之言仰犯雷霆之威陷於吏
議小則名位削除大則身首分磔其為身計豈不愚
謬惟陛下深思博慮不以人廢言以宗廟天下為心
俯垂聽納則小臣素願遂獲雖死猶生他非所覬望

也金史

諫幸上京疏 大定二十四年

路伯達

人君以四海為家豈獨舊邦是思空京師而事遠巡
非重慎之道也 金史

請禁侈靡疏 明昌元年

鄧儼

今之風俗競為侈靡莫若定立制度使貴賤上下衣
冠車馬室宇器用各有等差裁抑婚姻喪葬過度之
禮罷去鄉社追逐無名之費用度有節則蓄積日廣
矣 金史

上

請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為令史疏

明昌

元年

李完

尚書省令史正隆間用雜流大定初以太師張浩奏請始純取進士天下以為當今乞以三品官子孫及終場舉人委臺官辟用金史

言遷州治不便疏大定二十八年康元弼

舊州民復業者甚衆且南使驛道館所在向以不為水備以故被害若但修其隄之薄缺者可以無虞比之遷治所省數倍不若從其民情修治舊城為便金

館舍

但

金文最卷十五

奏疏

諫用重杖疏

明昌時

賈鉉

親民之官任情立威所用決杖分徑長短不如法式甚者以鐵刃置於杖端因而致死間者陰陽愆戾和氣不通未必不由此也願下州郡申明舊章檢量封記按察官其檢察不如法者具以名聞內廷勅斷亦依已定程式金史

乞禁採茶擾民疏

明昌時

賈鉉

邏

茶樹隨山皆有一切護邏已奪民利因而以揀茶樹
執誣小民嚇取貨賂宜嚴禁止仍令按察司約束金

史
諫照勘公事期日聞奏疏 承安四年

賈鉉

若如此恐官吏迫於限期姑務苟簡反害事體况簿
書自有常程御史臺治其稽緩如事有應密三月未
絕者令具次第以聞金史

乞上訴者親斷疏 明昌元年

孫鐸

若

凡上訴者皆因尚書省斷不得直上訴者復送省則
必不行矣乞自宸衷斷之金史

請罷鈔局疏 泰和八年

孫鐸

問 增

民鈔鈔多正宜收斂院務稅諸名錢可盡收鈔秋夏
稅納本色外亦令收鈔不拘貫例農民知之則漸重
鈔可以流通比來州縣抑配市肆買鈔徒僧騷擾可
罷諸處創設鈔局止令赴省庫換易令小鈔各限路
分亦甚未便可令通用金史

請定置推收簿期限疏 泰和五年 李革

今時

近制令人戶推收物力置簿標題至通推時止增新
強銷舊弱庶得其實今有司奉行滅裂恐臨特冗併
卒難詳審可定期限立罪以督之金史

請斷罪依律疏員祐四年李革

有司各以情見引用斷例牽合附會實啟律門乞凡
斷例勅條特旨奏斷不為永格者不許引用皆以律
為正金史

為正金史

諫伐宋疏興定元年李革

今之計當休兵息民養銳待敵宋雖造釁止可自備

處

若不忍小忿以勤遠畧恐或乘之不能支也金史

請擇地形稍下處種穀疏泰和四年

孟鑄

今歲行陽已近五月比至得雨恐失播種之期可依
種麻菜法擇地形稍下處撥畦種穀穿土作井隨宜

灌溉金史

劾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疏泰和四年

孟鑄

京師百郡之首四方取則知府執中貪殘專恣不奉

戲嬉毆

厭

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廷恩貸轉生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妓戲毆嬉詈同僚擅令任職失師帥之體乞行黜退以壓人望

金史

陳便宜疏 貞祐三年

盧庸

自廊延至積石雖多溝坂無長河大山為之屏蔽恃弓箭手以禦侮其人皆剛猛善鬪熟於地利夏人畏之向者徙屯他所夏人即時犯邊此近年深患也人

清

情樂土且耕且戰緩急將自奮又防秋之際宜先請野掌軍之官不宜臨時易代兵家所忌將非其人屢代何益 金史

議河北州縣疏 興定三年

移刺光祖

度太原之勢雖暫失之頃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重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 金史

諫取白牯皮治御用鞫仗疏 貞祐三年

永虎筠壽

中都食盡遠棄廟社陛下當坐新懸膽之日奈何以
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非
所以示百姓也

金史

乞遣兵歸本業疏

興定三年

李復亨

近日興師伐宋恐宋人乘虛掩襲南鄙故籍邊郡兵
為軍令大軍已還乞罷遣歸本業

金史

諫毀農具以供軍器疏

興定三年

李復亨

民間銷毀農具以供軍器臣竊以為未便汝州魯山

今

寶豐鄧州南皆產鐵募工置冶可以獲利且不厲民

金史

請免民養驛馬及被災郡縣租稅疏

興定四年

李復亨

詔書令臣民間差發可免者免之民養驛馬此役最
甚使者求索百端皆出養馬之家人多逃竄職此之
由可依舊設回馬官使者食料皆官給之歲終會計
均賦於民又河南間田多可招河東河北移民耕種
被災及沿邊郡縣租稅全免內地半之以救塗炭之

間

民資蓄積之用金史

請增直糶疏 興定四年 李復亨

南陽禾麥雖傷土性宜稻今因久雨乃更滋茂田凡五百餘頃可收五石都得二十五萬餘石可增直糶稻給唐鄧軍食緣詔書不急科役即令免罷臣不敢輒行如以臣言為然乞付有司計之金史

請造船運糧疏 元光元年 李復亨

河南駐蹕兵不可闕糧不厭多比年少有匱乏即仰給陝西陝西地腴歲豐十萬石之助不難但以軍運

之費先去其半民何以堪宜造大船二十由大慶關渡入河東抵湖城往復不過數日篙工不過百人使舟皆容三百五十斛則是百人以數日運七千斛矣自夏抵秋可漕三千餘萬斛且無稽滯之患金史

諫刊除秦山林木疏 泰和六年 承暉

秦山五嶽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藉也齊人易動驅之入山必有凍餓失所之患此海盜非止盜也天下之山亦多矣豈可盡藉哉金史

請救援中都疏 貞祐三年

承暉

七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
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
猶冀有濟金史

請元帥府駐鞏州疏 興定四年 僕散端

隴外十州介宋夏之間與諸蕃雜處先於鞏州置元
帥府以鎮之今承裔以隴外萬兵移居鳳翔臣恐一
旦有警援應不及乞令承裔行元帥府于鞏州若以
鳳翔密邇宋界則本路屯兵已多但令總管攝行帥

事與京兆宰相為首尾足以備緩急矣 金史

論兵事疏 大安三年

李英

軍旅必練習者尤虎高琪烏古孫兀朮納蘭佺頭抹
撚盡忠先朝嘗任使可與商畧餘者紛紛恐誤大計
比來增築城郭修完樓櫓事勢可知山東河北不大
其聲援則京師為孤城矣 金史

請遵大定成法疏 貞祐二年

李英

兵興以來百務皆弛其要在於激濁揚清獎進人才
耳近年改定四善二十七最之法徒為虛文大定間

數遣使者分道考察廉能當時號為得人願改前日
徒設之又遵大定已試之效庶幾人人自勵為國家
用矣金史

○言王狗兒獎賞太過疏貞祐二年李英

名器不可以假人上恩以難得為貴比來醲於用賞
實駭聞聽帑藏不足惟恃爵命今又輕之何以使人
伏見蘭州西關堡守將王狗兒向以微勞既蒙甄錄
頃者堅守關城誘殺賊使論其忠節誠有可嘉若官
之五品命以一州亦無負矣急於勸獎遂擢節鉞加

者

階二品賜以國姓若取蘭州又將何以待之陝西名
將項背相望曹記僧包長壽東永昌徒單醜兒郭祿
大皆其著狗兒藐然賤卒一朝處衆人之右為統領
之官恐衆望不厭難得其死力金史

乞罷邀糴疏貞祐三年烏古論慶壽

絳解民多業販鹽由大陽關以易陝虢之粟及還渡
河而官邀糴其八其旅費之外所存幾何而河南行
部復自運以易粟于陝以盡奪民利比歲河東旱蝗
加以邀糴物價踴貴人民流亡誠可憫也乞罷邀糴

以紓其患金史

再乞罷邀糴疏貞祐四年

烏古論慶壽

河中之糧既不能濟而又邀糴以奪之夫鹽乃官物有司陸運至河復以舟達京兆鳳翔以與商人貿易艱得而甚勞而陝西行部每石復邀糴二斗是官物而自糴也夫轉鹽易物本濟河中而陝西復強取之非奪而何乞彼此一聽民便則公私皆濟金史

乞革進納閑官疏貞祐四年

僕散安貞

泗州被災道殣相望所食者草根木皮而已而邳州

戍兵數萬急徵重役悉出三縣官吏酷暴擅括宿藏以應一切之命民皆遁竄又別遣進納閑官以相迫督胥怙勢營私實到官者纔十之二而徒使國家有厚斂之名乞命信臣革此弊以安百姓金史

請徒西京百姓河南疏貞祐二年田琢

此輩與河南鎮防往往鄉舊若令南渡擇壯健為兵自然和協且可以招集其餘也金史

請勅有司勸農疏貞祐三年

田琢

河北失業之民僑居河南陝西蓋不可以數計百司

用度三軍調發一人耕之百人食之其能贍乎春種
不廣收成失望軍民俱困寔繫安危臣聞古之名將
雖在征行必須屯田趙充國諸葛亮是也古之良吏
必課農桑以足民黃霸虞詡是也方今曠土多游民
衆乞明勅有司無蹈虛文嚴升降之法選能吏勸課
公私皆得耕墾當者備牛出種貧者備力服勤若又
不足則教之區種期于盡闢而後已官司圍牧勢家
兼并亦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寬其負筭省其徭役使
盡力南畝則蓄積歲增家給人足富國強兵之道也

金史

奏不遣李瘸驢疏興定二年

蒙古綱

張甫本受病驢招降情意厚善令遣郁先與病驢議
所以平之者然後可况甫等不識禮義之人病驢就
徵則皆疑疑恐生他變故不避專擅之罪金史

請以濟南隸東平府疏興定三年蒙古綱

濟南介山東兩路之間最為衝要被兵日久雖與東
平隣接不相統屬緩急不相應乞權隸本路且差近
於益都金史

東

自

請徙州民疏興定三年

蒙古綱

恩州武城縣艾家凹水灤清河縣澗口河灤其深一丈廣數十里險固可恃因其地形少加浚治足以保禦請遷州民其中多募義軍以寔之金史

請招募義軍疏興定三年

蒙古綱

伏見貞祐三年古里甲不倫招義軍設置長校各立等差都統授正七品職副統正八品萬戶正九品千戶正班任使謀克雜班仍三十人為一謀克五謀克為一千戶四千戶為一萬戶四萬戶為一副統兩副

石

統為一都統設一總領提控今乞依此格募選以益兵威金史

覆奏李資實係宋將疏興定四年蒙古綱

臣自按問俱獲宋將統制十餘人皆以資為將無異辭此輩力屈就擒豈肯虛稱偽將以重獲者之功今多故之際賞功後時將士且解體凡行賞必求形跡過為逗留甚未可也金史

燕寧戰沒奏以孫邦佐署招撫使疏興定五年

蒙古綱

寧所居天勝寨乃益都險要之地寧嘗招降羣盜胡
七胡八用為牙校委以腹心羣盜皆有歸志及寧死
復懷顧望胡七胡八亦反側不安臣以提控孫邦佐
世居泰安衆心所屬遂署招撫使以提控黃擱兀也
充總領副之此當先奏可顧事勢危迫故輒授之金
史

請推恩燕寧祖考疏 興定五年

蒙古綱

寧克盡忠孝雖位居上公祖考未有封爵身沒之後
老稚無所衣食乞降異恩以勵節義之士 金史

請緩徵逋課疏 興定五年

蒙古綱

宿州連年饑饉加之重斂百姓離散鎮防軍遠徵逋
課窘迫陵辱有甚于官衆不勝其酷皆懷報復之心
近日高羊哥等苦其佃戶佃戶憤怒執羊哥等投之
井中武夫不識緩急乃至於此乞一切所負並令停
止俟夏秋收成徵還軍人量增廩給可也 金史
乞賜空名告身從宜遷賞疏 元光二年

蒙古綱

陽山北近大河南近汴堤東西二百里大河分派其

邏

間乾灘泥淖步騎俱不可行惟宜輕舟往來可選銳卒數千與水軍掃兵以舟二百艘由便道斷浮梁絕紅襖之援募膽勇有口辨者持牒密諭之以離間其黨與臣已遣三人入賊中復分兵屯要害別以三百人巡邏乞賜空名告身從便遷賞金史

○乞無輕易義軍疏 貞祐三年必蘭阿魯帶

自去歲初置帥府已按閱本軍去其冗食部分既定上下既親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戰屢試而可者父子兄弟自相救援各顧其家心一力齊勢不可離今

必析之將互易其處不相諳委矣國家糧儲常患不繼豈容僥冒其間但本府之兵不至是耳事勢方殷分別如此彼居中下將氣挫心懈而不可用且義軍率皆農民已散歸田畝趣時力作徵集旬日農事廢而歲計失矣乞本府所定無輕變易金史

諫棄澤州疏 貞祐三年 必蘭阿魯帶

澤州城郭堅完器械具備若屯兵數千臣能保守之今聞議遷于青蓮寺山寨距州既遠地形狹隘所容無幾一旦有急所保者少所遺者多徒棄名城以失

陳

太行之險則沁南昭義不問通矣金史

今請開河北利害疏貞祐三年必蘭阿魯帶

今忻代撤戍太原帥府衆纔數千平陽行省兵亦不多河東河北之勢全恃潞州潞州兵強則國家基本漸可復立臣已將兵離境乞復置潞州帥府金史

請開雞爪河疏章宗時高霖

黃河所以為民害者皆以河流有曲折適逢隘狹故致湍決按水經當疏其阨塞行所無事今若開雞爪河以殺其勢可免數埽之勞凡捲埽工物皆取於民

大為時病乞並河堤廣樹榆柳數年之後堤岸既固埽材亦便民力漸省金史

陳四事疏貞祐二年烏林答與

按察轉運司拘權錢穀糾彈非違此平時之治法也四方兵動民心未定軍士動見刻削乞權罷按察及勸農使又東平屯兵萬餘可運濱益易糧芻給之又潼關及黃河津要將校皆出卒伍類庸懦不可用乞選材武者代之又充曹濮濬諸郡皆可屯重兵勅州縣官勸民力穡至於防秋則清野保城金史

今

官

官

議河北州縣疏興定三年

烏林答與

河朔諸州親民掌兵之職擇土人嘗居有材畧者授之急則走險無事則耕種金史

請俟秋涼伐宋及委任諸王疏興定元年

溫迪罕達

天時向暑士馬不利宜俟秋涼無不可者遼王興王之
地移剌都不能守走還南京度今之勢可令濮王
守純行省蓋州駐兵合思罕以繫一方之心昔祖宗
建諸王錯峙相維以定大業今乃委諸疏外非計也

封

金史

乞減免調發疏興定二年

溫迪罕達

亳州戶舊六萬今存者無十一何以為州且今調發
數倍于舊乞量為減免金史

請罷三司疏章宗時

王擴

大定間曹望之為戶部財用殷阜亦存乎人而已今
三司職掌皆戶部舊式其官乃戶部之舊官其吏亦
戶部之舊吏何愚于戶部而智於三司乎金史

陳河東守禦疏貞祐二年

王擴

金史

王

分軍守隘兵散而不成軍聚之隘內軍合則勢重饋
餉一塗以逸待勞以主待客此上策也又軍校猥眾
分例過優萬戶一員其費可給兵士三十人本路三
從宜萬戶二百餘員十羊九牧類例可知乞以千人
為一軍擇望重者一人萬戶兩猛安四謀克足以教
閱約束矣豈不簡易而省費哉又按密兼轉運本欲
假糾劾之權以檢括錢穀邇來軍興糧道軍府得而
制之今太原代嵐三軍皆其州府長官如今通掌資
儲則弊立革按察之職舉矣又數免租稅科糴益繁

民不為恩徒增廩給教練無法軍不足用金史

○論時政得失疏興定二年

移刺福僧

為今之計惟先招徠乂人選擇乂人舊有宿望雄辨
者諭以恩信彼若內附然後中都可復遼東可通今
西北多虞而南鄙不敢撤戍芻糧調度仰給河南賦
役頻繁民力疲弊宜開宋人講和之端撫定河朔養
兵蓄銳策之上也山東殘破羣盜滿野官軍既少且
無騎兵若宋人資以糧餉假以官爵為患愈大當選
才幹官充宣差招捕以恩賞諭使復業募其壯悍為

罷

兵亦致勝之一也自承安用兵軍中設監戰官論議之間動相矛盾不懲其失反以為法若輩平居皆選材勇自衛一旦有急驅疲懦出戰寧不敗事罷之為便金史

請以宗翰等配享武成王廟疏章宗時

蒲察思忠

伏見武成王廟配享諸將不以世代為先後按唐祀典李靖李勣居吳起樂毅上聖朝太祖以二十之眾破百萬之師太宗克宋成此帝業秦王宗翰宋王宗

將

榜

代

望姜室谷神與前代之時各以功德間列可也金史

奏被完顏伯嘉掠疏貞祐四年幹勒合打

同知西京留守完顏琢特與宣撫使伯嘉雅善徙居代州肆為侵掠遙授太原治中權堅州刺史完顏斜烈私離邊面臣白伯嘉伯嘉不悅遣臣護送糧運於代州臣請益兵乃以羸卒數百見付半無鎧仗臣復為言伯嘉怒臣榜掠幾死臣立功累年頗有寸效伯嘉挾私陵轢無復宣撫同僚之禮臣欲不言恐他日反為所誣無以自明金史

請肅禁籞增諡號正風俗立綱紀戒妬忌嚴宮

衛疏 熙宗時

程 案

殿前點檢司古殿巖環衛之任所以肅禁籞尊天子
備不虞也臣幸得近清光從天子觀時畋之禮比見
陛下校獵凡羽衛從臣無貴賤皆得執弓矢馳逐而
聖駕崎嶇沙磧之地加之林木叢鬱易以迷失是日
自卯及申百官始出沙漠獨不知車駕何在瞻望久
之始有騎來報皇帝從數騎已至行在竊維古天子
出入警蹕清道而行至於楚畋雲夢漢獵長楊皆大

陳兵衛以備非常陛下膺祖宗付托之重柰何獨與
數騎出入林麓沙漠之中前無斥候後無羽衛甚非
肅禁籞之意也臣願陛下熟計之後若復獵當預戒
有司圖上獵地具其可否然後下令清道而行擇衝
要稍平之地為駐蹕之所簡忠義爪牙之士統以親
信腹心之臣警衛左右俟其麋鹿既來然後馳射仍
先遣搜閱林藪明立幟幟為出入之馳道不然後恐
貽宗廟社稷之憂臣伏讀唐史追尊高祖以下諡號
或加至十八字前宋大中祥符間亦加至十六字亡

遼因之今陛下亦受崇天體道欽明文武聖德十字
臣竊謂人臣以歸美報上為忠天子以追崇祖考為
孝太祖武元皇帝受命開基八年之間奄有天下功
德茂盛振古無前止諡武元二字理或未安何以示
將來臣願詔有司定議諡號庶幾上慰祖宗在天之
靈使耿光丕烈傳於無窮古者天子皆有巡狩無非
事者或省察風俗或審理冤獄或問民疾苦以布宣
德澤皆巡狩之名也國家肇興誠恐郡國新民逐末
棄本習舊染之污奢侈詐偽或有不明之獄僭濫之

長 匭

刑或力役無時四民失業今鑿輅省方將憲古行事
臣願天心洞照委之官貳釐正風俗或置匭匣以伸
冤枉或遣使郡國問民無告皆古巡狩之事昔漢昭
帝問疾苦光武求民瘼如此則和氣通天下丕平可
坐而待也臣聞善醫者不視他人之肥瘠察其脉之
病否而已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
理否而已天下者人也安危者肥瘠也紀綱者脉也
脉不病雖瘠不害脉病而肥者危也是故四肢雖無
故不足恃也脉而已矣天下雖無事不足矜也綱紀

矣

而已矣尚書省天子喉舌之官綱紀在焉臣願詔尚書省戒厲百官各揚其職以立綱紀如吏部天官以進賢退不肖為任誠使升黜有科任得其人則綱紀理而民受其賜前代興替未始不由此者虞舜不告而娶二妃帝嚳娶四妃法天之四星周文王后后三夫人嬪御有數選求淑媛以充後宮帝王之制也然女無美惡入宮見妬陛下欲廣嗣續不可不知而告戒之臣伏見本朝富有四海禮樂制度莫不一新宮禁之制尚未嚴密胥吏健卒之輩皆得出入莫有呵

止至清混而無別雖有闌入之法久尚未行甚非嚴禁衛明法令之意陛下不可不知而必行金史

○論時弊疏 章宗時

蕭 貢

比年之弊人才不以器識操履巧于案牘不涉吏議者為工用人不務因才授官惟泥資叙名器不務慎與人多僥倖守令不務才實民罹其害伏望擢真才以振澆俗核功能以理職業慎名器以抑僥倖重守令以厚邦本然後政化可行百事可舉矣金史

請愛養小民采訪忠孝疏 貞祐四年

温建罕二十

今邊備未撤征調不休州縣長吏不知愛養其民督
責徵科鞭笞逼迫急如星火文移重複不勝其弊宜
勅有司務從簡易兵興以來忠臣烈士孝子順孫義
夫節婦湮沒無聞者甚衆乞遣史官一員廣為采訪
以議褒嘉金史

諫親為徒單克寧燒飯疏明昌元年

張暉

仰惟聖慈追念勲臣恩禮隆厚孰不感勸太祖特享

尚且權停若為大臣燒飯禮有未安今已降恩旨聖
意至厚人皆知之乞俯從典禮則兩全矣金史

言提刑司不可罷疏明昌元年 張暉

陛下即位因民所利更法立制無慮數十百條提刑
之設政之大者若為浮議所搖則內外無所取信唐
開元中或請選擇守令傳採訪使姚崇奏十道採訪
猶未盡得人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守令皆
稱其職然則提刑之任誠不可罷擇其人而用之生
民之大利國家之長策也金史

請括田給軍限以月日疏泰和六年

張行簡

比者括官田給軍既一定矣有告欲別給者輒從其
告至今未已名曰官田實取之民以與之奪彼與此
徒啟爭端臣所管已撥深澤地三百餘頃復告水占
沙鹹者三之二若悉從之何時可定臣謂當限以月
日不許再告為便金史

論宰執受賀疏章宗時

張行簡

唐制僕射宰相生日百官通班致賀降階答拜國朝

皇太子元正生日三師三公宰執以下須羣官同班
拜賀皇太子立受不答拜今尚書省宰執生日分六
品以下別為一班揖賀宰執坐答揖左右司郎中五
品官廷揖亦坐答之臣謂身坐舉手答揖近於坐受
也宰執受賀其禮乃重於皇太子恐於義未安別嫌
明微禮之大節伏請宰執生日令三品以下官同班
賀宰執起立依見三品官儀式通答揖金史

論與元議和疏貞祐元年

張行簡

東海郡侯嘗遣約和較計細故遷延不決今都城危

急豈可拒絕臣願更留聖慮包荒含垢以救生靈或
如遼宋相為敵國歲奉幣帛或二三年以繼選忠實
辨捷之人往與議之庶幾有成可以紓患金史

○請仍用四十四拜之禮疏貞祐二年

張行簡

近奉詔從世宗十六拜之禮臣與太常參定儀注竊
有疑焉謹按唐宋親祠典禮皆有通拜及隨位拜禮
世宗大定三年親行奉安之禮亦通七拜每室各五
拜合七十二拜遠六年禘始勅有司減為十六拜仍

存七十二拜之儀其意亦可見矣蓋初年享禮以備
故後從權更定通拜今陛下初廟見奉安而遽從此
制是於隨室神位並無拜禮此臣之所疑一也大定
間十有二室姑從十六拜猶可今十有七室而拜數
反不及之此臣之所疑二也况六年所定儀注惟於
皇帝板位前讀始祖一室祝冊夫祭有祝辭本告神
明今諸祝冊各書帝后尊諡及高曾祖考世次不一
皇帝所自稱亦自不同而乃止讀一冊餘皆虛設恐
於禮未安此臣之所疑三也先王之禮順時施宜不

拜

輸

起

可多寡唯稱而已今近年禮官酌古今別定四十四拜之禮初見神二拜晨禋通四拜隨室酌獻讀祝畢兩飲福四拜似為得中金史

請職官免納弓箭疏貞祐三年張行簡

弓箭非通有之物其清貧之家及中下監當丁憂致仕安有所謂如法軍器今繩以軍期補弊修壞以求應命而已與倉猝製造何以異哉若于隨州郡及猛安謀克人戶拘括擇其佳者買之不足則令職輸所買之價庶不擾而事可辦金史

史

〇〇 乞通上下之情疏明昌元年

徒單鑑

臣竊觀唐虞之書其臣之進言於君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為治也必曰稽於衆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而興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於此無因物以好惡喜怒無以好惡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之九弊上有其

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
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羣目張矣金史

○○論為政之術疏承安五年徒單鑑

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
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搢紳學古之士棄禮
義亡廉耻細民違道叛義迷不知反背毀天常骨肉
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
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
洽福祿薦臻矣為政之術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

利

美

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行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
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為上才美為下兼之者待以不
次才下行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
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
興於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奧委而不習藻
飾虛詞釣取祿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
皆守經學不惑于近習之靡則善矣凡天下之事叢
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盡隱於近似
乃生異端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

論

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
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金史

大安三年請徙昌桓撫三州大安三年徒單鎰

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
然不若入保大城并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
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

金史

請設遼東行省大安三年徒單鎰

遼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

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史

節伏望陛下臨制萬機若有其情必以
端則我斷不從而疑可辨矣

請使呂樞樞三州疏出安三

自用兵以來就聚而行我敢而中

然不若入保大城片亦當聖旨

人

公

公

公

必爾禁已繁轉多失巨新大日沈相



